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90期2024年第1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王建平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11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刊 号	CN-35(Q) 第0093号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1月1日
定 价	12.00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四君子”：从福州船政出发

P9



洪塘漫步

P14

菖蒲墩上打索声



船政之光

4 唐 冈

“四君子”：从福州船政出发

在水一方

9 赖 华

洪塘漫步

14 蔡 林

菖蒲墩上打索声

20 江梦笔

白沙水韵

25 林丽钦

寻境尚干

双塔视野

29 孟丰敏

外国云从海外来

——福州与西班牙的商贸交往

34 肖 兵

日僧空海的福州缘

坊巷春秋

38 叶剑凌

左营司，留住巨人的第一声啼哭

42 叶 润

米仓与盐仓

47 岫 云

福州的“龙”

53 林万春

榕城杂记

Contents

P29



外国云从海外来
——福州与西班牙的商贸交往

P34



日僧空海的福州缘

P42

米仓与盐仓



岁月写真

- 59 光 也 老卤飘香
——你不得不知的南后街1号
- 64 朱慧彬 大音希声：匠心“十番”百世功
- 70 林 肖 小城影事

闽都记忆

- 76 瑜 伽 北门烽火
- 81 张 捷 漆艺世家薪火相传

闽镇闽村

- 83 吴安钦 趣说梅洋

在线读城

- 88 唐 辉 湿地飞歌

艺苑撷英

- 91 肖 飞 毫端难得见精神

- 封面 王建平 西湖公园（摄影）
- 封二 杨东平 凤翔天梯云蒸霞蔚（国画）
- 封三 萧心涛 书法
- 封底 陈玉树 海南黄花梨明式条案

“四君子”：从福州船政出发

唐 冈

2023年盛夏，上海金茂大厦86层大厅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圆明园古典家具展，来自加拿大、丹麦、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三十国的驻华使节应邀观赏。圆明园特聘专家，福建四君子古典家具（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玉树先生就自己以《清乾隆紫檀嵌玉云龙纹宝座》为原型创作的红木家具作品《松风》，现场为各位使节讲述了千年材料、千年工艺、千年文化在中国古典家具中的巧妙运用，引起各国使节的浓厚兴趣。

近年来，四君子古典红木家具声名鹊起，已成为海内外人士和机构珍爱的藏品。

当我走进四君子家具公司，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大展厅，陈列着一组组红木家具，无不形制典雅、雕饰华美、端庄沉稳，而又线条灵动。

每一组家具都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每一组家具都有一个醒目的主题，每一组家具都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简约如《淡泊》。一案一椅，不假雕饰，切合明式家具稳重大方、舒展简练的风格。其书案选用名贵木材，材质纹理沉静素雅，造型隽秀修长，触感温润如玉。与之匹配的是四出头座椅，靠背曲线柔美，与书案对称、和谐。《淡泊》的灵感出自诸葛亮的《诫子训》：“夫君子之行，静以



陈玉树作品《松风》

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庄重如《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中的一句话。十三件组套的沙发体量宽大，纹饰繁复，具有典型的清式家具特色，彰显五福捧寿的主题。五福是中华传统文化，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攸好德，四曰康宁，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秀雅如《精舍》。一间明式简洁风格的书房，平整光洁的长条书案，四出头靠背椅后陈设一架素面书柜，两旁各立着一个花架，亭亭玉立。其设计要义在精，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只作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充分体现素朴的自然本色，同时散发浓浓的书香。流溢出文人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淡雅情趣，以数尺空间展现中国书房文化的光彩和魅力。

丰赡如《万荷》。在理学家周敦颐眼里，“莲”是“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民间世俗，莲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荷花罗汉床精选老挝大红酸枝制作，运用三重透雕技法，从正反两面雕刻莲荷花纹。但见荷枝摇曳，莲叶田田，生机勃勃，呈现出荷塘月色的艺术效果。其工艺繁缛、雕饰富丽，让人目不暇接。

尊贵如《祥瑞》。其艺术灵感源于盛唐家具精品。座椅造型舒展凝重，线条流畅生动。搭脑及扶手两端雕饰祥云，寓意祥瑞。靠背以国画丝翎檀雕手法镌刻新几内亚极乐鸟图样。极乐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鸟，又名“红羽天堂鸟”，全身羽毛五彩斑斓，其硕大的尾翼翻卷如云，美丽祥和。

还有《天地》《同梦》《大美》《含韵》等，各有千秋，不一一尽述。家具皆默然无语，整个大厅安静得听得到人的呼吸，但你分明感觉得到它们在说话，是君子椅在说话，是八仙桌在说话，是罗汉床在说话，是云龙画柜在说话，是回纹古琴案在说话，是榫卯在说话，是雕饰在说话……

与它们相视，便是在与千年文化对话。



陈玉树作品《停云·绽香》



陈玉树作品《荷花罗汉床》

正沉思间，一位中等身材、举止儒雅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就是这一组组家具的创作者，国家工艺大师、“四君子”古典家具公司的掌门人陈玉树。

陈玉树很健谈。他谈自己从艺的缘起，谈古典家具的灵魂——千年榫卯工艺，还谈到文学的魅力和启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对古典家具技艺守正创新新的追求，都让我受到深深的感染。

陈玉树 1973 年出生在福建莆田鲸山村的一个木工世家。早在明代，陈氏族人中就有了治木大师。鲸山村的木作工艺闻名遐迩。1866 年，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鲸山村宗亲陈岱萃等人应召参加了船舶制作和总理船政事务衙门的建造。同年，族人陈智远在家乡创办了制作家具兼维修船只的木工作坊。从小就在家乡木工作坊里玩耍的陈玉树，耳濡目染，对弹木划线、刨推锤凿的木作工艺十分痴迷。在陈玉树眼里，木头都是有生命的，木头的语言，隐秘而独特，他能从它们的形状、色泽、纹理乃至轻轻摩挲的手感中读出来。有时，观察久了，他甚至闻得出从木头深处透出的些微气息。他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劳作，而是一种艺术创造：在大匠悦耳的锤凿声音里，在木丝优雅的舞蹈动作中，一段段沉睡的生命忽然就被激活了。

正是这份自小结下的木作情



福州总理船政衙门一角

缘，伴随着他一路成长。早年他谋生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诸岛。这期间，他目睹海外侨胞对中式古典家具的挚爱，从中表达出缱绻的故土之思。由是，他于 21 世纪初创办满堂红古典家具公司，又于 2007 年在国内注册了四君子古典家具公司。“四君子”之谓，梅兰竹菊，其清雅淡泊的品质，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自是一种中华文化的象征。四君子公司精选黄花梨、紫檀、大红酸枝等名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高档仿古家具，声名鹊起。2015 年，陈玉树参与了福州总理船政衙门的修复工作。他得空便到三坊七巷的深宅大院里，细细揣摩一件件雕工精美的古典家具，观其美、探其源、索其隐、究其详。参加这一修复工程，也让他对中国古典家具的守正、创新和发展有了更多思考。





福州总理船政衙门专属定制证书

一直以来，国内的古典家具都是以地域来区分流派的，如京作、广作、苏作、闽作等。但陈玉树认为，这样来区分，便会受到空间限制。因为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和优势，但也因此存在局限。他的目标就是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打破这个地域限制，用时间来定义。陈玉树说：“每一个时代的古典家具，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烙印，如唐之华丽、宋之素雅、元之浑厚、明之简洁、清之繁复……而我们身处新时代，要有这个时代自己的题材和特色，既要创文化的新，又要守工艺的正。要在这门古老的木作技艺里去努力寻找当代语境。”这就是他要制作的新时代家具，“不是某个地区的，而是这个时代的。是能够向全球展示和分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

智慧。”

他力图通过古典家具富丽的形态和纹饰来表现这一代人的所思、所悟以及追求。于是，有了《大道》《大雅》《吉祥》《松风》《大美》《停云》……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独到的匠心和语言，自然、本色，生意盎然而内蕴深沉。

他说，艺术的妙谛就在于材与不材之间。木材本身是有生命的。至今，他和木头已经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他明白，这些从密林深处斫伐远道而来的树木，是大自然的生命之花，也是大自然未完成的艺术。它们在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被发现，更等待着新生。而他来了。他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来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也聆听大自然的启迪。那如同天籁般的启示原本就在树身里藏着，他静静地端详着它们，努力想读懂其中的奥秘。而艺术的灵感往往只源于一瞬间，像擦亮一根火柴，火花极其绚丽然而短暂。把握住这一瞬间，便能绽放出艺术的生命之花。

榫卯结构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形制基础，是它的技艺精髓，也是灵魂所在。它们阴阳交错、凹凸有致、刚柔相济、亲密无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相生相克、以制为衡、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意境悠远。

纹饰是古典家具的一道道风景，也是人们审





陈玉树作品“停云”系列亮相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陈玉树作品《停云·如意》

美情趣的反映。靠背表现什么，扶手表现什么，脚枨表现什么，皆有深意。如果把家具比作一位位女子，那么纹饰就是她朝你嫣然一笑的面孔，或清丽可人，或粗鄙憎人，妍媸毕露。而纹饰工艺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家具被人们喜爱的程度。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浸润于这一份中华古文化的瑰丽和深邃中，他深深地为之倾倒，为之痴迷，心中已然酿就万千风情，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坚持和坚守，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品质。

陈玉树说到这里，随口引用了《礼记·大学》里的一句话：“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表达了他对古典家具营造技艺最高境界的孜孜追求，不以营利为目的，不以谋生为手段。他要做的是袭古制精髓，集南北大成，一心要创制当代仿古家具的典范之作。

于是他带着他精心打造的中国当代古典家具，走进九百年的钓鱼台，走进三百年的圆明园，走进博鳌亚洲论坛，走进国家博物馆，走进人民大会堂，还走进万里之遥的波斯湾畔的阿联酋和浩渺大洋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临别时，陈玉树赠我他本人著作的《君子·大器》一书。以器载道，正是他不倦的艺术跋涉，凝结着陈玉树对传统文化的思悟和践行。

“全世界的座上宾”是四君子家具的响亮口号，也是他们正在一步步实现的目标。

洪塘漫步

赖 华

洪塘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在洪塘老街。

洪塘老街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街巷里低矮连片的柴栏厝，门扉紧闭，墙体因年久而发黑；街巷转角的红砖围墙、高大的白玉兰树、硕大的龙眼树遮天蔽日；外墙用青石条垒砌而成的福州市洪塘大粮仓，挂着“福州市历史建筑”的牌子。街巷里的时间似被暂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有繁忙景象。然而，曾经的洪塘是南北货物集散重镇，人文兴盛，充满张力和血性，“一状元、三尚书、五十七举人进士”，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更有着“科科不断洪”的传说。“洪塘三杰”

抗倭名将张经、状元翁正春、闽剧始祖之一曹学佺更是洪塘人心怀天下、忠贞爱国的杰出代表。

闽江遇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乌龙江、北闽江（又称白龙江），而后在马尾罗星塔下合而为一，流向东海。洪塘在南台岛北端，地处福州城西郊，是古时连接福州城区与闽西北、闽中、闽江下游沿海县区的交通要地。乌龙江洪塘段，地势平坦，短短不足千米的江岸有三个渡口码头。洪塘成了闽江上下游货物集散镇，尤以清末民初最为昌盛，其上境、下境、半洲境、状元境，四境三条石板街上布满南北京果店、酒肆、茶楼、米





行、布店、糕饼店、金银铺、药店、典当行、酱油厂……各行各业在此落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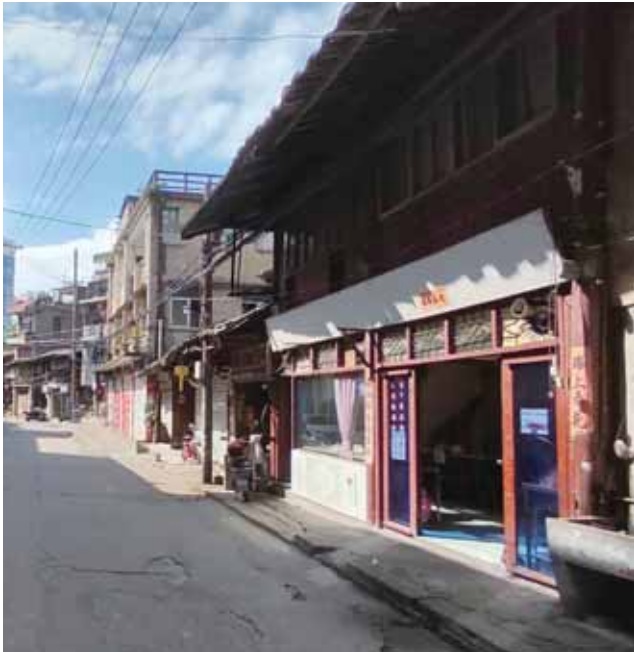
在状元街偶遇两位吃早点的洪塘老人，与他们闲聊。说起洪塘古街曾经的繁荣，他们眉飞色舞。他们口中的洪塘是“黄塘”，说打小起这街上都是商铺。他们随手一指街对面的房子说：“那曾经是供销社，卖虾油、酱油等日用品。”“原先街巷极小，石板路面，仅一米多宽，猫可跃至街对面的屋顶。”“因为街小，马车都不让进来。同时不让进街巷的，还有清晨挑着蚬子进城售卖的村民。”

旧时洪塘村民主要以生产销售蚬子为生，最多时有两三百人。凌晨到闽江边的流沙里淘蚬子，清晨挑到福州城里售卖。因为捞蚬子的人太多，人声、脚步声、狗吠声、扁担挑蚬子发出的吱吱呀呀声，扰了街上住家的清梦。挑蚬子的人们只好绕道江边村过洪山桥进福州城。闽江洪塘段流沙为黄色，沙里的蚬子极好，色泽淡黄，俗

称“黄金蚬”，煮汤、爆炒极为鲜美，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正宗福州柴火鼎边糊的汤底，一定得是闽江黄蚬熬制而成。早出晚归捞蚬人的辛酸，洪塘村民如此形容：“洪塘子，不识爹。”

洪塘“翠竹”牌篦梳曾闻名海内外，村民家家户户曾以制梳为业，甚至用“篦梳山”来命名一座晾晒篦梳的山。洪塘篦梳厂在状元街48号，砖木结构，一条生锈的铁链锁住杂草丛生的院子。荒芜已久的模样，难以寻觅始创于明朝景泰年间的洪塘篦梳远销非洲、东南亚的盛况，据说至1981年，年产量达142万支。篦梳是古时妇女梳发必需品，以麻竹为原料，经21道工序制作而成。两位老人回忆起偷吃篦梳山上晾晒的番薯米，相视而笑。

老人家指着状元街20号房子边上一条极狭窄的巷子说，那才是最早的、真正的洪塘老街，曾经直通金山寺码头。我踏进古老窄仄的巷子，一米多宽，一两百米长。一堵水泥围墙堵住老巷



出口，放眼望去，围墙外高楼林立。巷子里遇着的几乎都是操着外地口音的居民。围墙边上有两租户，一位八九十岁瘦小的老奶奶站在院子里看着我。玫红色的方格子棉布长袖衬衫，红白黑相间的条纹宽腿长裤，黑布鞋，脖子上吊着一把用白色挂绳拴着的铜钥匙，老奶奶虽是一身市井老人的装扮，但短而稀少的灰白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向后脑勺，摇着大蒲扇。她豁着没牙的嘴笑着与我搭讪，告诉我，她来自四川广安，儿子在福州从事电焊工作，一家老小也都被接来福州生活。我竖起耳朵听她夹带着浓重口音的诉说，微笑着回应她，感受着她满脸的皱纹里流淌出的浓浓的幸福与满足。围墙内外，一边住高楼一边是小平房，谁更能感受到幸福？也许，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对平安顺遂的生活充满感恩。

我穿梭在半洲街、状元街、下境古街老巷里，踩着斑驳的水泥路，试图从它们的饱经沧桑里找寻曾经的繁华：开钱庄卖南北京果的“泰丰行”、“瑞丰”米行、“永乐”燕皮店、“新华楼”金银店、“万安堂”中药铺、“新隆”典当店、“同隆”酱蜆厂、“旺记”糕饼店、“元春”酒库。据说曾经有100多家商铺从洪塘古街沿着石板路两旁铺排至金山寺渡口，以金山寺码头最为繁华热闹。

清代黄任这样形容洪塘：“古屋洪塘老树边，塔湖春尽水连天。”

我想，彼时若是春深微雨的清晨，晨光微曦，趿一双木屐踢踏着穿过洪塘古街泛着青光的石板路。房前屋后的龙眼树、白玉兰、荔枝树，郁郁葱葱，数不清的鸟儿在树丛间嬉闹；鼎边糊店、馒头包子铺，早已热气腾腾、香飘四溢；赶早从对岸闽侯搭船进城的乡人、商贩、书生、脚夫，步履匆匆；各家商铺的店小二打着哈欠，推开咿咿呀呀的木门。若是夏季，小巷的空气中萦绕着淡淡的花香，茉莉花的香气是主调。闽侯上街一带广种茉莉，盛夏是茉莉花开时节，花农清晨下地采摘带露的花苞，下午送至福州城内工业路的香料厂，或制作香料、香精，或窰制茉莉花茶。每天正午过后，花农们成群结队地运送茉莉花从洪塘老街穿过，茉莉花的清香也一路洒在老街的深巷里，终日不散。留在夏季深巷记忆里的，除了花香，还有虾油味。“同隆”酱蜆厂常年酿制虾油，小巷终年飘荡着虾油的腥香，夏季则

更为浓郁。

洪塘物华丰茂，人才辈出，最为知名的是张经、翁正春、曹学佺。他们亦是洪塘血性男儿的代表。抗倭名将张经，字廷彝，号张半洲，生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累官至七省经略，专办讨伐倭寇。张经因不愿向严嵩的义子、兵部侍郎赵文华行贿，被赵文华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养寇靡财”“百姓十分怨恨”等罪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十六日张经被捕，他担心朝廷无法找到能替代自己的抗倭将领，向朝廷推荐年轻的军官戚继光。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张经含冤被斩于京城，时年64岁。为了纪念抗倭英雄，洪塘乡亲将张经故居处更名为“半洲境”，并建张经祠堂。

在抗倭名将张经诞辰100年之际，洪塘出了一位不畏强权、敢于揭奸扶良的状元。翁正春，明万历礼部尚书、三朝名臣。40岁之时，被皇帝钦赐状元，封为翰林修撰，可谓大器晚成。作为万历皇帝的“日讲官”，他担心皇帝荒嬉朝政，上疏“八箴”：“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下、重贤才、慎财用、惜民命、重边防。”《明史》给予他高度评价。位于状元街16号的翁正春故居，是翁正春出仕后荣归故里时修建的府邸，占地面积1127平方米，木质结构，悬山顶，四周砖墙，不少古砖上刻有“状元”字样。正厅的门楣上，“福”“禄”“寿”“喜”四个字分别用吉祥象征图案来表示，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

初识曹学佺于民国版《永泰县志》。“山川志”开篇即用他的山水散文《永福山水记》作为山川总述。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居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进士，任户部主事。因他“性格旷达、学识博雅，尤喜交游”，后人评价“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佺倡之”。闽中文人谢肇淛、徐燧、徐惟起、陈鸣鹤等人皆是他的座上客。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支撑着曹学佺一生宦海浮沉。先是为罢官张位送行被贬，被调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闲职。金陵六朝古都，昆曲盛行，任职七年期间，曹学佺结交了许多曲坛名流，如屠隆、臧晋叔、吴兆、同乡陈一元等。他们一起听曲赏曲、谈词度曲。其间写下《金陵初稿》，引起当朝轰动，福建籍东阁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之作序，曹学佺再度被朝廷重用，任南京户部郎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任四川右参政期间，为四川灾民请奏朝廷，发放赈灾款、减免税款，却因为拒绝驻蜀皇室要求用库银重建藩邸一事，被削官三级遣返故里。自此在洪塘建起石仓园，编写“儒藏”。据说“构石仓园有池馆林木之胜，且蛾绿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自以为乐，一时仕宦、墨客、诗人游闽者无不倾倒”。

在洪塘新城南区中有“曹学佺闽剧展示馆”。走进展示馆，浓厚的闽剧气息扑面而来，墙上挂着生、旦脸谱，贴着《紫钗记》《荔枝换绛桃》《贻顺哥烛蒂》等经典闽剧剧照；橱窗里展示着美艳的剧服，武生的刀、棍、长枪及特色

乐器二胡、唢呐、琵琶等。闽剧使用福州方言，道白清晰，唱腔婉转优美。状元街的理发铺老师傅郭金浩的爱人方梅春，为我用福州方言唱洪塘民谣：“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声调说不出的温婉细腻。

郭金浩夫妇皆是“曹学佺闽剧文艺宣传队”成员。郭老先生在后台担纲主胡，方阿姨台上演青衣。郭老先生说闽剧常用梅胡伴奏，但是梅胡的音调偏高，现在剧团的演员年纪都大了，起调太高，唱不了，二胡的音色更低沉婉转，他现在大多使用二胡伴奏。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加入林祥钟团长组织的洪塘“儒林班”闽剧团，当时团里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姑娘小伙。理发铺墙上的那张剧团集体照，即“儒林班”演闽剧《百鹤寨》时的合影。方阿姨说当年她在台上演《百鹤寨》里的青衣，圆润哀婉、柔美凄切的唱腔令台下的阿姨们哭红了双眼。他们夫妻俩现所在的剧团目前有十六七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后继乏人。

这让我想起《闽剧史话》的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秋夜，福州推官阮自华组织的乌石山戏曲盛会，剧作家屠隆、曹学佺等“词客七十余人”云集凌霄台上谈词论曲。围观的闽剧爱好者应该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吧！曹家班第一次在乌石山上登台亮相，弹唱曹学佺自编的福州曲《荔枝红》，其声“悠然凄凉”。曹学佺用几十年时间研究出融合昆曲、徽调、海盐腔等诸

腔精华的新曲调，后来成为闽剧的主要腔调之一“儒林逗腔”。

宋代苏大学士被贬谪后寄情于山水，填词赋诗以浇胸中块垒，曹学佺居石仓园填词度曲可谓异曲同工。然而，鸿鹄之志燕雀安知？天启二年（1622），他三回朝廷，任广西右参政。这一次他跌得更惨，被卷入了明末宫廷三大案中，成为炮灰，被“削籍”系狱70日。三起三落，大起大落，该大彻大悟了吧，若就此蜗居石仓园安度晚年，儒林逗腔是否更绮丽多变？

隆武元年（1645），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曹学佺以古稀之年受任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变卖家产，佐办水师。博学多识、仕途多舛的曹学佺，岂能不知此次临危受命乃螳臂当车？然而，儒家思想早已深植入骨，对于结局，他虽已一眼万年，但依然以孱弱之躯慨然以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隆武二年，唐王朱聿键于汀州被俘，明亡，清军攻陷福州。曹学佺心灰意冷之时，悬梁自缢，以身殉国。死前留下绝命联：“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自此，石仓园“近易数主，诸迹皆芜没”。

“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直通西门。”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描写的福威镖局门前的青石板路，据洪塘老辈人回忆，它一路向西，经凤凰池、上祭酒岭，过洪山桥，接南台岛的洪塘村，直至闽江分叉口处淮安村，绵延20多公里。

江湖其实不远，遍布足迹的地方即是。

菖蒲墩上打索声

蔡 林

1

福州泛船浦教堂以东，沿江一片浸润着闽江水的土地，落潮留下大大小小沙洲、滩涂，被缠绵的水湾曲曲折折萦绕着，犹如美人鱼轻盈的划水翼。喜水植物菖蒲根茎相连交织着恣意横生其间。青青菖蒲成了这块隆起沙洲土地的标志，开发者在水岸“墩”出的土地上构筑家园的同时，

也赋予这里“菖蒲墩”的地名。

据《藤山志》记载，“赵宋南渡之后，避乱者渐次迁藤。至元朝始成村落，由是合百家为一里社，旋改里社为境……泛船浦曰临江境……菖蒲墩曰临江胜境。”“菖蒲墩”是一块紧挨着泛船浦的“临江胜境”。

据布鲁尔书局在上海出版的1891年闽河、南台岛的地图，泛船浦教堂东墙直切江边，挨着一块沙洲地——菖蒲墩。当年，教堂临江面只有



石基小道，道下的滩涂上架着船民杆栏式“攒骰厝”。教堂南面门前有一条长约300米、宽可行小车的石路“新民街”，东西走向，它西边起于海关浦水绕过的“新街米店”门前，东行过泛船浦教堂，止于紧挨着教堂东围墙的两层木屋。

那木屋横凸占据新民街一半的石路，屋檐逼近对面教会修院围墙。这家主人在街头做小买卖，为方便摆摊，在围墙和屋檐上架起个篷，那余下的窄石路尽收篷荫下。20世纪60年代前期，篷下生意不错，雨天或孩子们放学时间，尤其人多。记忆中小桌上的陶碟里盛放着煮熟的小金豆、花生、蚕豆……1分钱一盅；爆米花用红、绿毛边纸包成三角形，打开会有小惊喜——一个纽扣大小的洋铁皮剪影小动物等藏在其中；还有泥陶制作的小磨、纸糊的小灯笼；夏天还卖金龟子，孩子们隔着玻璃看着金龟子在罐内缠叠着向上爬，落下，再爬……这等热闹在新民街上翘首是看不清的，尤其那篷后的风景。穿过这篷，左侧江风徐徐，右侧屋排井然，颇有晋五柳先生“桃花源”之意境，初极狭，豁然开朗。

这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洲地。它北临闽江水，东尽港头河，西边是教堂东围墙和小摊上的篷盖；仅有南面百亩稻田，新中国成立后合着下渡街区属先锋生产队。小摊篷下窄石路向东延伸，称“菖蒲街”，这是菖蒲墩唯一称为“街”的路，不足百米的街面上一溜的药店、米店、食杂店、小馆店、服装店、理发店……足够撑得起“街”的面子。菖蒲街南面柴栏厝、砖木屋、砖楼杂

陈，其间串着两条弄堂，菖蒲墩11弄、12弄，弄堂两侧是早期形成的瓦屋农舍、手工作坊，穿过弄堂南望可见良田成片、池渠纵横。菖蒲街石板路结束在东边顺河岸向南的“浦墩”煤灰渣路，“墩”在方言里是边沿的意思。

2

菖蒲街北是江流泥沙哺育中的土地。曾几何时，落潮后菖蒲草迎着江风飘摇的沙洲沼泽上立起了简易的木架，几根木棍或铁棍交叉扎成“模具”固定在架子上。工人从江湾水坞里把沉重的毛竹一根根拖上岸，赤足在沼泽地上打起“索”来。“索”是竹子打成的，也称为“竹缆”。竹缆韧性好、耐海水，可以用以拴船或扎木排、竹排……打索善用竹子的肌理，先在每根竹子的一头对破几道口，然后将破口分别嵌入交叉的模具，两人合抱竹头使劲推动，“嗒嗒嗒”，竹子节节破开成竹条；劈修后竹条成为若干柔软的竹篾；旋转铁钩绞几股竹篾，续接成长达二三十米麻花辫似的竹索。在潮涨潮落的场地上，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沙滩硬化，沼泽出水，菖蒲街北面一个天、地、水之间的天然竹缆加工场“打索埕”，就这样叫开了。

美丽的江畔河湾沙滩，是大自然的恩赐，每个江湾都是水上人落潮搁船上岸营生，度过短暂不漂荡时光的地方。船民营生因江湾所处的地域的需求不同、群体的强弱不同而不同。泛船浦一

带水上人早年多在闽江口捕鱼、在沙洲逮鸟、沿江搬运求生。一叶扁舟的贫困船民是挤不进宋元航运贸易时就红红火火的台江码头营生的。他们依然在母亲河下游人烟稀少的沙洲滩涂上，过着渔猎的浮生日子。雍正七年（1729）起延续千年的疍户贱籍被废除，船民可合法上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岸上，他们支起高于涨潮最高水位以上的木架，把旧船搁在上面，或在高处用木板围成低矮的寮屋。

泛船浦一带江湾聚集的船民几乎都信仰天主教，泛船浦是天主教在福州的主要教区，有人说是因了那里的泛船浦天主教堂。确实，不过早年的教堂并非今日哥特式尖顶大教堂。在1933年前，那里是一座建于1868年，可容纳大约500人祈祷的木构教堂。据《仓山宗教文化萃编》记载，17世纪20年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随当朝宰相叶向高来福州传教，“这一时期天主教在福州地区的传播进展顺利。传教范围迅速从省城扩大到周边县城，包括南台岛。”福州第一座天主教堂“三山堂”建在了城内宫巷。南明时期福州小朝廷追捧保护天主教，福州天主教传播风生水起。进入清朝，福州府将“三山堂”改为关帝庙，“南台岛天主教徒锐减”。19世纪中叶，福州被迫对外开放，外来传教士以大米、医药搭配着圣经绘本吸引了漂荡江海的贫困疍民。《福州天主教简史》记录了1864年福州天主教会通过法国使馆要求“给还福州城内三山堂”，迫使福州府以闽江下游南岸临江境泛船浦4亩多地作为抵偿。

1868年泛船浦教堂建成，周边滩涂水域包括菖蒲墩打索埕，成了奉天主教船民上岸的聚集点。在这片逐渐显露出的“滩涂淤泥之地”，上岸船民寮屋蔓延成挤挤挨挨的聚落。

3

菖蒲墩的风裹挟海洋气息，尤其19世纪中叶后，在打索埕上岸的船民中，诞生了一个中国标本制作史上的优秀家族，史称“标本唐”，唐春营是这个优秀家族的始祖。他来自下游远洋鼓山边的魁岐，是信仰天主教的水上唐姓的一支，称“奉教唐”。唐春营受雇于英商义和洋行，在马尾到台江的闽江下游航道上驾驶汽艇，他还是一个在江渚上采集狩猎的好猎手。

由几根白鹭羽毛为媒介的机遇，成就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标本制作家族。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贵族女性时兴以羽毛装饰帽子，从远东的国度带回的美丽羽毛是绅士献给贵族女人的最好礼物。于是，泛船浦沿岸洋行的洋人购买鸟类羽毛成了水上渔猎人讨生的新取向。唐春营凭着血液里的基因和为生存练就的狩猎好身手，枪响鸟落羽毛完整。义和洋行的工作收入不高，但有机会通过洋行将羽毛和鸟儿的小型标本卖到欧洲。1896年的某天，在福州海关担任税收官员的英国人拉都胥（La Touche）在义和洋行看到了漂亮的白鹭羽毛，对自然科学的酷爱促使他探访了打索埕上低矮寮屋里的羽毛主人唐春营，亲身经历了

唐春营行舟射鸟的神奇。拉都胥将西方标本制作技术教给唐春营，聘请他的大儿子为助手。30多年后的拉都胥在欧洲出版了《华东鸟类手册》，他将摄于1897年的唐春营以及孩子们的合影以“中国狩猎之家”为题，收在这本著作的扉页，作为多年来对唐春营和他的儿子们提供中国东南鸟类近800个研究标本的肯定。

中国标本制作史上“南唐北刘”中的“南唐”，指的就是菖蒲墩这块土地上的唐氏家族“标本唐”。菖蒲墩6弄打索埭上，有两列隔着南北走向的弄堂面对面的五间排木屋，那里是“标本唐”的祖居。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6弄东侧的“标本唐”后代陆续走出小小菖蒲墩，开枝散叶在大半个中国的科研机构、自然博物馆或大学校园里。有资料表明，仅一个上海自然博物馆，“24万件动物标本中，有80%以上的标本出自唐氏宗人之手”。

唐春营的第三子唐启悦留在了菖蒲墩。20世纪初，他娶了新民街九间排开锚缆船的林利远妹妹。唐林氏生下瑞金、瑞斌、瑞荣、瑞干四兄弟和两个女儿。起初，艰辛的生物标本制作收入甚微。今年85岁的林增富先生称唐林氏为姑婆，他听老人说，当年姑婆一家生活窘迫，林家人关爱几位外孙，常给予帮助。

1921年随着留美的秉志博士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生物教学、研究标本进入大学和研究机构，唐启悦的儿子亦进入生物学家们的视野。老大瑞金，成为著

名鸟类学家常麟定的助手，他的大儿子唐兆亮进入北大生物系；老二瑞斌，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他的儿子唐兆清是福建农学院黄农教授的助手；老三瑞荣，自小一只眼睛受伤，家人都称他“单眼”，他为福建省立科学馆即如今的福建博物院制作标本。福建博物院自然馆栩栩如生的生物标本不少出自瑞荣之手，他女儿唐惠芝出生于1950年，退休前也在博物院自然部工作，她爽朗地描述着父亲制作福建博物院一副鲸鱼骨架标本的经过，讲他父亲如何洗、煮、剔，还将鲸鱼脊髓里的油一点点凿出来，由此可见唐氏标本制作的一斑。20世纪30年代中期，腼腆少年唐瑞干出现在著名鸟类专家郑作新面前时，他精湛的枪法吸引了这位刚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母校协和大学任教的博士，从此，瑞干当上了郑作新教授的助手，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地为武夷山鸟类采集，并以家族几代人积累的《集鸟册》，编写《福建鸟类名录》……



20世纪50年代初的合影。第二排中部空位留给唐启悦，空位向左第一位是四兄弟的母亲唐林氏，向右分别为瑞金、瑞斌、瑞荣、瑞干四兄弟



葛蒲墩棚改前手绘示意图（《葛蒲五老话乡愁》复印册）

1946年，唐启悦四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和一个堂兄弟，在打索埕老屋弄堂的西边，盖起了广式两层带走廊的木结构五间排屋。林增富先生至今记得他们起厝的时间，记得善良知恩的唐家兄弟，常把鲜美的鸟肉分享给林家人。林家表兄弟、表姐妹，出差、旅行，家中长辈都写下地址，叮嘱要去各大学的生物系看望唐氏兄弟，亲人所到之处，唐家表兄弟热情款待。至今，葛蒲墩人家中不少还保留着唐氏标本，有的已存放了近半个世纪，生动依然。

4

对照1937年日本野上英一的《福州考附图》与相距近50年的1982年版福州地图，可见先期葛蒲墩地域平缓的水湾如美人鱼尾翼般轻盈如纱，分列其间的民房船寮如穿插在鱼尾的鳍翅，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番景象转化为船民上岸的实际，随着船民上岸政策的实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这里逐渐被居舍填满。

一份来自葛蒲老人郭先生的“葛蒲墩棚改前手绘示意图”，清楚可见葛蒲街北临的浦墘河湾，自东向西分别列1弄至4弄，接着的打索埕上，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架船屋、寮居、木屋、砖木屋交错着，居然七拐八弯从5弄编排至10弄。

1999年11月，一场大火烧毁了打索埕200多间房屋。随后安置灾民、棚改、拆迁……乡民住进了葛蒲新区。

葛蒲社区属于仓山区临江街道，当年江景地理位置优越，自古称为“临江胜境”。得江水之便，江湾天然水坞贮木，除了打索埕加工竹缆，岸边还有锯木厂，水上运来、水边加工、水上运出……境里的人文环境亦不错，自然形成的居民分区清晰，“靠江居住船民，稻旁居住农民”。这



“打索埕巷”路牌立在南江滨大道与港头河西边路的接壤处

里上岸居住的船民几乎都信仰天主教；农耕、手工业者等信仰佛、道。教民不进神庙、神民不入教堂。教民做礼拜虔诚专注，神民过神节红红火火。双方各居其所，各得其乐。菖蒲墩棚改后，原址拆迁，新区单元房里安置着不同信仰的原乡民，“靠江居住船民，稻旁居住农民”的环境变了，不同信仰的邻居免不了楼上楼下、门门相对住着，相互都很克制，低眉信目，相安无事。

听说乡人准备编写“菖蒲志”，不由得觉得菖蒲的好来。这名字好，很接地气、水气。这草好，是岸民和上岸船民的共识，棚改前那些挤压到池塘边的青青草是端午节不可缺的风俗载体。采下剑叶扎上红圈供挂于门户，菖蒲的清香可驱虫。《菖蒲五老话乡愁》唱道：“端午时节天气好，孩子胸挂菖蒲脑。人人洗个蒲叶澡，清香驱邪家

家好……”一片和谐呈现。

21世纪初，打索埕老地块拔地而起了高档社区“三盛巴厘岛”，其后的菖蒲新区是菖蒲墩乡民安置点，除了部分灾民，几乎原地安置，保留下原住民的诸多和谐。记忆中东西走向的菖蒲街改名为“港洲路”了，菖蒲老人郭先生指点着港洲路西头的朝阳小学路口说：那是你记忆中老菖蒲街篷下小摊的位置。菖蒲街转身90度，T形接着自己的前生，向南穿行在菖蒲新区中间，那里依然有水产早市。沿港头河岸出菖蒲，“打索埕巷”路牌赫然立于南江滨大道与脚下路的接壤处，“打索”二字触动视听，令人联想这里的打索声声。菖蒲新区留下了“菖蒲”“打索埕”巷、地、水，在时空的深处回旋、荡漾，这是汉字的力量也是社会和谐的反响。

白沙水韵

江梦笔

白沙，白沙，其音“轻昂低回”，似有余音袅袅。闽江奔流至此，冲击出一片洁白如玉的石英沙，江清沙白，南宋李纲称其气质“如玉在山，如珠在渊”，故有“白沙”之名。从闽江源头开始，一路收纳青溪小流，随地易名，曲折至白沙，已经是一首乐曲正预备着轻缓收尾了。

虾蟆滩、蚺蛇秤钩滩、火烧针、走马索、吼天柱、鬼钩滩……在上游，仅是滩险之名，已让人闻风丧胆。清代王介眉《闽江考》一书提到的闽江之滩有 842 处之多，“上游十八滩，滩滩鬼门

关”，稍不小心，就从山巅跌船下幽谷，奇险甲天下。清代彭斗光在《闽琐记》中将急滩险绝刻画得步步惊心，“自入闽界，舟行无处非滩。其石牙错棋布，横亘波心，榄如屋，水激如相斗，不异霆轰雹击……每至过滩，便寄性命于篙师，稍失手，舟立碎矣！”

闽江滩险常和蜀道之难相提并论，“滩多水激”已然成为闽江上游行舟的主基调。然而，从古田水口开始，闽江航道出险就平，江阔流缓，无骇浪之患。在明《福州府志》中记载，去白沙



五里，蒙溪之口有桥，潮水至此而止，故有“潮声止白沙”之句。闽江激荡的声调已渐弱，水流至白沙又弹奏出不一样的声部，一种诗意正从这一片流速适中的河道中渐渐提炼出来。“沙头万玉碧参差，绝胜三湘烟雨余”“白拥沙边驿，青迥江上山”，历代无数诗人舟泊白沙驿，有了望峰息心之感。一路的跌宕奔波，身心到此都松弛了下来。青烟、翠竹，风烟俱净，山势一改斧劈刀削状，剩下浓淡相间、温润松秀的山头和一川平沙，压抑的思绪，又在远山近水中渐渐升腾而起。

白沙处在闽江下游的困江与螺女江的南北岸，把口藏风，地势如匹练双横。清代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记述，白沙可分南北两大段，东达角洋，与大湖交界，西达叶洋，与青岐（属甘蔗）交接，北段之东抵半岭，西抵马坑。白沙为冲要，南北段各乡出入之总汇也。闽侯的西北海拔较高，东南逐渐平坦开阔，而白沙处于中间过渡的地带上，河道开阔，江风与雾障带来了丰润的水汽，气质如同卦象里的地山谦，山岳潜行，君子宜谦，一切都裹挟于内敛之中。自身有“表里山河”地势之利，是古代水路、陆路交通要塞，有很高的战略价值，由于处在多样文明的交汇要地，因此在历史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气质。

从地理上看，白沙位置为福州西部门户的冲要，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中记述“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荡而溯，凡四百二十六里，始接邮道”，又记载，唐元和二年（807）福建观察使陆庶“铲峰湮谷，停舟续

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此为西门路，这条古道主要以水路为主，驿站也是沿闽江两侧而设，即出福州西门，沿闽江北岸西上，经怀安芋原驿，闽侯白沙、大目埕，古田水口驿到南平，再由建瓯、浦城诸驿铺出省。这是历史上福州连接闽北、闽西各县的交通要道，白沙是福州西驿道水路交通出省要道。宋代，随着福州西门外古驿道的不断开拓，白沙楼格村浮岛山南的一座古塔（旧称东山塔）成为白沙驿的标志。明万历《闽都记》中记载，曾以白沙驿距离水口驿较远为理由，将其移建于松岭铺东边，后因移建的位置较偏僻，缺少驿夫及来往行人，又将白沙驿移回原位，即福州府西北三十四都的侯官县蒙溪与大濑铺之间，此地也是清代白沙驿的位置，距芋原驿60里。

滔滔闽江，这是一条气血旺盛的河流。从白沙山溪内流出的汶溪、井下溪、猫墓溪、岭头溪、下洋溪、大目溪，众溪喧哗，最后都汇入闽江。沿着闽江，两侧驿站接连不断，彼此咬合出流动的秩序，历史上，在白沙的马坑村、大濑村、汤院皆设有驿铺或驿站。民国陈衍《闽侯县志》中提到白沙驿人员设置：白沙驿上至水口驿120里，额设贍夫100名，走递公文等夫8名。

白沙域内，以桥梁勾连沟谷溪流，这些桥多位于福州西驿道晋京的古道上，有些是连接村道的捷径。人来人往，都获得了时间的加速度，不再为激流而着急，不再为深潭的阻滞而止步不前。大目溪梧桐下桥头的上、下碇步桥，如琴键



远济桥

般穿越溪流，那是一种能倾听水的低音、变奏或和弦的诗意；汶溪村的横街桥、坡树桥、祖珠桥，大濠桥头桥皆单跨平梁石构，呈现一种简单的功用；联坑村的远济桥，廊屋木构式，是古时物资与讯息的双重通道，于雄浑质朴中见浪漫；梧桐下拱石湾桥、汤院广安桥、坑头石拱桥、洋石拱桥，桥面或以平缓的弧形过渡，或高高拱起，节奏短促地跨于溪涧上。井下的怨命桥则横跨山高林密的濑上溪，因水急路险、建桥过程曲折而得名，但这座双孔单墩石拱桥却展示着轻盈优美的形态，行于桥面，特有的弧度让心也随着微微一陡，像是建桥者特意在两岸的过渡中加上浓重的一笔，制造了一场山水间巧妙的进退。

村落之间由于流水的缘分，又经由各式的桥梁，有了紧密的交集，可以说桥与船是白沙向内

与向外探索与沟通的方式。闽江上，由于白沙平缓开阔的水文航道特征，各种民船穿梭其间，有负载不多而行疾速的鸭母船、耐湿耐磨的鼠船以及随意起卧、可置脆竹微歌于其中的躺船。船中或置“更漏筒”，舟师以更来换算陆路里程，更漏筒如酒壶状，中装细沙，沙从筒眼渐渐漏出，以另一筒承接，待下筒沙满，上下兑换，叫作一更，每一更40多里，便知船行何处。

沿闽江溯流而上，北岸西行7里为大目溪，再沿大目溪东岸北上5里为汤院。汤院原为雪峰崇圣禅寺廨院，是宋时福州西郊出省的水、陆转运驿铺，也是小箬的旧署驿，曾经“南北冠盖必憩于此”。汤院有石，性灵，脆而易凿，上滋苔草，风情万种。明代谢肇淞对汤院之石极为喜爱，在《五杂俎》中载“闽人园中常以此代

太湖，然太湖终见石质，而汤院久苔滋草上，苍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惜墨如金处，干脆吝啬又克制地将汤院之石的好一并归纳为“不可名状”。汤院，有路通雪峰，山峻谷幽，一路深潭飞瀑，有山水清音之妙。明代的徐爌、谢肇淛曾从大目溪一路游玩，皆写下《游雪峰记》。谢肇淛更是从“洪江买舟”，到白沙上岐金钟阁（初名圆峰寺）拜谒马仙祠，再一路放舟至雪峰，颇得漂游之乐，窥谷忘返，路上曾大呼夸娥氏应该将此处的层岩叠壑丢到天外去。

汤院，还缘于“圣汤”与汤泉寺院之故，闻名遐迩。据民国《闽侯县志》载：“在二十四都双髻山下，有二石池，一温一冷，名圣汤。”宋名相李纲曾憩此，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观见雪峰温泉》诗二首，“千古华清第一汤”即出于诗中。除此，叶向高、曾巩，黄榦、蒋之奇等官宦名儒曾流连于此，雪峰寺开山祖义存、汤院住持师复、

师备、鼓山神宴等高僧大德也在此沐浴禅修。如今汤院仍有三段宋代题刻，分别是程师孟、汤院住持、吕惠卿所留下的。“百川寒有余，一水暖无极。洗尽来客尘，温温保常德”（汤院住持题刻摘句），在这一冷一温的温泉下，冷热交互淬炼而成的诗歌，也闪耀着一种思辨和韧性，似乎更易清澄怀抱而证得自然之道。

在汤院后山的石刻处，可清晰望见蜿蜒的闽江。这一路的江水奔流，通经断纬，它接受熙来攘往的名宦才俊如椽史笔般的书写。在汤院，夜宿晓行，有明月清风、凛然安坐的万古山河为伴，以及这一江流水中的轻重缓急，似乎可以荡尽人生的不平。从高到低，如同从出世处跌向入世处，宋代僧人在此唱和留诗颇多，而当年程师孟在此，一样俯仰天地，想来和僧人多有不一样的心境。熙宁三年（1070），程师孟从福州调任广州知州，途经汤院，19位好友乘船到汤院



汤院温泉



程师孟手书摩崖石刻

与他告别，程师孟在此刻石以记。虽在走马赴任的途中，但他的心却长久沉浸于农桑水利间，如人在浪中搏击，闲情不多。他在汤院作的《汤院温泉》一诗，字词省俭，朴实无华。华清池、莲花，顺着历史之根，回到当下枝头，这一路何其沧桑，如同回望人生之舟，不觉间也已越过万重山。戎马沙场的李纲，则是不乏慷慨劲健之势，在此尝橄榄，留下绝句二首，针砭时弊，“岂无崖蜜十分甜？竟爱清严解变甘。堪笑区区弃捐者，半途回味始知新。”

明代，福州地区的丝绸与橄榄是两宗重要的出口物资，橄榄更是白沙特产，这些物资从周边集聚白沙转运出去。此时，向上游运输的最大宗的商品是食盐，还有鱼、糖等产品，从上游而下的，有延平、建宁、邵武的杉木、松木，或整根或加工成板，同时还有粮食、茶、酒等山区土特产。明代记载：“福州一府，上仰延、建、邵、汀及古田、闽清大箬、小箬各山各溪米，皆系彼处商贩顺流而下，屯集洪塘、南台二所，供省城内外，及闽安镇以下沿海转输。”这些货物除在福州城区销售外，一部分再由海船转贩往省外各地。奔腾不歇的闽江水系正一路裹挟着沿途各地的特产、气候、语言，打通了空间壁垒，成为沟通闽西、北与下游府县的最为便捷的通道。

随着水上运输的活跃，闽江沿线的圩市勃然而兴。大目溪村临溪古道两旁，旧时商铺林立，是沟通西北部大湖、洋里与古田、闽清的农副产品交易地，也是水陆交通的水运码头，繁忙时，

溪船百余艘运载着货物穿梭其中。江面宽阔，靠泊方便的白沙码头也成为闽江水运上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仅白沙街下江墩的五个码头，昔时在此装货卸货的轮船就有100多艘，单是上下水的货物吨数就有1000多吨，过往的货船、木排、毛竹更是不计其数。各色流动的船、丰富的货物、贩夫走卒、茫茫白沙汀，以聚散、松弛、接纳为特征的水系，抒写着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与诗意叙事。

1975年，福建省考古队在白沙溪头村发现了古闽人生活的足迹，大量的石器、贝壳器、陶瓷，串起了又一处新石器时期文明。与史前文明相映照的是，宋元时期的白沙还是生产与出口兔毫盏、青白釉瓷器的重要产区，在白沙阜宅一带发现有宋元古窑址3处。也许是激荡的山水所留下的礼物：优质的高岭土、丰富的森林资源、便利的地理交通，让闽侯窑出产的瓷器从白沙港走向了世界。

时代巨变如浪涌，20世纪60年代的汽笛，让白沙成为闽侯第一个通火车的乡镇，县道、省道的相继建设，一时呈龙虎之势，繁华的航运渐渐平缓了下来。春夜踱步在白沙瀛山古寺附近，依稀可见旧日的古渡头，远处青山勾勒出黛色的线条，那些沉潜在水下的鱼群、夜色笼罩中的翠竹、空气中泥土的气息，都遥遥承接着久远的市声与繁华。一艘货船缓缓驶过，低沉地长鸣之后，又是茫茫旷远的宁静。

寻境尚干

林丽钦

翠拔的五虎山雄踞福州南面乌龙江南畔，在时聚时散的白云间若隐若现。过去的悠悠万世，这里经历了从火山喷发到湖泊盆地，再从火山重生的巨大变迁。剧烈的地壳运动铸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一些板块冉冉耸起，成就了壮美的五虎山体；而另一些板块则渐渐下沉，形成了乌龙江谷地和尚干、南通断陷盆地。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大自然用深奥的智慧和神奇的造化，让

尚干依托于这片山水之中。

尚干位于闽侯县城东南部，西靠南通冲积平原。五虎山支脉珠山和百六峰在境内结脉，南闽江乌龙江的支流淘江在全境纵横蜿蜒。1000多年前，南迁的族人进入水泽融融、山川相依的尚干开始繁衍生息。

据《尚干乡土志》载：“尚干为永庆里，（汉晋时）本名上虞乡，在闽江之滨。宋时林津龙



（字若云）为理宗尚书干，有名声，远近重之，以官名乡，不呼上虞而称尚干。”尚干是闽县内七里之首的永庆里，在汉晋时称上虞乡。五虎山南麓一片平洋，故称上虞洋。南朝时乡之西珠山（塔林山）上建有石塔，于是上虞乡又称塔林乡。宋代林津龙举家迁居于此，后人遂以其官职命之为“尚干”。

珠山之巔，那座高8米多的古老石塔屹立至今。这座七级八角实心石塔，建于南朝时的陈朝（557-589），距今已有1400多年。塔身全部以石料雕琢，每层皆镶嵌佛像，雕工精细颇具匠心。据说，珠山因形如圆珠而得名，珠圆善走故以石塔镇守，传说因时间的悠远而变得神秘。

关于尚干，文史专家林家钟的《闽中文献辑编》有一段记载：“闽县属上干乡，志作尚干，云宋林龙津官尚书干，归家于此，子孙众多，遂称尚干林家，今其乡林姓最盛，然俗多梗悍，为闽县最难治处，未知果皆龙津后否？尚书干，官名，他书罕见，宋职官分纪各使院皆有干办官，此或亦是干办，沿当时俗省称耳。惟尚书尚字自来读平声，干字则本去声，今讹作上千则两字音皆不合也。”

文献对“尚干”二字进行了考据，而且提到尚干人“俗多梗悍”的特点。他的怀疑并非凭空而来。林展飞先生主编的《五虎山传说》提及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内七里械斗日盛，命案迭出。

《闽县乡土志》记载：“光绪戊寅，邑尊张星镠莅办，反被民辱。”



尚干雁塔（淘江石塔）



塔身每一层面均雕刻有佛龕

然而，若以“尚武”的特质为所有的尚干人贴上标签，显然过于轻率与片面。尚干历来文风鼎盛，俊彦辈出是不争的事实。走进尚干林氏祠堂，18位进士（包括状元、探花）以及百余位举

人的功名科甲牌匾熠熠生辉。宋绍定御射状元林壮行、明浙江道监察御史林钺、“两平盐政”“三握郡符”的进士林应雷、清光绪丁丑科武探花林培基，还有著名的国府主席林森、工运先锋林祥谦、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夫人林秀梅等，都曾共饮一江碧透清甜的淘江水。

尚干平原水网密布，蜿蜒奔流的母亲河——淘江，又称为濼江、濼水，全长49公里。它东通峡江（乌龙江），西连南港，沿途绵延奔腾，与乌龙江南部之水在峡兜交汇后齐头并进浩浩入海。

明代两淮都转盐运使林应雷为故乡写了一首《秋夕淘江玩月》，诗云：“潮涨江湄一鉴秋，南船北棹共夷然。波光潋滟婵娟老，松影参差物色幽。”秋江如镜倒映着南船北棹，月光松影诗意地在波心荡漾，秋入淘江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淘江之滨草木和庄稼茂盛生长，果香扑面，鸟鸣嚶嚶，洲田肥沃，翠意青青。《闽县乡土志》载：“淘江一带（洲田）凡数十顷，计岁入之利可万余千。”丰沛的水草和富饶的淤泥孕育着各色游鱼水族。民谚云“清明虾，满田爬”。春夏交替之际，江水涨潮翻涌澎湃，恣意弥漫至岸边稻田。而待水退之后，田里便滞留成群活蹦乱跳的小鱼虾。

而最有名的是河底泥沙里的淡水单脚蛭，壳薄如纸，肉质细嫩，滋味鲜美，蛋白质含量很高，是闽菜宴席上的绝味美馔。从冬至到第二年清明，都是淡水单脚蛭的捕捉季节。将从河底捡出的单脚蛭入沸水中速烫捞出，拌上葱、姜、黄

酒、酱油等调好的佐料，妙不可言。因为外壳薄透，若昆仑之玉，又有“玉箸蛭”的美名。清梁章钜诗曰：“蛭埕传别种，玉箸有佳名。雪质中单衬，冰条瘦削成。银丝调笋脯，碧涧配芹羹。近市夸珍错，焉知此味清。”盛赞玉箸蛭肉质鲜美，色味俱佳。

此外，还有一种被推崇为“河中人参”的异乎寻常的奇珍河鲜，名曰“流蜃”，宛如小蜈蚣，身长仅两寸，龙形软体。虽然外形诡异，但味道却鲜美无比，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营养。每逢农历七月至八月初一和十五的大潮时刻，正值更深夜沉，便是捕捉流蜃的最佳时机。流蜃在半夜三更时分开始出动，幽静的月光映照下蓝荧荧一片片布满水面，泛着神秘的蓝色幽光，如梦似幻。

关于流蜃的来历，有个与它的外形同样诡异的传说。据传，闽县外七里人张貌（张国公）官拜总兵，在云贵边境平叛战死。当地百姓以其肉身塑像，盖将军庙祀之。张貌侄孙张阮往云贵经商，得张貌托梦央其将遗体运返。张阮偷入庙中将神像之头取下，包裹妥当拴在船底。船行至闽江口才敢将头捧出。但头上却流出蓝色血液，涌进闽江，就变成了“流蜃”，所以流蜃要在每年的国公诞（农历六月廿八）才出来活动。不过，今天若想一尝流蜃的美味也绝非易事，唯有于高档饭店，花费昂贵的价格方能一饱口福。几十年之后，淡水河鲜已成世珍。

因滨江临海之利，水陆交通得天独厚，尚干人的海味河鲜丰盈无缺。早在民国时期，尚干

最繁华的中心——尚干街上生意最兴隆的就是鱼牙店（水产海鲜批发中心）。只要两个小时，福清、长乐、琅岐等地的海鲜产品便能迅速汇聚尚干街。带鱼、琅鳗、熟鱼、马鲛、海蜇皮、九节虾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但淘江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北宋初年，福州南向古驿道由福州至方山渡过乌龙江，再翻过方山岭等四重山岭方可到达福清、闽南、广州等地。方山脚下的肖家道村便是“方山渡”的所在地。肖家道在原永庆里，尚干镇西北面、乌龙江南岸，为福州的南驿路所经之处，渡口设有驿铺，有九鼻山房等。《三山志》载：“异时，驿路出方山渡，江面弥漫，无风只二十里，有风七十里。沿两沙洲，随潮涉二时乃至。既有倾覆之患，又有候次之劳。风潮弗律，候潮或需一二日。甫登南岸，即陟方山岭，又有佛岭、白蒲岭、热隔岭，而后达太平驿。”

宋蔡襄《方山渡口占》诗云：“江上行人空自愁，壮年双鬓已惊秋。不知风里千重浪，何事无情也白头。”骇浪惊涛，险象环生。乌龙江水势湍急，时常掀起怒涛巨浪，船翻人亡时有发生。一个与叶向高有关的传说中提及万历二十二年（1594），闽南三郡（兴化、泉州、漳州）上省里参加考试的几百个考生船经乌龙江最惊险的峡兜江水段时，因浪急船覆，无人生还。

流传于尚干的民间故事，有一半与明代首辅叶向高有关。叶向高为福清人，但他与儿子却安葬于闽侯青口镇东台村墓亭山。东台村后的小山

丘正对方山古驿道上的“相思岭”。叶向高生前亲自到墓亭山勘察地形，认为此处乃风水宝地。另一个关于叶向高选墓地的传说，讲述了叶向高在返回乡里途中，经过原永庆里亭上村下半坪隆鼻山，被绝佳的风水所吸引，希望占为自己的喜坟，但被当地神童智慧所惊，最终作罢。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也被闽侯的山水灵气所吸引，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处。五虎山山势雄奇，颇具奇峰幽谷之美。山上遍布银杏、南方红豆杉、闽楠等绿意葱茏古老的植物。果香扑鼻，百卉萌动，蝴蝶满谷。雨季来临，云雾漫卷如细纱淡隐山间，峰峦渐没倾山云雨。为逃避伪学之祸，朱熹选择隐居五虎山中，在下卓自然村构筑“吟翠山楼”。也常登临五虎山，在削壁曲水之间高啸山林。他在第三峰崖壁留下“怡山良石，神仙所居”的题字，并写下《方山》诗曰：“到山不识山面目，但见九鼻盘溪曲。归来兀坐小窗下，倚天百尺剖寒玉。”他在这里以山为友，以石为邻，常常静坐反思，参悟天机。

元、明之后，福州通往闽南的南驿路逐渐改道，吟翠山楼和方山古驿道日渐式微，在历史的更迭中默默淡出视线。近年，随着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大义渡、凤港渡等古老的交通方式也被现代化的跨江大桥所取代。一幕幕历史变迁，在淘江的波澜间荡漾，永不停息。而五虎山仍以无始无终的大气魄俯视着日新月异的尚干平原和滔滔奔流的淘江。

外国云从海外来

——福州与西班牙的商贸交往

孟丰敏

福州曾是吕宋国的进贡口岸。

《明史》记载，吕宋国是南洋群岛中的一个岛国，即今菲律宾北部的马尼拉。传说，南宋左丞相陆秀夫之子陆自立率领残部坐船逃至南洋，留居于此以图复国；后人依旧按照南宋衣冠礼制、习俗生活，称此地为陆宋，明时改称吕宋（losung）。为了防止元兵追捕，陆自立率领南宋后裔又逃至爪哇岛建顺塔国（Sunda，巽他）。

《明史·吕宋传》记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官赉诏，抚谕其国。八年与冯嘉施兰入贡，自后久不至。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国，国人助讨有功，复朝贡。”

明永乐三年（1405）十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前往渤泥途中经停吕宋，后至爪哇。在吕宋，郑和见到许多福建侨商，并应侨商请求，任命福建晋江籍华侨商人许柴佬（Ko Cha Lao）为吕宋总督直至1424年。郑和当时将明王朝的《大

统历》赐予吕宋总督许柴佬，作为新政权制定颁布的历法，也为朱棣新政府对外宣传交流提供重要法物。陆自立后人才得知元朝已亡，汉人建立了大明王朝。许柴佬便派遣使者向大明进贡，上表称臣。

当时吕宋岛命名的缘由记录在郑和下西洋的官方史记中。可惜朱棣过世后，文官集团担心海商以此获得前往南洋的海路，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全部资料。

吕宋国、顺塔国曾于明洪武五年（1372）至明永乐八年（1410）间三次共同遣使向中国进贡。彼时，明朝国力日益鼎盛，万邦来朝进贡。吕宋岛、爪哇岛被陆自立的后人统治了100多年。

明永乐八年（1410），吕宋国与“冯嘉施兰”的新建岛国遣使到明朝廷进贡，登陆口岸即福州。

吕宋盛产黄金，物产丰饶，贸易繁荣。公元15、16世纪，福建沿海商民常至吕宋贸易，后有

几万商民留居于此。1520年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来到吕宋国。葡萄牙人在航海日志中把明朝时的吕宋国写作“Lucoes”（陆宋），因为他们发现吕宋岛人使用先进的工具石磨舂稻米，并且将工具称为Losung。这正是中国南宋时期百姓常用的去稻谷皮的方法。

1543年，西班牙探险家比利亚洛沃斯为讨好王子菲利普二世（西班牙语：FelipeII de España），将“吕宋”改为菲律宾群岛（Las Islas Filipinas）。1565年左右，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岛，建造了马尼拉城市，并以此为据点。将原产于南美的番薯、马铃薯、玉米等运到吕宋国，并用南美的白银与福建商人做交易。他们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

明隆庆三年（1569）海盗林凤亲率战艇62艘，以5000多精壮强悍之士，直捣西班牙殖民地，一举攻陷吕宋岛的玳瑁港。明朝后期，版图也扩展至玳瑁镇（今菲律宾）。

1571年6月3日，西班牙以武力征服吕宋国，驱赶、杀害大量土著人，把西班牙人移居于此，直至1898年。西班牙占领吕宋国时期，华侨称西班牙为大吕宋，称菲律宾为小吕宋。中国明代史籍也将西班牙人占领的吕宋继续称之为“吕宋”。

西班牙羡慕葡萄牙在中国立足开展贸易，获得高额利润，为此蠢蠢欲动，希望在中国获得通商口岸。他们抓住西班牙首任菲律宾总督黎牙实

比（Legazpi）从菲律宾原住民手里救出了几十名中国商人的机会，向这些中国商人表示愿意派遣使者前往中国，建立贸易关系。那时倭寇、大海盗林凤时常骚扰福建沿海城市，同时也攻击西班牙军队。西班牙想和明朝贸易。明朝也想借助西班牙牵制日益猖獗的海盗势力。

万历三年（1575），明把总王望高追踪海盗林凤到了马尼拉。西班牙的中国翻译、商人林必秀引领王望高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总督。为了打击海盗林凤，双方同意携手合作。同年，王望高引领西班牙使团出使明朝，携同前往的有西班牙奥斯定会修士马丁·德·拉达神父等一行人，从而揭开了中国与西班牙交往的序幕。

《明实录神宗实录》记载，当时巡抚福建金都御史刘尧海奏报明朝：“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围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贡文、方物以进，下所司。”

万历三年（1575）6月12日，西班牙使团从马尼拉出发，乘坐福建商人的船只来到福建，7月5日抵达厦门，经海防署盘验货物后，再前往福州，并在此停留35天。到达福州后的第二天，刘尧海接待了西班牙使团，并接受西班牙使团呈送的信件。

西班牙使团中的使者马丁·德·拉达回国后撰写的《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了这件事。他把福州写作“Hogchin”，写道：“我们到达福州城时，他们已先得到消息，出来半道相迎，送我们到下榻处，那是在城外的一个



福州柔远驿

郊区，据说有两里路程。”郊区应当是指如今的国货路一带。明朝的国货路一带是福州商贸最繁华的地区——琉球进贡厂。琉球使者就住在进贡厂内的柔远驿（琉球馆）。把西班牙使者安排在这一带，就比较符合外宾接待的规矩。

第二天，西班牙使团进城去拜访已晋升为福建巡抚的刘尧海，在他们眼里，刘尧海办公衙门仿佛一座大城，刘尧海的座椅如同一个大宝座。刘尧海予以礼节性的接待，收下西班牙使团的信函，指令提供礼品，重新安排他们在城内靠近城墙的一座漂亮房子居住，并派兵卒守护，不许任何人靠近和骚扰他们。

西班牙使团呈给刘尧海的信函里提道：“我们不是来谈世俗的事，更不是为了寻求现世的俗物，而是来进行有关天堂的事，因此我们要求他允许我们宣讲那包含一切福祉的真实上帝，这也是我们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愿望，我们向总督保证国王的友谊。因为不先学中国语言便不能向他们解释这个最重要的教义，我们请求他允许和同

意我们在他的国土居留，由他给我们指定地点，那我们可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和习惯。”刘尧海阐明自己无权决定，必须向皇帝报告，由朝廷审查和决定如何处置这样的大事。刘尧海又向他们询问西班牙的国情、礼仪、风俗等情况，此后又交流了西班牙的印刷术，还有耶稣、圣母、圣经等宗教问题。他们觉得中国人太傲慢了，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西班牙使团成员拉达负责在中国收集情报，他只要一出门就特别仔细地观察城市，他对福州的记录是：“大街很宽，都有许多牌坊，有的用石精筑，有的用木。因为每位大人物都以留下这样一座牌坊作为纪念而引以为荣，上面就刻着他的名字和建造年代，及他完成的丰功伟绩。这些大街是作为市场使用，街上售卖各种肉、鱼、水果及蔬菜；有摆摊出售书、纸、刀、剪、帽、鞋、草鞋等。因为这些大街很宽，中间有足够的空地，摊子和屋舍之间有余地可通，尽管摊子从街的一头摆到另一头。其他街道则全是肮脏小

巷……他们的大路铺石板，还有建筑良好的石桥。”他拿兴化与福州对比，兴化由于被日本倭寇侵扰，屋毁人亡，许多人流离失所，城市一片凋敝，不像福州，经过20年的建设，重新活跃繁荣起来。

因为居住在进贡厂附近，西班牙人在街头恰好看见琉球贡使团160人携带贡品抵达福州，以期入京进贡，同时，也为了迎接琉球册封正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琉球册封副使、行人司行人谢杰（福州长乐人），于万历四年（1576）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世子尚永为中山王。

万历年间的福州知府何继高撰写的《守城事宜》记载，当时福州城墙长3346丈，守城的征操军、守城门的门军、民丁皆守在城墙之上的垛眼，防守严明。拉达发现白天兵力都集中在城门，他还特意到军械库参观，发现只有一个小铁炮，而城墙上却没有高炮台来安置铁炮，武器主要是火绳、勾枪，以及带柄的矛和戟等。射手箭法纯熟，士兵操练动作迅速而熟练，令拉达目瞪口呆，惊叹不已。拉达确信福州是福建的文化、经济、行政中心，更是军事重镇，同时肩负着接待琉球等外国使节团、朝贡贸易等明朝外贸、外交重要职能，是中国的重要大型城市。

拉达在记录中一再表示，他们来到福建后，从厦门、泉州到各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接待是如何热情隆重，不断设宴款待，殷勤友好到让他们难以忍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吕宋国的总督

雷敝里被华人潘和五泉首后，总督的儿子郎雷猫吝派遣僧人向明朝喊冤，乞求还其战舰、金宝，替他报杀父之仇。福建巡抚许孚远以礼遣僧，未曾派兵前往。郎雷猫吝就把留居在吕宋岛上的汉人驱逐于城外，并毁其房产。福建巡抚许孚远获悉，遣人招还这些流浪在外的福建商民。郎雷猫吝同意发放行粮遣送福建商民回家。但是有些华商贪利，在城外住下，不想回国。

同年，福州商人陈振龙赴吕宋国经商，发现那里番薯遍野，遂学习种植法，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密携薯藤，避开出境检查，经七昼夜航行回到福州。当年夏季正值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试种番薯，以解粮荒。金学曾令其觅地试种。陈振龙家住福州市南台达道纱帽池，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住宅旁的空地试种番薯成功。金学曾遂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1595年，西班牙人公告马尼拉成为菲律宾群岛的首府，从此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统治。

《明史·吕宋》记载：“其时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以三十年七月诣阙奏闻，帝即纳之。命下，举朝骇异。”

高案是万历皇帝的亲信、特派员和密探，万历二十七年（1599）来福建担任税档（税监）。高案在福建可谓是权势熏天、作恶多端。隆庆开

海，漳州月港更加活跃，每年多达近3万两的税收，表面上是充作福建兵饷，其实却被高案中饱私囊。漳州月港成了高案私人的发财港。

都御史温纯赶紧上奏，说明矿税之害，以及闽中奸徒以吕宋的金银诱惑高案。高案假借朝命，想出国与藩国联合，以逞不轨之谋。尤其当时海盗蜂起，负海称王，拥兵列寨者渐增，认为纵容高案派人出国采金银矿产，将成为国家大患！但是奏章上报后，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弼等置之不理。万历皇帝也不知详情。

高案为了个人私利，通过海商偷偷与吕宋的西班牙人建立联系，允许泉州、漳州海商出海到南洋贸易。在隆庆开海后，个人走私贸易多数已纳入官方的外贸管理体系。福建对外贸管控或严厉或宽松，全由高案一人做主，外贸管理权根据他受贿程度而自如地玩弄于掌中。他甚至从海商那里获得海船，不时出海巡游。福建境内官员敢怒不敢言，奏报万历皇帝却不被采纳。为了获取万历皇帝的宠信，高案不断进贡各种财宝和大量金钱给言官和万历皇帝。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高案不断出台各种禁令敲诈勒索海商，规定出国贸易的漳州海商必须缴清税费后才能返回，否则就游街示众。这引起海商的强烈反抗，他们试图秘密绑架高案沉海。高案吓得不敢去漳州，1614年被万历皇帝召回。

福建巡抚为防止商民下海，引倭寇扰乱福建边境，遣海澄丞王时和率兵前往吕宋核查实情。吕宋的西班牙人闻之大骇，担心中国要派兵

占领，吕宋岛的华人将成为内应，就以重金骗取华人的铁器，然后予以杀戮，却反咬一口写信给福建官方，污蔑福建华人在吕宋谋乱。福建巡抚徐学聚立即将吕宋发生的事件上奏朝廷，发函声讨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西班牙总督不予理睬。后来，华人见事情平息了，继续前往贸易。从此，直至清代五口通商，吕宋国的西班牙人再也没有来过福州。

福州作为吕宋的朝贡贸易口岸，只从明洪武五年（1372）至明永乐八年（1410）为止。

康熙六年（1667），西班牙人又驾驶正贡船一艘、护贡船三艘来向中国朝贡。当时的贡道改为广州。1670年六月，西班牙带着大量礼品来进贡。康熙也赏赐了丝绸缎等予以回赠。康熙十七年（1678）和第二年，西班牙陆续以吕宋名义来进贡，都得到了康熙的厚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后，西班牙以进贡名义来中国直接贸易。《厦门志》卷五记载，乾隆年间，西班牙航行在太平洋丝路上的船舶，纯属殖民主义行为。船上除商品外，配置炮位十多门，长枪三四十枝，奴役黑人清舱理货。他们开辟了一条太平洋丝路，驾驶这种海船直接从墨西哥、菲律宾抵达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货物，经此航线进入美洲，对美洲的历史带来积极影响。

福州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后，西班牙于清同治二年（1863）在福州设领事馆，地点位于仓山，今烟台山片区内，但至今尚未落实确切位置。

日僧空海的福州缘

肖 兵

日本高僧空海法师（774—835），亦称“弘法大师”，天赋极高，在佛学、教育、书法等方面皆有造诣。曾于804年到达中国，遍访名寺，至洛阳白马寺参访学习，又在长安青龙寺拜中国密宗大德惠果大师为师，尽得汉传佛教密宗真传。他传承了金刚界与胎藏界二部纯密，被惠果阿闍梨授为八代祖。806年回国，创立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著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书，对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空海与福州结缘需追溯到唐贞元二十年（804），空海法师作为“学问僧”之一随遣唐使来中国求法。空海法师青年时期在日本潜心学习汉文化，通达汉语，学问高深，故而被日本宗教界推举来华深造。与鉴真大师不同的是，鉴真前往东瀛，为的是传教弘法；而空海法师进入大唐，为的是学法深造，汲取中国佛教经典精义。空海随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走海路进入大唐。本来，他们是打算到达扬州港口登陆的，不

料船队离港不久，就因为飓风袭击而漂流，不辨南北。船队在海上“暴雨穿帆，戕风折舵”，不断地被咆哮猛烈的惊涛骇浪送上浪尖又打入波谷。幸而没有船翻人倾，在“出入生死之间，掣曳波涛之上”的艰难困苦中，100多人漂流了漫长的34天，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漂至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的赤岸登陆，得到当地百姓的救援和热情款待。在霞浦县停留了41天后，于九月二十日，空海一行人由福建观察使阎济美接入福州，宿在开元寺。东洋编年史《日本后纪》卷十二《桓武天皇》对此事有所记述：

“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六月己，遣唐使第一船到泊对马屿下。县郡大使四位上藤原朝臣葛野麻吕上奏言：臣葛野麻吕等，去年七月六日发从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四船入港，七日戊戌第三第四两船火信，不应出入生死之间，八月七日福州长赤岸镇已南海口。时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语云：“福州柳免缘病去任，新除刺史未来。国家太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隐，因回船



长溪赤岸空海入唐之地

向州。十月三日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处兮。且奏放人入隶。十一月三日臣发赴上都。”

他们在长溪赤岸的码头上岸是有理由的。建衡元年（269），三国东吴政权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州市）设立“典船校尉”官职，都尉营就设在后来所建的开元寺之东直巷，开启了福建官办造船的历史。而那时的长溪县隶属于福州辖区，被官方指定为建造“温麻船”的海边工场。用于东吴水上战场或军事运输的温麻船造好之后，也就直接在赤岸、三沙等长溪境内的海域港口下水航行。这些地方的海边居住着许多渔民和船工。赤岸百姓对来自日本的遣唐大使和空海法师等遇难者伸出救援之手，为他们送上了药物和充饥的粮食。由于日本使团的文书凭证放在另一艘失散的副大使船上，接到报告的福州地方官员希望日本使团补办手续。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面有难色。这时，精通汉文的空海法师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向赤岸百姓致谢，另

一方面对福州观察使等官员陈述使团的难处。这样，双方在沟通交流上就消除了语言障碍。接着，空海法师又以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口吻，用纯正的汉文书写了《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其态度之诚恳，言辞之优雅，情感之真挚，让新上任的福州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极为感动。观察使下令长溪官员为空海法师一行提供相应食宿，很快便将日本使团的情况写成奏折禀报朝廷核准。于是空海法师和遣唐大使一行在赤岸逗留 41 天后，终于进入福州。

空海来到福州后，首先参拜了开元寺。寺额“开元寺”是工整的楷体，笔画刚劲，结构严谨，得知出自书法家欧阳询的手笔，空海更加叹服。后来，空海还把欧阳询的真迹带回国，献给了喜欢书法的嵯峨天皇。日本至今称嵯峨天皇、空海和桔逸势为书法“三笔”。开元寺主持戒灯法师说到空海住留开元寺一事，尤其说到空海侄孙圆珍也碰巧住在开元寺时，显得异常兴奋，他感慨

地说：“这是福州开元寺和日本大师的佛缘啊。”开元寺入口处的灵源阁旁，立有“空海入唐之地”石碑，此碑原立于鼓山涌泉寺，因空海在开元寺住留过，后来便移到了这里。

空海法师留宿开元寺的这段时间里，共创作了三篇诗文：《灵源深处离合诗》《为大使与福建观察使书》《与福建观察使入京启》。《灵源深处离合诗》是用汉字写的，全诗五言四句：“瞪危人难行，石险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登。”诗题中的“灵源”是指开元寺的灵源阁，此阁建于陡峭的山崖脚下，空海在诗中描绘了他在夜晚秉烛攀登山崖的艰难情景，亦表现了空海法师未能获准入京时迷茫焦虑的复杂心境。

起初，空海法师因当时资历尚浅，所以未被列入去长安的名单。空海法师心急如焚，当夜就

疾书一封名为《与福建观察使入京启》的书信，直呈阎济美。他真诚地在书信中写道：“任重人弱，夙夜惜阴。今承不许随使入京，理须左右，更无所求。虽然居诸不驻，岁不我与，何得厚荷国家之凭，空掷知矢之序。是故叹斯留滞，贪早达京。伏惟中垂阁下，德简天心，仁普远近，老弱连袂，颂德溢路，男女携手，咏功盈耳。外示俗风，内淳真道，伏愿，顾彼弘道，令得入京然则早寻名德，速遂所志。今不任陋愿之至，敢尘视听，伏深战越，谨奉启以闻。”在信中，空海法师表达了自己对到长安参学佛法的无限渴望，感人至深，令阎济美十分感动，遂破格批准空海前往长安。这是空海法师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机遇，开启了他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贡献的大门。

空海法师与福州开元寺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福州开元寺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空海法师的侄孙圆珍法师也专程前来福州，同样留宿于开元寺学习经书。空海、圆珍两位法师与福州开元寺的结缘，成为中日佛学交流上的一段佳话。空海往生 18 年后，圆珍大师到达福州开元寺，随在寺印度高僧般若怛罗学习密教、梵文、悉昙学，回国前，获得般若怛罗灌顶传法，并赐予密宗法器金刚杵、中天竺大那烂陀寺贝叶经等。同时，圆珍大师随开元寺僧存式学习天台宗经论，如《妙法莲华经》。回国后，他结合唐朝密宗与天台宗之教义，创立天台宗寺门派，后来，被御赐智证大师称号。圆珍大师到开元寺时，开元寺寺主惠灌和尚询问圆珍大师：“五笔和尚还健在吗？”此五笔

和尚即空海大师。圆珍大师回答：“认识大僧正空海大师，但他已作古。”惠灌和尚闻言，捶胸顿足，悲叹道：“再也不能与空海大师切磋交流了。”

1993 年，日本松山市原田龙元先生出资铸造了一尊空海法师的青铜立像，并安放于福州开元寺。该铜像高 2.8 米，重 1.3 吨。铜像着布衣，穿草鞋，背草帽，握禅杖，双目平视，十分传神，将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的精神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空海法师生活的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进入的时间不算很长。而华夏大地不同，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已经传入东土中国。其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朝，再到唐朝，佛教已经在神州大地流行了近 600 年，有着广泛的信众，且寺庙林立，古刹遍布。故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僧人进入华夏，尤其是进入临海的城市福州学习佛教佛经，也就十分正常。

著名的唐代高僧鉴真领着泉州超攻寺的昙静等一大批僧人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奈良时代宗教界最轰动的文化交流盛事。50 年后年轻的空海法师带着虔诚与敬畏之心，也乘着高大的帆船，迎着季风，蹈浪踏波而来。空海法师的雕像位于堂前，凝神静默的身影凝聚着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时代风尚。另一尊空海石雕像，用的是空海日本出生地的青石精雕而成，为高野山真言宗日中友好协会向赤岸赠送的作品，雕艺精美。而周边高大树木的苍翠绿荫，以及草茵中凸显的石刻灯笼，散发着东瀛山水园林的异域风情。



福州开元寺空海法师青铜立像

左营司，留住巨人的第一声啼哭

叶剑凌

如果能穿越回 1785 年到 1811 年，我和林家公子一定认识，我们同住一条巷子，两家直线距离不超过 60 米。可以想象，当年那个身穿长衫拖着小辫子的少年公子，每次进出巷子，都要打我家门前经过。我会站在家门口，向他打揖：公子晨安，今朗科颠呢卡溜？（今天去哪儿玩？）公子不像我爱卡溜，摇摆头扬起手里的线装书，径直走出巷口，往两里路外的福州西湖去。西湖边有座凉亭，公子喜欢那里的荫凉清静，常在亭子里读书，后来这座亭子就成了以公子名字命名的读书亭了。

当年我们左营司小巷里，读书人没几个，林公子算一个吧。我知道公子在林家隔壁的罗家试院上学，知道公子的父亲就在试院当教师。林父是我们小巷里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秀才，一生为师



林家支祠（远端）和罗氏试馆

授徒，一定把良好的基因传给了儿子。我更知道公子天资聪慧，小小年纪就写出“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大气诗作。但我绝对想象不到，这位小邻居，日后竟然会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科考路上一路高歌猛进，连连考中秀



才、举人、正科进士，从此入朝为官，一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说到这里，想必读者已猜到了公子何人也。对，林则徐，林公！是我左营司小巷里的老前辈。我穿越回前辈人年代的时候，我和公子都还是少年郎，公子刻苦学习终成大器，我却因为读不懂古人圣贤之书，学不会前人聪明才智，最后

只能知趣地穿越回来，回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左营司。我本就属于这个年代。

那时左营司还是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上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与小有名气的中山路同向并行，巷口和路口间距约60米，长度也相仿，进深最多200多米。左营司的尽头是另一条小巷，中山路的尽头是中山大院（那时期又叫福州军区后勤部大院）。早年福州市建城区范围很小，湖东路属于东西走向的城内道路，西起西湖，穿过鼓屏路一路向东，过尚宾路、中山路，再过左营司，继续往前就成了断头路，被福州东面老城墙残根和废弃的护城河阻挡。顺着城墙根还有条巷子叫赛月亭。左营司就夹在中山路和赛月亭巷之间，其巷尾与赛月亭巷相通，是可以循环开的活巷子。

在我的记忆中，左营司从来就是一条破旧的老巷子。进巷子先经过两墙间一个躲雨的亭子。亭子不知何年建成，木柱支撑，檐角突起，朱漆已经褪色。亭内一边的墙窝里，以前大概供过菩萨，后来菩萨搬走了，菩萨座前还留下嵌在墙上的小供台，一人多高，供台上时常插着香火、摆着小贡果。小时候奶奶带我经过巷口时，我都很留意躲雨亭供台上有没有小贡果，几次蠢蠢欲动，都被奶奶大声喝止。

过躲雨亭再往里走，小巷院墙高低不一，有普通的平顶墙，也有高翘的马鞍墙，墙体多伤痕累累，可以明显看出一部分是自然分化脱落的，一部分是巷里孩子经常手拿硬物边走边划出来的（我可能也有份），还有的是自行车车把刮

擦留下的。白灰脱落后裸露出墙土里的贝壳、碎瓦片、小石子，甚至小竹片。小巷的路面由石板条铺成，石下为下水道，人走在上面，不平整的石板会发出硃咚的声音。夜晚静静躺在床上，能听见行人在石板上踩过的响声，甚至还能判断出经过的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左营司巷子十分窄小，一些巷段你要是抬起头来，只能看到细长的天空，一米七身高的普通人只要双臂向外张开，两掌指尖就会戳到两边的墙体。当年我曾想开边三轮把货物运进巷子，一进巷口就卡住了，最后只能用人力板车才把东西拉进去。

即便如此，小巷中段还分出一条更小的无名小巷，长不过50米，宽不足1.3米，说是小鸡肠巷也不为过。小鸡肠巷夹在院墙之间，墙根下还有条无遮盖的小水沟，剩下的空间两人相向走过都很困难。好在路很短，一晃就豁然开朗，先看见一块长条形空地，空地北面并排立着两座老宅院，门牌号分别为14号和15号。直到这时，你才知道，这条连接小巷的岔道，是专为两座宅院开辟的，隐蔽性很好。在都是土墙的小巷里，唯独这两座宅院，外墙却是青砖高垒，大石条门框，厚实木大门。房子朝向也与小巷人家不同，妥妥地坐北朝南，是整条巷子里建筑格局最方正的宅院。

左营司当年的门牌编号为1—18号，这意味着，小巷共有18座独立的房子。但房号不等于户数，一个房号下可能有1户，也可能超过10户，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无房者居多，租房户至

众，形成私房、公租房和租户共存的住房形态。

左营司小巷安静祥和，常住人口不多，估算过去居民也就百来号。平时大家在一条巷子里走动，彼此都认识，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媳妇或女婿，一般不会弄错。碰面时，彼此相互问候已呈常态。偶尔也有吵架的，声音一高起来，旁屋的邻居即刻出来拉架劝阻，很快劝架人超过吵架人，劝和声音压过吵架声，矛盾一般就地消解，从没听说闹到派出所那里去解决。这大概也是小巷自带的一种民间自治传统。

从小学生起，我就经常陪奶奶去小巷里的公租房收房租。我奶奶当时是居委会委员，政府房管部门把小巷公租房收租任务委托给她。每个月她都要去租户家走一趟，我就帮奶奶给收过钱的房客租折上填写钱数，贴上房租票，再由奶奶盖上她的私章。那时房租便宜呀！一间不大的公租房，一个月只交8角租金就行，一间半或两间带厨房的，也就交个1到3块钱。租户中就包括14号、15号老宅，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处老宅收归国有，简单改建一下就租给无房的市民居住，先后搬进来有十多家，一时间宅院里见缝插针地搭盖了很多简易的小厨房、小饭厅、小洗澡间甚至小马桶间（这些配套设施当时公租房都不配备，只出租睡觉的房间），以至于整个庭院天井被遮挡、分隔，大白天走进也黑漆漆的。那年代很奇怪，房管局只管修缮租出去的房屋，基本不管乱搭盖的事，我奶奶只按户名收取约定租金就行了。



林则徐出生地



我从小生在左营司，长在左营司，19岁后才离开左营司去当兵，其间还经常回来，时间至少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30年时间，这期间还未听到有关左营司与林公有关系的消息，那时已从小学课本上知晓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但身在林则徐出生地却毫不知情，这实在有点尴尬。左营司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扩建湖东路和盖中山大厦，规划拆掉左营司巷子时，有关方面确认了左营司15号是林则徐出生地，又在隔壁的14号读过书，再深入研究，方知林公从小到大到结婚，20多年间几乎都在此生活。这可是重大的历史发现，由此左营司小巷里这两座老宅才得以保存。

有史料记载，林公13岁考中秀才，19岁考中举人，同年在左营司拜堂成亲，26岁又考中

进士，从此才离开福州老家。左营司沉淀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时光。200年后，他在小巷里的生活轨迹被挖掘出来，他早年的故事开始流传。在一条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小巷里留下一代伟人1/3的人生印迹，对后人来说弥足珍贵。现在林公故居打穿了相邻中山路边的一座房子，从小巷里现身中山路旁，门牌号改为中山路19号，可谓重见天日。

左营司老巷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但它的精华部分却被保留下来，这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一上任就抢救了即将拆掉搞房地产开发的三坊七巷，从此福州开始了历史文化古迹保护的全盘规划。这两座老宅院的保留，是左营司的幸事，也是福州的幸事。

米仓与盐仓

叶 润

米和盐，自古至今便是民生根本。古时，米和盐金贵得很，并非随意可得，需专建米仓和盐仓，并由专有机构管理和贩运。福州的旧米仓位于鼓楼区的鼓西地区，历史悠久，可追溯至闽王王审知建立福州子城，设仓屯粮之时。据资料记载，宋代以前这里称为“西版仓”，宋时改称“都仓”。福州知州程师孟下令扩建子城，都仓才被划入城内，此地便被称为“都仓巷”。后来，这里设置了管理粮仓的行政机构——仓厅。宋高宗时期，粮仓又进行提升，近40座米仓用《千字文》的内容来命名，颇为雅致。后来，米仓周围的走道皆铺设上石条，即使阴雨天气，也方便车马行走，仓粮出入。

明代，福州的米仓陆续迁移至通湖路南段一带，此地被称为“米仓前”。“都仓巷”逐渐成为民居，并建有三条南北走向的小巷，但毕竟

曾经为米仓集散地，人们便把此地改称为“旧米仓”。民国时期，这三条小巷分别被称为“旧米仓一排巷”“旧米仓二排巷”“旧米仓三排巷”。

福州米仓为木质结构，四周高筑厚土墙，有专人巡逻把守。各县缴纳的粮米沿闽江船运而来，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行至码头，再辗转板车运至米仓，清点、登记入库。为防止中间有私藏、贪污等行为，特设督粮道以监督、监管。

粮食储存不易，南方更是潮湿、多雨，为防霉变，每三年便更换新的储粮。虽然库粮主要为灾荒和军需准备，但是每逢饥荒之年，真的让朝廷批准开仓赈粮，亦实属不易。百姓食不果腹，饿殍满道，便会爆发民变。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奉命收复台湾，所需军粮主为福建省粮仓供应。当时，福州正遭遇旱灾饥荒，米价由13文涨至36文，灾民



旧米仓新村

恳求开仓赈灾，官方以军粮供应不济为由，置之不理。百姓只得涌至巡抚衙门请愿，哪知巡抚铁石心肠，反而下令镇压、驱赶，引得群情激愤，怒毁辕门。冲突中，百姓死伤众多，该官员后来亦遭革职。福州有句俗语为“三十六折辕门”，讲的便是此事。

当然，我们不能因这些极端事件，而给米仓抹上污名。米仓存在的积极意义远胜于负面影响，是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根基的重要保障。古代，粮食生产量低，储藏不易，且储量有限，开仓放粮、平溢价、解民困都是危难时期迫不得已的举措。四面八方的灾民涌至开仓点，领到的不仅是一点点粮食，还有活下去的希望。那些造成民变动荡的少数闭仓行为，自然会被记录于史册，遗臭万年，成为警醒。

历史变迁，如今米仓林立之地已被民居和商

铺取代。曾经赈灾的稀粥已变成日常白花花、黏稠香逸的米饭，走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以更亲近而美好的形式与民同在，讲述出另一番故事。

旧米仓三排巷有座古朴老宅，是五顶峰茶庄创办人邱享甫的故居。宅子大气、通透，透露出大家风范。五顶峰茶庄开设于清末，位于达明路与渡鸡口的交汇处。茶庄主经营有方，门前摆放泡茶桶，茶香四溢，吸引八方来客。茶庄的“明前绿茉莉花茶”更是招牌，选料精细，醇正细腻，享名于世。这个百年老店，虽已淡出人们视野，但是曾经的名声仍在。前几年，有人得到一盒民国时期的五顶峰茶庄出产的铁制茶叶桶，在网络上拍卖，多人围观、竞价，拍出了不错的价钱。小小的茶叶桶虽已锈迹斑斑，但其上的山水美景和古人饮茶图依然保有着风貌，也残留着茶韵。



民国时期五顶峰茶庄茶叶罐

如今，邱先生的孙辈、曾孙辈仍住在旧米仓一带。几年前，《“五顶峰”茶庄里的老寿星》一文写道：邱享甫长子的媳妇吴益馨是位百岁老人，自从茶庄中落后，依然保留着喝茶的习惯。早晨洗漱后一杯茶，午饭后一杯茶，午休后又一杯茶，甚至感冒不舒服时也斟一杯茶进行缓解。饮茶已然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旧米仓处飘茶香，米和茶看似不相搭，却又如此和谐地融入百姓日常，成为新时代的生活况味。

比起茶来，盐跟米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少年潘冬子把走街串巷收集的食盐用水化开，倒进棉衣里，成功躲过敌人的搜索、盘查，然后把棉衣重新用水浸泡，将盐水煮干，重新获得食盐，帮助红军战士补充体力。这段久远的影像已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里，盐跟粮食一样，必不可少。

福州除了米仓，也有盐仓。福州南台一带是历代盐商云集之地，官办盐务局亦设于此，故



仓前路

有“盐仓前”之名，与“米仓前”正好呼应。清代，即有官督商办盐务的制度。经过盐道的批准，盐商方能运销盐斤。一定程度上，也会允许盐商自行建仓，以补充官建盐仓的不足。盐商在建仓后，会招收搬运盐斤的甲工，每个盐仓需要二三十人。这些甲工并非单纯的搬运工人，也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而是需要向盐商买名额。买到名额的人，就称为名色，才能得到盐商发给的证件，获得贩运盐斤的权利。这种名色是世袭的盐甲，可以传给后代，也可以转租。出租不仅可以收取费用，且名色姓名保持不变，以便随时改租或退租。当时，很多富人专门收买名色，再转租他人，躺在家里便可以收钱。

唐代，福州被设为“盐监”，即产盐的特殊行政区域。民国初，盐务机构由盐道变为盐政处，再改换为盐运使署后，取消商办制度，所有盐斤的运销归官营，商建盐仓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管理盐务的官员被称为“盐运使”。20世纪20年代，福建的盐运使署还曾牵头在福州设立水



仓前山旧影

产学校，后几经变迁合并后，成为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

盐仓看起来只是简简单单的事物，可里面的利益纠葛却错综复杂。当年，福建省盐务管理局因战事吃紧，想调整运输路线，“盐不上桥”，改为桥下各道起卸。这一措施将把桥道变成死道，瓦解桥道盐甲的原有利益。盐甲们当然不肯就范，在有心人牵头下，分电中央财政部盐务署、福建省政府、福建省盐务管理局等部门，痛述起卸惯例不可随便更改，否则将严重影响到盐甲工人的生活。这边不断“上书”施压，私底下又做好了另一手准备——派工人等候在桥下各道处，准备强行搬运。为此，确实爆发了与其他道头抢夺盐斤的冲突，多方协调无效，只能请时任福州井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杞英出来调解。何杞英作风强硬，给起头之人警告道：“甲道的传统习惯是认道不认人，货到哪一道就由哪一道的甲工起卸，有问题以后商议。你可告诉盐甲工人不要蠢动，否则发生问题就由他们负责。”果然，起头

之人不敢再造次，其他人便也偃旗息鼓。不久，官方考察利弊，最后决定仍按原有路线起卸，以“顾全盐甲工人生活”，此事才终于平息。

古时，盐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盐税收入中的“税课”是把税摊入其他产品或商品缴纳的盐税，比如连江县主要为渔配课，渔民一担鱼抽取盐课200文。连江县下屿、北茭、黄岐等皆设有渔馆盐哨，常拦截船只让渔民重复缴纳渔配课，造成盐政混乱，渔民不堪其苦。道光年间，北茭古城门勒竖碑刻，重申不可“剥削究渔，籍（极）端勒配”。

说起福州著名的盐商，不得不提的便是魏杰。魏杰（1796-1876），为唐代名臣魏征后裔，先世“迁居省城东关外菜园口乡，仍以农圃业起家”。魏杰早年辍学后，便攻于盐务，并著有《闽盐论》。因头脑精明，又肯实干，事业风顺水，发达后便广购田产，成为一方巨富，俗称“魏半街”。魏杰生性旷达，热心慈善，出资修复鼓山、东禅寺、地藏寺、九峰寺等地。鼓山

的十八景便是他开辟的，现为公园，建有魏杰塑像，游客熙攘。

魏杰算是成功的盐商，但是并不是所有盐商都如此幸运。著名翻译家林纾便是盐商之子。林纾祖上家境贫寒，祖父每月“治艺所得钱数寥寥无几，生活拮据”，祖母、姑母还得“穷治针黹”借以度日。林纾父亲林国铨幼时，家境贫寒，每天只供得起早晚两餐稀粥。“先取其稠且厚者”给失明的曾祖母食用，然后喂食林国铨，其余人“饮其余沈而已”。

林国铨过着食不饱腹的日子，十几岁时便开始从商，想改善家里的状况。后来，他跟随盐官在闽北建宁办盐务，有了些积蓄，便在福州城内玉尺山典下房屋居住，日子终于好转。可是，林纾5岁之时，林国铨租船运盐去建宁，途中船只触礁而沉，整船的盐消融于水，损失殆尽。待缴清高额盐税、赔偿租来的船只后，几乎倾家荡产。林国铨消沉过后又重整旗鼓，渡海去台湾淡水经商，从头打拼。

林纾8岁时，其弟林秉耀出生。林纾曾在《先妣事略》中记载：“耀生二日，府君客游台湾。资尽，困不能归。岁大侵，澳门贼以筒艇阑入内港，聚江南桥下，谬言与南船竞铁锚，发炮互轰。纾适家横山，距江三里，飞弹蚩然，日夜从屋上过。比屋奔涉略尽，宜人以无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键纾不令出，拥弟及妹环宜人而泣。宜人方缝旗抚慰大姊，言：‘抵夜尽三旗，可得钱四百许。明日，大父母

及尔兄弟当饱食。’”父亲因资尽被困台湾，回不得家；家附近又常遭盗匪侵扰，飞弹从屋檐呼啸而过，夜不能寐，无食可吃；祖母生病体弱，孩子们只会环抱住母亲大哭。坚强的母亲只得缝旗补贴家用，只希望家人们能吃顿饱饭。悲惨的童年经历，让林纾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疾苦，从侧面也反映出盐商之家的诸多不易。林纾16岁那年，因家贫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台湾随父经商，度过了一段难熬的青春岁月。这也造就了林纾坚韧不拔，甚至偏执的性格底色，在困境中想尽一切办法借书而阅，甚至学习绘画、剑术、拳击，到20多岁时，已熟读古籍3000卷，为以后的翻译生涯积累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盐仓之地跟“旧米仓”“米仓前”类似，经过岁月变迁已经大变样。那些故事和人生悲喜已然远去。周边的竹器店、成衣店、水果店、中药店、肉燕店、玉器店等生意红火，车水马龙，一派繁华，再没有曾经明争暗斗的紧张气氛，而散发着舒展的、灵动的生活气息。

曾经的米仓和盐仓，牵扯的不仅是一国的根本，还有很多普通人的命运，一搬一运之间，便是人生百态。今日看来，那些高高的仓库似乎成为历史，其实不然，它们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各个商场橱窗里，换成小小的“仓”，散落零售着。它们剥落附加的色彩，回归到商品最本质的角色，继续陪伴着一代代人品味三餐的酸甜苦辣。

福州的“龙”

岫 云

—

福州至今还保存着许多与龙有关的地名：“龙头”“龙腰”“龙山”“龙潭”“望龙园”，同时衍生出带“龙”字的社区名和校名：龙岭社区、龙泉社区、龙峰社区，还有龙津小学等。

堪輿家认为福州城像一条龙。据地方志记

载，福州“龙”脉起势于晋安区新店之北，那里有座龙窟山。明正德《福州府志》记载：“龙窟山在金鸡山后，山有巨蟒，人以为龙。”龙窟，便是龙居住之所。《闽都记》记述：“龙窟山在五都，其在涧田山之南。”

涧田（在西园），属晋安区新店镇。北是龙窟山，南是南涧山，东望登云山，西邻郭前村，今日居住主题公园、玫瑰华庭一带，便是曾经的



龙头路



龙腰路



龙峰泰山庙



龙峰泰山庙内的城隍官形象壁画

龙窟山。山下有个龙头村，至今路名尚存，建有龙头佳园小区。

福州的“龙”脉出龙窟，逶迤蜿蜒西南方向。在新店战坂到湖前这一段土地上，“龙”向南延，潜游深水，伸入东湖。因城市发展，东湖消

逝，今日湖前、省体中心一带位置，大致就是古东湖水域。北门外直至森林公园一带，有两个古乡村，一名“龙兴境”（境相当现在的乡镇），是福州“龙脉”兴起之处，一叫“龙峰境”。

“龙峰境”的“龙峰河”，今河牌说“接龙湖引水冲污”，龙湖可能是古东湖。龙峰河流过的北门屏山东麓龙峰社区，有一座福建省现存原址最大泰山庙古建筑“龙峰泰山庙”，明崇祯三年（1630）始建，历代修缮，今清代建筑风格，前殿两侧墙壁上保留包括“台湾府”在内，清朝福建十府二州（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延平府、建宁府、邵武府、汀州府、福宁府、台湾府、永春州与龙岩州）城隍官形象的巨大古水墨壁画，见证台湾尚未建省前隶属于福建管辖的历史。现为省文保单位。

龙腾云，飞往卧龙山。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卧龙山，去城五里，一名伏龙山。有三石如品字，名品石岩。石圆而耸，叩之则诸山响应，又名应石。”此处写出山岩不同凡响之状，让人遐思。明学者谢肇淛《游升山记略》称：“出郭门五里，至玄帝亭（在琴亭），折而西度，岭蜿蜒为卧龙山，有石刻‘卧龙山’三字。其下为义井。山椒三石鼎峙，为品石岩。”品石岩旁旧有龙湫寺。按地图标注，卧龙山在义井和湖前村之间，海拔高41.2米，有蜿蜒连绵之态。还记载：“卧龙山也叫伏龙山；又因山上三石沐风响应，也称应石山。”“卧龙山上安国寺，五代王审知为玄沙师备禅师设立，宋李纲曾居之。”相传山

中曾有曾巩、蔡襄的摩崖石刻。山顶铲平已数十年，建有“怡景小区”等住宅。

“龙”脉时隐时现绵延向南延伸，经卧龙山现“龙腰”屏山西麓，今福州西湖宾馆往新店方向福飞南路200米便是，其南延连接山峰像一座大屏风，气势阔大恢宏如龙腹。《闽都记》道：“龙腰山即越王山，半蟠城外者。闽时尝议浚凿城外壕，有言‘此龙脉不可断’，遂止。”古代风水，龙的腰和腹是龙脉之中最为贵重的，禁民在此山樵采，更不准挖断，以免破坏龙脉。越王时在山



苔泉古井

麓建故都，所以又名越王山。自闽越国王起，历代主政闽中官员均在越王山南麓山坡地上开府建衙，设官治民，盛称官衙“坐龙之腹”，稳当庄重。宋代诗人陈轩诗云：“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

龙腰旁有口古井“苔泉”，又名龙舌泉，碑刻“苔泉”二字，相传为宋书法家蔡襄手迹。泉水清澈见底。《闽都记》记载：明代滑稽秀才郑堂父、永乐进士、宁波太守郑珞墓和永乐进士、贤明县令林真墓都在龙腰山，今无踪迹可寻。

传说“龙鼻双孔”是古代鼓楼巨大的双门楼阁建筑的双门；龙一对“龙须”在东街口北的大小龙湫巷一带，福州话“龙湫”即龙须之意，实为城内河沟东龙西湫河。今聚春园菜馆南边原有小弄名大龙湫巷，此巷已废。聚春园对面有小龙湫巷，内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的“小龙湫巷重修水井”捐钱碑。“龙头”上的犄角则远在于山和乌山，唐五代时两山分建有定光塔和坚牢塔，俗称白塔、乌塔，两塔便是福州“龙”的角。于山脚下的东泰路与仙塔街之间有登龙巷，五一中路有龙庭境。

堪舆家如此想象布局遂形成福州全龙地貌。史志载笔屡有记述，民间口耳相传。

二

福州还有不少古今景点路名与龙有关，则是



龙山巷



龙潭角

民间神话传说的延伸衍变。

鼓楼的龙山巷，在开元寺附近的井大路，顾名思义与龙有关，然而行走在龙山巷，无龙踪迹，连山的影子也没。但是一栋栋居民楼与大厦都带“龙”字：龙山新苑、龙山大厦等，这源自福州的“三山藏，三山看不见”。屏山、乌山、于山的主脉鼎峙城中，蜿蜒起伏，可谓“三山现”，而其余的都是它们的支脉、余脉，贯于城中，或“藏”或“看不见”。

龙山即灵山，屏山地脉的终点。宋梁克家《三山志》载：“灵山，俗讹作龙山，与芝山相连，一山二名，皆越王之支也。历代铲凿殆尽，微见冈阜。”龙山就属于“看不见”，早已经历代扩建，被铲平了。《竹间十日话》卷六：“龙山境前有潭石，圆如大栲栳，亦龙山地脉。龙山在七穿井，入龙山巷左边居宅中。”1994年龙山巷旧城改造，发现刻有“龙山”二字的岩石潜藏在龙

山境七星井临水宫一口井内。

闽江水奔流至三县洲、中洲时，被仓山的山体阻挡，拐了个大弯，转弯处成深水窟。古代相传，这深水窟水深不可测，有兴风作浪、呼风唤雨的龙蛰居，所以称之为龙潭、龙潭窟，其江滨叫龙潭路。

通往三县洲岛索桥旁临江一小角落，大榕树绿荫下，有一紫红围墙，门额上镏金书“龙潭角”，一排小字“祈雨处 放生首池”。左右两边镏金对联：“祈雨救灾得万民，放生超度功无量。”相传1000多年前，福州地区大旱，唐末著名的妇孺保护神陈靖姑在龙潭这里举行道场，祈雨斗龙。

龙潭路的半腰山坡上，有闽台各界人士共同出资，2002年倚山建成的高大宏伟、飞檐翘角的陈靖姑斗龙祈雨红庙宇。拾级拐弯曲折而上，经龙珠亭进入闾山法门，一座高达8米，身背宝剑，右手握持铃铛法器的陈靖姑石雕法像，矗立

放生池中，脚底石雕浪花滚滚，浪花上有一条被她斩压的石雕蛇精。法像旁有座百花桥，桥上亭亭玉立两位美貌女子：陈靖姑站在林九娘身边，林九娘坐在桥栏杆上，水里面丑陋邪恶的长坑鬼，伸手抓住林九娘落入碧水中的长发，想拖她入水。这“陈靖姑与长坑鬼斗法”的石雕作品，把千年神话演绎成了永恒的艺术。

祈雨宝殿似宫殿园林，传统的中国雕花大门、石狮龙柱，两层楼殿云影飞延，慈光映日，周围翠茂高树比肩。殿内宽敞壮丽，中间塑有高大的三奶陈靖姑、林九娘、李三娘神像，脸形俊美，像是孪生姐妹。两边是许真君和观音像，再外围是陈靖姑手下的一大班神仙，王太保、丹霞大圣等。墙上有幅壁画，描绘陈靖姑祈雨的情景：右手舞剑，左手持牛角，踩在江面一张草席上作法，有个水鬼正在拉扯草席，一角已经沉入水中，另外三个角被几只鸭子叼住……

秋日来祈雨宝殿祭拜陈靖姑，在寺门外还可俯瞰观赏闽江浪花翻卷、波澜壮阔的“龙潭秋潮”美景。尤其是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随着一年的大潮，龙潭江面水涨迅猛，大旋涡浪花翻卷，波涛滚滚，响声如雷，蔚为壮观。

三

福州闽江北岸的望龙公园，名称也缘于传说：闽越王无诸之子余善在“有台望江”畔的山上钓鱼，钓上来一条白龙。估计当时发生了“龙

吸水”的自然现象，看成是一条白龙，江就被取名“白龙江”。今大庙山上有钓龙台遗址（今福四中内）。钓龙台旁边，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钓龙井，井深20多米，井水清澈，常年不涸，现仍保存完好，井栏后刻有“钓龙井”字样及其说明。

相传余善钓得白龙后，将它豢养在井中，有一名僧人在钓龙井汲水时，觉得桶内十分沉重，提起来一看，发现桶中有条铁链。此时，天色大变，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一条白龙腾空而去，



钓龙井



龙岭顶

因而此山顶被称为龙岭顶，今有龙岭社区。在其山脚附近有台江区苍霞洲白龙路，后洲透龙街，洋中街道秋龙巷，帮洲福龙道以及五龙塘、龙头桥、龙卧铺等。

白龙江从南台岛最北淮安石岙分流而来，奔腾不息，穿过市中心鼓楼、台江，在南台岛最东南角与乌龙江汇合，于是马尾有了登龙岭（存留宋代摩崖石刻“登龙”两大字）。

“有台望江”的临水畔，今为“望龙园”，是闽江公园主景园，公园的入口有一座全国独特的20多米高的白钢构巨型张拉膜造型建筑，如巨龙腾空，造型优美，气势恢宏，是闽江公园（北园）的主题标志，雅称“望龙起舞”。公园临江



闽江公园望龙园



闽江公园福印台上的龙图腾

的巨大福印台上，放置着一枚中华印章之最“世纪巨印”，正面为古朴庄重的汉印印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后面为中华之图腾“龙”。

望龙园有大型露天水上舞台，可容纳2500名的观众阶梯。望龙园一度成为福州举办集体婚礼的佳处，平时是市民晨练、广场舞、唱歌、避暑纳凉等场所。卧“龙”之处必定生机勃勃，龙腾虎跃。

榕城杂记

林万春

梅花丛中觅诗屋

退休在榕，无牵无挂。我家的后门是金鸡山，俯仰即是，片刻可到。《闽中记》载“秦始皇时望气者，云此山有金鸡之祥”，遂名之。如今这里草木蓊郁，我见过窜出草丛的小山鹿，也多次邂逅珍贵的白鹇，还采过一次灵芝，林林总总，清风明月不用买，老夫聊作少年狂。

到了金鸡山，不能不说半山梅园。梅先天下春，唐诗宋词中，写梅的不胜枚举。你看，一丛丛梅枝乌青，如名家挥毫而出，金钩银折，遒劲潇洒。数百株聚集，有一股蓬蓬勃勃的气势。园上方为清代著名盐商、慈善家、诗人魏杰的故居，诗人一生爱国爱乡，“性比松竹，情同泉石”的风韵和梅的清骨相衬，互为知己，特别迷人。

今天，我来到山巅平地，一座铁塔可登高



望远。南边双塔映日，闽水渺渺；北边有北峰拂云，雁过留声，令人神清气爽。塔边香樟下长椅，有数位老者小憩，一对情侣在打羽毛球，动静各取所需。西北角即为魏杰故居。魏杰故居原在晋安塔头街，1993年旧城改造时原样移建于

此，约占地 800 平方米，四围是福州特有的马鞍墙。故居前有梅林烂漫，后有一片翠竹摇曳，清风明月虫鸣，我觉得，这倒是符合“山水知音，农家诗人”的一贯风格。

故居与闽都清代小康人家的民居无异，管理人员全是魏氏后人，利用节假日开门，讲解和烧水打扫，闲时练练字画，也乐在其中。小魏姑娘说，山下金鸡山路的地藏寺，也是魏老爷子筹建的。地藏寺曾长期作为民间停柩之所，还一度成为榕城第一个火化场，为无主孤魂和穷苦人服务。它还是“戊戌六君子”林旭的停柩处。变法失败后，林旭的尸首被义仆朱德贵冒着风险运回福州，灵柩在金鸡山地藏寺停放了三年，最后夫妻合葬于北门外。

诗言志，歌缘情。魏杰的诗几乎都是歌唱乡土的，如这一首《鸭姆洲》：“绿鸭滩头聚一丘，渔村蟹舍乐无休。路通河口水长绕，潮过江心沙不流。柏岭樵歌吟上下，钓台月色照春秋。当时祈雨钟灵地，仙女直连螺女洲。”不仅引述民间传说，富有生活情趣，而且用韵自然，朗朗上口，有点刘禹锡竹枝词的味道。故居壁上也有魏杰诗抄：“金鸡洞壑白云间，围住真山当假山。五岳匡庐常到眼，免携杖履远跻攀。”只要在山上转一转，就好像看到三山五岳，先生的爱恋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也算凤还巢、龙归潭了，不知大师的灵魂安否？而青山有幸，吾辈有幸，金鸡山从此有了大师陪伴，斯文绵延，四季吟唱，幸甚至哉。

登云湖畔白鹭飞

第一次带女儿郊游的佳处，便是榕城东北郊的登云水库。正是晚秋时节，青山如洗，湖水清澈，西北岸芦花怒放，白茫茫一片，如洁白的雪。随风摇动的芦苇很美，让我想起京剧《沙家浜》的芦苇荡，想起吴冠中的画，信笔涂抹，“迎风摇曳多姿态”。两只老山羊带着一群羊羔，不紧不慢跟随一只护羊犬，“咩咩”的亲昵声融入鸟唱。在林间小憩时，女儿邂逅灰背鸟和一窝鸟宝宝。一愣一呼，叽喳声中，女儿觉得十分新鲜，它们亦表示惊讶……

也有古典和故事。北三环路下的仙水庵，一口泉井水甘如饴，来汲水的村民络绎不绝。庵内供七仙姑和孙大圣，想必他们的传说家喻户晓。湖边西山有杨真君庙。方志记载，杨显是南朝陈朝人，时为闽州刺史手下大将，智勇双全，动乱后隐居这一带行医，德声远播。百姓建庙祀之，现尚遗嘉庆丙子年香炉。

说说眼前水库。登云水库是 1956 年 7 月建成的，系将山间流淌的桑溪水拦腰筑坝而成，总库容 333 万立方米。坝基为岩石，砌建时将巨岩炸开一凹槽，用水泥沙浆砌墙嵌入其中，非常坚固。坝顶 146 米，宽 4 米。东干渠长 7 公里，西干渠长 4 公里，可灌溉 10 个村，6000 亩田地。一水荡漾，群山怀抱，桐花点缀山脊，仿佛雪花缤纷。向西南眺望金鸡山，隐约可见山上蜿蜒的



木栈道。

湖畔花木葱茏，小叶榕、法国梧桐、香樟、金桂、夹竹桃、三角梅等点缀其间，如诗如画。农舍前一株紫薇树，“笑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花瓣洁白如雪，花团锦簇，如一树耀眼的琼花，飘飘洒洒，纷纷扬扬，非常漂亮。不久，宅门“吱呀”一声开了，笑眯眯的女主人请我们入内喝茶。

因为是双休日，湖边游人不少。一对情侣来了，小伙子一下摩托就宽衣解带，赤条条跳入碧水中，弃女伴而不顾。也有文明的，一对母女坐气垫船在湖面上划桨，嘻嘻哈哈地悠荡，年轻的爸爸在岸边徘徊“护航”。也有老少三口湖边钓鱼的，男人垂钓，少妇扶着儿子的背，微风吹动旗袍，勾勒出婀娜的线条，如一树美丽的紫薇。湖鱼极丰富，有罗非鱼、白鲫鱼和少量草鱼，曾有高手一竿钓起 38 斤的大青鱼。我与钓者无缘，

一家人在浅水拾湖螺。也不过一个时辰，就拾了一大袋，女儿还拾到两只外壳乌亮的湖蚌，举手欢呼，哟嚯，竟有巴掌那么大！

“一行白鹭上青天”。登云白鹭上百只，都栖息在芳草如茵的湖滩上。白鹭全身洁白，性好群居，以小鱼虾为食。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吟唱过白鹭。李白的《白鹭》写道：“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旁。”郭沫若干脆赞它就是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由于“鹭”的谐音，所以常用于传统吉祥图案，如一只白鹭和芙蓉画在一起，是“一路荣华”的意思。明清两代，白鹭是七品文官的官服纹样。难得的是，眼前湖滩上几十只黄牛和鹭群极为友好，白鹭为牛驱牛虻，牛一掀开草丛，便让白鹭上前啄食，一大一小，一唱一和，难得的和谐。放牛的娃说，每天都这样的，几百只鹭和五六十头牛，它们是最要好的邻居，一向互助互爱。

“第一山房”读书声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来到乌山脚下的“第一山房”。

邓拓在此度过勤奋刻苦的青少年时光。他是我仰慕的“党内才子”和作家，我多次到“第一山房”瞻仰。早在南宋绍定年间，这里就是状元黄朴的故居。眼前一幢三开间的两层小木楼，坐北朝南，雪白的粉墙与黑漆梁柱成鲜明对比，一种清末民国初建筑风格，简朴、淡雅而又凝重。后山一片石崖，刻有古人“第一山房”几个隶字；右侧一块飞来石，又有前人题咏：“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一股浓浓的书香味。东墙外，有唐代古塔的塔影，隐隐桂花香。

“第一山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幽，成为历代文化名人的居住地，除了黄朴，清康熙学者、诗人陈轼，乾隆侍读学士叶观国都曾是这样的主人。清嘉庆初，此宅又易手著名诗人林材，才正式更名为“第一山房”。光绪年间，此房又归严家所有，邓拓的父亲邓仪中入赘严家（后中了举人，曾任知县，后期一直以教书育人为业），育有四子三女，其中邓叔群、邓拓是中科院学部委员。

福州是驰名全国的“院士之乡”，有数学家陈景润、鸟类学家郑作新、科普巨星高士其等数十人，人们耳熟能详。置于文庙“院士风采”展最前面的，是邓叔群、邓拓兄弟，双星灿烂。邓



拓是难得的大才子，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是著名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革命家，在文史哲方面多有建树。哥哥邓叔群是留美博士，两次获全美最高学术学会金钥匙勋章，在我国真菌研究方面有贡献。“第一山房”是天才的摇篮，邓家四儿三女，邓拓排行最小，也最勤苦。仅靠父亲在师范教国文的收入不够，邓拓常常跟哥哥上山搂树叶、捡柴火、挖竹笋，以补贴家用，更好地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据亲人们回忆，小邓拓爱书如命，常挑灯夜读。“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成年后，他写了几十篇倡导读好书、勤读书的文章，如《生命的三分之一》《三分诗七分

读》《有书赶快读》《半部论语》《读书也要讲姿势》等。如今“第一山房”也是邓拓纪念馆，展有大师的书画和文房四宝，微弱的灯光下，一支戴有金帽的绿杆钢笔，笔帽仍是旋开的。墙上挂有他着八路军装骑高头大马的旧照，英姿勃发，上马行军打战，下马读书写作，是他烽烟中戎马一生的写照。遗憾的是，如今那杆笔再也流不出一滴墨水。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我幼年枕边书。文如其人，平易近人，他的文字清新好读，如朋友月下谈心，素材概来自现实，无关风月。他讲养牛、养蜂、养蚕……贴近人间烟火，娓娓道来。

《白开水最好喝》《长发的奇迹》等，看似信手拈来，却又充满生活的哲理。而《青山不改》从《水浒传》讲到《周礼》《齐民要术》，事关植物学原理以及树木培育方法，“但愿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经过我们栽培，能逐年出现更多的森林”，较早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还有，他写的杂文，涉及历史题材不少，大多是宣传历史光明面，纠正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拨乱反正。我喜欢他的随笔《一品红》，一些植物学书籍上说，一品红原产墨西哥和美洲中部，其实《诗经》和《本草纲目》早有记载，它就是地道的“中国种”。“一品红，又叫万年红。当着北国严寒的日子，万花凋零，此花独盛，点缀着冰天雪地的整个冬季。一直等到春回人间、群芳争艳的时候，它才完成任务，悄悄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性格，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啊！”

赤胆忠心，一腔热血，这就是一品红的特质；而作者是最敬慕的作家之一，我是读着他的杂文长大的。后院石崖上，刻有邓拓写的七律，似乎概括了自己短短一生：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临别山房，我回头望了一眼，耳畔传来一阵阵读书声，如连天的闽江潮，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滚滚向前。

榕城有条马厂街

前些年阳春三月，我和摄友到榕城仓山拍近现代洋建筑，因此来到马厂街11号“忠庐”。“忠庐”建于1932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秘书吴淑贞在此居住多年；此庐不仅高大、宁静优雅，还被志书誉为“福州市西洋建筑艺术风格突出的典型、近现代建筑城市发展的载体”。我们正绕着外墙“隔靴搔痒”拍远景，恰巧主人外出打网球归来，热情邀请大家做客，两只爱犬也兴奋地在 一边蹦叫不停。

主人叫应荣荣，原在市建委工作，已退休多年，这位花甲老人挺阳光、健谈的，就像我们熟悉的普通工人兄弟。进了屋，尖顶、露台、百叶窗，西式的拱门走廊很宽敞，除了浓浓书香味，还摆着一台钳床，各种工具一应俱全，竟然还有

几件半成品。他说有空常为亲友和熟人做些小玩意儿，如金属炊具、钥匙什么的。看得出来，这是个热爱生活、喜欢动手的人。

建筑的确很别致，高3丈多，三层都是木地板，青砖拱门百叶窗，露天的阳台特别精巧，在金黄色阳光和花香笼罩下，仿佛是百灵鸟和夜莺经常光顾的地方，整个风格（尤其在满墙爬山虎藤叶的衬托下）显得典雅大气，而且冬暖夏凉，十分宜居。

最吸引我们目光的是满院子花草，前院的几株古树枝干遒劲，似金钩银撇，一排佛肚竹也十分风雅。后院更空旷，有三株高大的杧果树，互为犄角，树下有木瓜、番石榴、龟背竹、茶花和各种兰花，鲜活水灵。应荣荣特别为我们介绍了一棵高大的昙花：“昙花一现很好看，我特别拍了几张照片，供来往亲友欣赏。”一口圆栏旧井也引人瞩目，井水清清，可以照到人影，如今供主人用来洗涤和浇花。

忠庐是在应荣荣的外祖父许世光手上盖起来的，当年他是“电光刘”的会计师，勤勉做事，清白做人，深受刘家信任。应妈妈也是闲不住的人，这三株杧果树就是她种下的，她一生爱国爱乡，退休后还帮街道做事，一直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享年95岁。

我们问起如今家人何在。答道：妻子在日本，那里的滨海气候适合她养生；独生女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人类生命科学，从事医学研究。他不喜欢日本的喧嚣，过两三年再考虑和家人相

聚，故土难离啊。他退休闲下来后，一个人并不感到孤独，种种花，打打球，有时会会亲友。如今仓山在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大量近现代建筑成了宝贝，这是他退休后最高兴看到的事，做梦都在笑。

说起建筑，他如数家珍，附近几步路，就有爱庐、拓庐、梦园、可园、以园等，修新如旧，都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梦园是同盟会会员叶见元出资建造的，为两层带地下室英式风格建筑，民国时期多次侨务、政务会议在此举行。他特别喜欢诗人林徽因住过的可园。当年林徽因不喜欢先人在高桥巷置办的日本式平房，喜欢住可园这种中西结合带花圃的庭院。1927年8月中旬，她根据福州习俗，新婚后回祖居地福州拜祖，在此停留一个月，并将母亲接回北京供养。听应妈妈说，林徽因一副美人胚子，身着藕色旗袍，圆肩细腰，唇红齿白，走路的背影挺好看。林徽因的福州话说得极流利，和大家相处愉快，始终视此地为故乡，视出生地杭州“仅是半个”故乡。在同人的陪同下，她游览了鼓山、鼓岭、西湖等风景地，为乌石山一中演讲《建筑与文学》，为英华中学演讲《园林建筑艺术》，还精心设计了东街文艺剧场，在闽都掀起一股名人潮。在应荣荣心目中，当年24岁的林徽因不仅人美、诗美，还特别有事业心，给家乡带来不一样的“人间四月天”。

影影绰绰，万紫千红，榕城今非昔比，应荣荣憧憬的春天就要来临。我们给他和忠庐合影，同时摄取的，还有阳光、花香和鸟声。

老卤飘香

——你不得不知的南后街1号

光也

哪一家老字号的变迁能浓缩福州近代百年的历史？或颠沛流离或艰难营生或迎向春风或在新老时代的交替下完成传承之路……曾经的南后街1号——老卤酱鸭店，有着你不得不知的福州往事。

“老卤师”和“老卤酱鸭店”的由来

林德兴生于动荡的1911年。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六七岁的林德兴已经在外祖父母家位于三坊七巷的香店里做伙计贴补家用。林德兴乐善好施、踏实肯干，人缘十分不错。

1924年，生活有所好转的林德兴在南后街开了一家酱鸭店。一次偶然的机，他解救了一位在新旧时代交替下投亲不着、贫病交加的清朝御厨。他不仅慷慨解囊为其请医治病，还托人帮他找到了官府头厨的工作。二人因而也结成了八拜之交。

在日后的相处中，御厨发现林德兴颇有烹饪天赋，一方面感激把弟当年的救命之恩，一方面也希望毕生所学有所传承，所以将自己精通的全国各大名菜系的烹制方法都倾囊相授。一番授业下来，林德兴的厨艺突飞猛进，酱鸭店的生意也日渐红火，食客如云。

林德兴的酱鸭店在三坊七巷乃至整个省城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名人也越来越多。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身姿挺拔的老人走进了林德兴的酱鸭店，他就是有着传奇一生的海军名宿萨镇冰。同为福州人，此时的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福建省省长的头衔已化作了历史云烟。萨镇冰当时正住在与林德兴酱鸭店一街之隔的朱紫坊萨家大院里，对林德兴的手艺也是知晓一二。萨镇冰此次来访是希望说服林德兴去海军战舰上做主厨。当时的中国舰船上将官多为福州地区人。林德兴精研闽菜烹饪和卤货等风味小吃，定能抚慰因战事疲劳又思乡心切的将士们。

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林德兴果断答应下来，将酱鸭店托付给了族亲，便踏上了启程的道路。1930—1935年期间，林德兴成为海军战舰的高级主厨。许多来自福州的舰艇官兵都对林德兴烧制的闽菜和福州小吃赞不绝口。来视察军舰的海军部长陈绍宽，在品尝到家乡菜时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夸赞林德兴烧的菜“甜而不腻，香而不浊，皮酥肉嫩，精致不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德兴一家和很多当时的福州百姓一样，随省政府内迁永安，在永安的闹市区继续开店营生，售卖拿手的酱鸭等卤货食品。因着老御厨传授的秘籍和在舰船上与天南海北的厨子们的交流成果，林德兴在烹饪上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根据春夏秋冬鸭子肉质的不同，用柴片、柴条、木炭、煤火等燃料来控制所需的烹饪火候，在卤味调料上精挑细选，根据季节来调整配比，烧制出了风味独特、色泽诱人、五味入骨、骨酥肉嫩、皮薄香脆的卤味。对市场和美食感知力强的林德兴还发现，永安当地历来有食猪肉的习惯，猪内脏等下水烹饪后的食品在这里极受食客们的喜爱。另外，永安猪肉的价格，尤其是猪下水的价格远低于省城，林德兴从中看到了商机，索性将原料扩展到了猪下水。在一遍又一遍秘制卤汁的翻腾和浇灌下，猪下水里丰富的氨基酸被完全激发了出来，刺激着食客们的味蕾，也让林德兴的酱鸭店火遍全城，得到顾客和同行们的推崇。

当时，从福州内迁到永安经营酱鸭的店铺不



在少数，空闲时同行们常常聚在一起喝茶攀谈，大家有意无意地给这些酱鸭店排了个内部名次，公认的榜首便是林德兴的酱鸭店。同行们说到林德兴的手艺时一个个露出甘拜下风的表情，还尊称年纪不大的林德兴为“老卤师”。老卤师、老卤师地叫着，叫的人多了，酱鸭店也就变成了老卤酱鸭店。

重返福州，买下南后街1号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德兴携家带口返回省城福州，在南后街1号重开酱鸭店，而这一次，“老卤酱鸭店”的店牌一挂上，又一次轰动全城。

除了从省城到永安，又从永安回到省城，一路跟随的老饕之外，林德兴的“新花样”给老卤酱鸭店圈粉无数……

一口油迹斑斑的卤缸摆上，当街埋灶开锅，一只只身宽体长、胸腿紧实饱满的鲜鸭沉入锅

底，在特制的秘方卤水里三沉三浮，开锅前，沸腾的锅里弥漫出酱油的咸香、肉质的清香、香料的辛香，三者交融在一起，飘香溢满整条南后街，令人垂涎欲滴。不少行人停下匆匆步履，寻香而来，一边排队等着酱鸭出锅，一边观看老卤师林德兴闻香知味、隔屋调味、观色起锅等出神入化的烹饪表演。热气腾腾的酱鸭一出锅，迅速被瓜分完毕。那色泽红亮、酱香浓郁、香而不腻的酱鸭及其他卤制品迅速享誉榕城，城南城北的食客为了这一口心头好，常是步履迢迢，赶到城中的南后街，但有时面对着空空如也早已售罄的柜台，长吁短叹，就恨自己没早点出门，不加快点脚速。

彼时的南后街不仅存留着大量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士绅大厝，后代中也不乏社会名流与当时各行各业的翘楚，如世居文儒坊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住在小黄楼的传奇闽剧艺术家郑奕奏、生活在桂枝里的书画金石名家陈子奋、“电光刘”家族、“尤半街”尤氏家族等新兴家族，以及林则徐林氏、沈葆楨沈氏、陈宝琛陈氏等闽都世家。除此之外，从南街到南后街，南北京果、绸缎布匹、糕饼线面、古旧书店、印书作坊、柴米油盐酱醋茶星罗棋布，还有着木金肉丸、同利肉燕、永和鱼丸、鼎日有肉绒等闻名遐迩的福州老牌小吃。元宵节的灯市、中秋节的塔市、常年不间断的鞋市更是赚足了人流红利。可



以说，这一带汇集了福州门类最全的行当，放在今天也是“商业顶流”“旺铺林立”。

从动荡中慢慢恢复过来，在省城彻底站稳脚跟的林德兴在两年之后由租改买，果断买下了黄金商铺——南后街1号，从此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南后街1号完“璧”归“兆”

时光飞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波及林家，老卤酱鸭店也因此被迫歇业。当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东南沿海，城市复苏了，老卤酱鸭店也随之“重出江湖”。这一次，林德兴带上了小儿子林兆璧，在南后街南口的榕树下摆起了酱鸭摊。

“闻讯而来的新老旧客把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从早上出摊到晚上收摊，小车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林兆璧感慨地指着今天南后街南端、澳门路与吉庇路交叉路口的那棵近20米高的大榕树，告诉笔者这就是当年那棵树，在今天路过此处的汽车车主中难免会有抱怨这棵拦路树的，但在林兆璧的心中，这棵树见证了他从父亲那儿传承下来的老手艺、生意经，甚至是父亲秉持了一生的林家祖训。

在接手父亲的酱鸭店前，林兆璧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派，洋西装、打领带，外表光鲜帅气。学习卤制手艺之后，起早贪黑，宰杀鸭子和清洗那些不那么“美味”的猪下水，还得在大铁

锅前汗流浹背地烧制卤味。这样的转变不容易，但父亲为这个家的付出他一直看在眼里，所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围裙一系，洋气小伙儿摇身一变，成为掌勺大厨。

林德兴做事认真、严守工艺的态度也影响到了林兆璧。林兆璧在原料的采购、调料的选择、火候的把控上精益求精，有时近乎苛刻，所以即使早已完成了老卤酱鸭店的新老交棒，熟悉的食客也没有尝出变化来，品质和口感是一样的。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林兆璧的“听话”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林兆璧回忆说，当时他一心想着要“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托一个在道山路开药店的顾客帮他吧香料都开出来，想自己研究研究，配出一个更好的卤制配方。“我父亲知道后，看到我乐于钻研很高兴，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看好我能研究出更好的配方。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试过的所有方法父亲都试过，这才有了凝结父亲一生烹饪心得的独家卤制配方。”林兆璧说。

由于历史原因，原来的南后街1号店铺被隔壁理发店占用成为烧水房。摆摊一年多，林兆璧每每抬头看见自家的店铺，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敲开了理发店的门，让他大感意外的是，理发店的主人居然很爽快地答应把店铺还给他。原来，曾在这儿工作的一个老工人告诉过这位主人，说是上一任主人交代过，这间店铺原来是老卤的，要是老卤回来了，要还给人家。

先是匀出南后街1号的一角让林兆璧一家结

束了摆摊经营的日子，两三年后，南后街1号终于全部回归，同时，林家的老卤酱鸭店成为当时福州第一家个体酱鸭店。

林兆璧说：“父亲给我起名字时借用了完璧归赵的故事，希望我重信守义，做人做事认真踏实。父亲用一生践行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祖训，我也这样教导着我的子女们。”

焕新归来

遵祖训，严把质量关，几十年中，老卤酱鸭品牌在林兆璧的手中不断发扬光大，不仅享誉榕城，在海外乡亲中亦久被传颂。许多远在海外的华侨回乡必来到三坊七巷的南后街1号老卤酱鸭店一尝美味。阔别家乡已久的华侨甚至让亲友带着老卤酱鸭远渡重洋以解思乡之情。

时间回到21世纪，2011年，老卤酱鸭店被商务部列入第二批“中华老字号”名录。但早在4年前的2007年，老卤酱鸭店就进入了首批“中华老字号”评选的决赛圈。与首批失之交臂，这还有段陈年往事。

2006年，福州全面启动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程。2007年征迁过程中，因为产权证冻结，所以提报材料缺失，老卤遗憾落榜。在三坊七巷改造的这几年时间里，许多老顾客想念着老卤家的味道，不断打电话询问林兆璧何时重开老卤酱鸭店。“一开始的一年，每天都有六七十个老顾客的电话打进来，后面三四十个，虽然渐渐少了，但



南后街老卤酱鸭店

还是很多人想着老卤。”林兆璧说，甚至有许多三坊七巷的老街坊几经辗转找到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尝到老卤酱鸭。原本劳碌了半辈子想要休息的林兆璧感动于这么多人的“念念不忘”，于是决定重开老卤酱鸭店。

2012年，歇业五年之后，中华老字号老卤酱鸭重返三坊七巷，还是在南后街南口，以吉庇路福汇楼87-8号的店铺回归。除了老卤酱鸭，和三坊七巷一起焕新归来的还有永和鱼丸、青红酒、同利肉燕、聚春园等一众老字号。品读这些福州老字号的故事，似乎每一位创立者和传承者的身上都烙印着勇往直前、抓住机遇、坚持不懈、诚信经营、慷慨大方的品质，可能这也是福州的城市精神吧！

大音希声：匠心“十番”百世功

朱慧彬

一

周朝有“风雅颂”，秦地有秦腔，闽地有“榕腔”，有“十番音乐”。“十番”，民间也称“十欢”“什欢”“十番伕”等，是福州主要的民间器乐。

福州“十番音乐”不仅流行于闽都城区，也流行于下属区县，向北到南平，向东到宁德等地。“十番音乐”流传下来两大派别，一支是“福州茶亭十番音乐”，另一支是“闽西客家十番音乐”。福州“十番音乐”又分出“连江”一支。百年间“十番音乐”接受了道教、佛教等各类音乐，融众家之长，成合奏交响曲，广泛用于迎神赛会、百姓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

“十番音乐”，喧而不闹，响而不噪，音乐

通透，十分契合福州人喜欢热闹的性格。而福州“十番音乐”的演奏形式主要有“坐奏”与“行奏”两种。表演者且奏且歌，收放自如。“十番音乐”的传承基本是口传心授，曲由心发，乐由心生，早期继承者较多为华侨。相对福州城区而言，因地理交通环境制约，连江“十番音乐”保持了较好的古乐风格，

“闽山庙里夜人繁，闽山庙外月当门。槟榔牙齿生烟袋，子弟场中较十番。”这首由清代乾隆初年侯官（今福州）举人郑洛英所作的《榕城元夕竹枝词》，通常用来佐证“十番音乐”在闽都夜演的盛况。词中所称的“闽山庙”就在闽山巷。

二

“十番音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增鑫先生



“十番音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增鑫



旧时的茶亭街

表示，“十番音乐”称为“十番”是因为传统演奏的乐器主要由笛子、逗管、椰胡、云锣、狼串、大小锣、大小钹、清鼓近十种组成。后来又加进了笙、木鱼等乐器。演奏者为求得音律和谐、音域饱满，又将原来管弦乐器配成双笛、双管、双胡等，器乐音域更为丰富、宽广，和声变得更为宏大、震撼。

“十番音乐”演奏时强调后半拍，音乐高八度，风格粗犷，明快短促，有如轮番演奏，故名“十番”。而为“十番音乐”等地方器乐提供制造、维修或售后服务的正是像王增鑫先生所在的“老天华乐器铺”这样的行当来承担。

据王先生介绍，老茶亭街南起洋头口，北至南门兜，自古乃福州繁盛之地，是福州城有名的手工艺街，最鼎盛时，手工艺作坊达百家之多，林立的店铺类似“吊脚楼”，楼上住家，楼下营业，或者前店后坊。有专门制作打击乐器的店

铺，也有专门制作民族乐器的。王家祖上的大户人家，以制作闽剧、“十番音乐”所需的乐器为主，早期叫“天华斋乐铺”，后改名“老天华”。

据王先生回忆，清末民国初曾祖那代出过一位将军及多位官员，家业兴旺，在茶亭开有皮草店等产业，门庭若市。当时，住在茶亭一带老城区的富户人家喜欢请“十番音乐”等地方乐团上门办堂会，王家也会办堂会。即便到了王先生祖父这辈，家里也十分热闹，常有乐团排练。小孩子们就围着大堂几根又粗又大的柱子上蹿下跳地看热闹，看台上穿着大红民族服饰的长辈们活灵活现地表演，一个手势，一声榕腔，一段音乐，神采飞扬。当然台后还会摆上几盘难得一见的零食与水果，嘴馋之余不免心生羡慕。有时乐队盛装出行，街巷鼓乐喧天，那阵仗能敲开千家万户的门扉，一家家的孩子撒腿跑出家门，情不自禁地尾随，成为乐团仪仗队的一分子。孩子们并非

只为得到一颗糖果分赏，更因了乐团的威武之姿、得意之气。

有了民间音乐的熏陶，王家几代人从爱上“十番音乐”到学习演奏技巧，再到研究制造器乐便顺理成章了。从这个角度讲，福州“十番音乐”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指“十番音乐”；另一层指“十番音乐”打造的演奏乐器的制作工艺，它们共同成为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老天华乐器铺是孕育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天华”乐器制作技艺的摇篮。乐器铺连接着民间音乐人与乐团组织，于是众多“十番乐社”便应运而生。

最早的乐社叫“大罗天”，清乾隆年间创立，后随着“十番音乐”兴盛，“大罗天”逐步分支出“鹤鸣皋”与“盛世元音”。直到今天，“新

大罗天”乐社老艺人仍然活跃在本土音乐的舞台上。

走进台江区白马南路大庙新村，一座相当简朴的乐器店铺就坐落在马路边的三角绿化带，它的不远处便是上下杭、福道（文道），四串相连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两条红红的中国结拱卫左右，“中华老字号”匾额高悬，使这家店铺增添了几分古朴庄严。

乐器铺门向北而开，四五十米见方的店里器乐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入口左侧一支狼串悬于墙，颇似草原民族的图腾。接着二胡、椰胡、琵琶、越胡、京胡、板胡、三弦琴占领了东面墙。一把颇具地方特色的大月琴在南墙找到自己的位置，长着两只小眼睛的大胡琴与十只九宫格般架起的云锣甘心做着陪伴。而本土戏神——田都元帅则端坐高位，接受吉铺香火供奉。

乐器铺大多时间颇为安静，它更像是一家本土传统乐器的博物馆。店主人、“老天华”新掌



老天华乐器铺

门王增鑫先生介绍，老天华乐器铺是2006年茶亭街改造时迁过来的，办地址变更手续时，王增鑫的母亲为这家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店铺注册了商标保护。

据王先生提供的一份官方印制的老资料显示：“洋头口天华斋乐器铺”最早是由王仕全创于清嘉庆七年（1802）。1910年，“礼乐祭器”参加清政府举办的南洋首次劝业会文庙乐器展览，被清王朝农工商部评为优等奖，荣获金、银牌奖；1911年，在柏林万国卫生博览会漆器展览中被评为特加优等奖……1915年，以礼、乐、舞三类乐器参加美国巴拿马赛会，被中华民国农工商部评为二等奖；1920年，上述三类乐器在台湾劝业共进会展览中荣获银牌……

1956年前后，公私合营改造，手工业合作化，福州以“老天华”乐器铺等众多师傅为骨干，在洋头口成立“福州市乐器社”及“福州市乐器厂”。

据这份资料显示，当时与“老天华”乐器铺同时营业的还有几家，比如“老天和乐器”等，不过那些品牌皆已淡出民众视野。就像泉州“南音”、漳州“芗音”“高甲戏”、龙岩汉剧等众多伴生的乐器铺一样，随着社会变革，从大众到小众，从兴盛到衰落。

2009年，“老天华乐器制作技艺”被福建省文化厅认定为第三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老天华”品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为第二批“中华老字号”。诸多殊荣似乎

是对“老天华”200多年来始终坚持打造福州本土特色乐器，并以之为使命精益求精的最好回报。

在谈到福州本土器乐特色时，王增鑫先生如数家珍：首先是“斗管”，形似北方乐器管子，但管身较长，属于中低音伴奏乐器，音色比管子低沉。常用于福州闽剧、“十番音乐”以及伡艺（福州的另一种地方曲艺）。其次是逗管，如唢呐一般，分为“叫子”和“管身”两部分。然后是“双清”，形制与秦琴相近，柄较月琴长，仅用两根弦，用拨子弹奏，在传统闽剧乐队中，用于“江湖”“小调”等唱腔伴奏。此外，还有“平均孔横笛”，又称“正宫调笛子”……

王增鑫先生表示，上述乐器“老天华”都有，王家几代师傅擅长用大椰子壳制作椰胡。琴筒用几片大颗椰壳手工拼接，表面用梧桐木板蒙住。这样做出的椰胡音色粗犷，音质穿透力强。

制作“十番音乐”乐器，选料与工艺是关键，它与音域、音色、音准等有莫大关系。王增鑫先生说，比如一把二胡有琴筒（共鸣器）、琴皮、琴杆、琴头、琴轴、千斤、琴马、琴托、底托、弓子和琴弦。上好的二胡琴筒（含筒盖）、杆、轴、托最好是同种木料，最好是紫檀、黑木、乌木或用作家具的红木。而琴皮则以菱格或方格纹理的小莽皮为宜。至于弓子应以头尾均匀的一节竹为优。琴马则不宜过长过短过高过矮，否则不利于琴皮振动。总之木、竹、皮都要十分讲究，干燥处理更要仔细，不然容易变形。

四

老天华乐器铺作为“中华老字号”，是以制乐技艺生存的。早期以出售手工乐器为主，后期主要是维修。

店铺正中央有块核心区域，半堵墙将之与外间隔开（相当于里间）。里间有张乐器加工修理桌——这里堪称民间乐器的“门诊室”与“手术台”。

修理桌抽屉装满店主自制的各种工具，如锤、钎、斧、凿、钳、锉、锯、刨、钻……像个木工房，又像铁匠铺。背后立着一个大木柜，颇似“药材铺”，柜格里存放着各种乐器配件，如胡竹码、二胡腰托、短长笛、皮革、木料等，有的还用黑色拉链袋包裹保存。修理桌内侧柜则挂满长短不一、粗细不一、门类不一、形状各异的管弦乐器半成品（待修品），如古筝、高胡、琵琶、月琴等。这张内室的主人便是福建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天华”第五代掌门人王道武先生（王增鑫的父亲）。

老天华乐器铺传承了六代，产品虽深受地方音乐爱好者喜欢，甚至被国内外民间音乐爱好者收藏，但这门手工制乐技艺却几度面临失传。1949年以前是家族传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其间家族之人各有志向，各有所好，各自发展，手艺越传路越窄。1949年以后民间手工作坊改制，“老天华”第四代掌门人王子燊、王子森

等带着家族骨干子弟进了公立乐器厂当师傅。不过，由于器乐行销不对路等问题，工厂效益并不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企开办政策的落实，老天华乐器铺迎来了转机。

如今，无论是西洋乐器还是中国传统乐器的制作都早已机械化，手工制作地方乐器耗时长、成本高、材料日益稀贵，生存变得艰难。2004年，《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出台，民间曲艺、音乐以及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为“中华老字号”及本土非遗项目带来了亮色。

王增鑫先生打开手机，指着一幅胡琴图讲解：这是一把福建月琴，作为一件颇为珍贵的文物被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博物馆。一位郝姓留德女研究生在参观博物馆时，发现它很像亚洲国家的乐器，于是好奇地多看了几眼。等她发现琴背面印章似的镌刻着“茶亭老天华”繁体字样时，十分震惊，立马拍下图片。她几经周折找到王先生。当得知它的确出自福州老天华乐器铺师傅之手，并且产自清朝年间时，她非常自豪。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千锤百炼终成大器，用来形容像“中华老字号”企业老天华乐器铺传承人一样六代坚守的工匠精神并不为过。

“大音希声”——老天华乐器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福州“十番音乐”、闽剧等地方曲艺、音乐的发展史。

五

福州大多数小区居民的一天从广场舞开始，而老城区老天华乐器铺周围部分老人们的一天却始于一杯茉莉花茶。这得从老天华乐器铺修理柜上倒悬的“十只搪瓷水杯”说起。

“十只水杯”的主人显然不是店家人，那么就是外来客。能来乐器铺做客的除了左邻右舍，除了来店修理乐器的客人，便是一群民间音乐爱好者。

每天早上或者下午晚些时候，一群老年人便会聚集在这里。他们中有的福州“十番音乐”的传承者、表演者，三三两两结伴来这里排练、交流或切磋技艺。据说茶亭老天华乐器铺拆迁时，不少爱好者或蹲或坐在紧闭的店门前练习“十番音乐”不肯离去，他们眼含热泪，不舍一个时代的远去。

对于老友们的到来，老天华乐器铺的两代掌门不仅不排斥，还会客客气气地泡上一壶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茉莉花茶招待他们。老天华乐



王增鑫参加乐团演出

器铺的两位王先生除了专注于器乐制作，也通晓“十番”乐器，特别是王增鑫先生，他不仅是茶亭十番乐团、台江区茶亭十番音乐研究会成员，还是福州市艺术学校传授茶亭“十番音乐”的特聘老师。大伙儿都是民间音乐的发烧友，坐在一起便是一个乐队的建制规模。不一会儿，吹拉弹唱、鼓乐齐鸣，“十番音乐”不朽的魅力引来路人、看官声声喝彩，而演奏者那激情飞扬的气势，如同大型非遗实境体验剧《遇见十番》的开演。

同为国家级非遗，在西北民间流传着“听了秦腔，肉酒不香”，在东北乡村街巷，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可见地方音乐、民间曲艺在群众中影响之深。

“窖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一杯茉莉花茶上桌，不少旅居海外的老福州人总会想起这两句诗，福州“茉莉”，“莫离”福州。在“福州茉莉花茶窰制工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今天，“福州茶亭十番音乐”与“中华老字号”老天华乐器铺只是闽都非遗的一个缩影，而诸多非遗项目正以“看、听、唱、演”等多种现代流行形式走进文化宫、群艺馆、古厝古街，走进校园，走进各方大舞台，走近你我身边，为更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闽都人所熟悉所热爱，也必然会鼓舞更多年轻人走进传承者行列。就像千百年来一盏不曾冷却的茉莉花茶，一杯在手，乡音绕梁，乡愁不绝。

小城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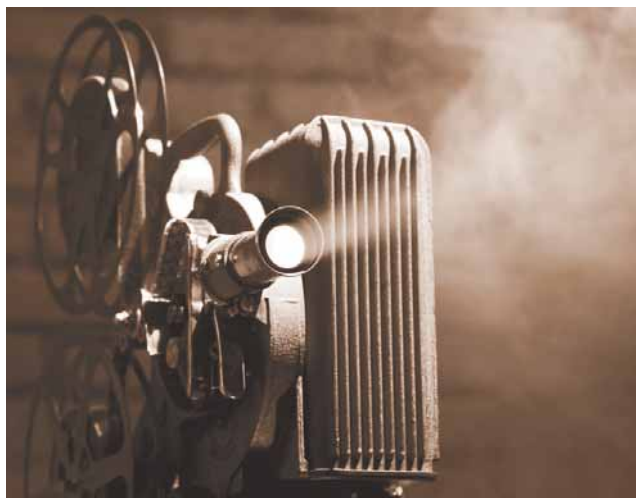
林肖

20世纪80年代的福清城关，是真正的“小城”。以县政府大门口的“县坪崎”为出发点，一拂街、渔市街、小桥街、后埔街向四面延伸开来，便构成了城关的主脉，沿每条街步行最多10分钟，可分别到达旧时四个城门的位置。那时城外青山隐隐，田畴遍布，南门外龙江水势颇大，江面偶有货船行过，大北溪则在北门外潺潺缓缓。如此明山秀水环绕之中的小城，自然朴素无华。城里商业气息不浓，手工作坊、杂货铺、修车店、药铺之类门店，以最简单的经营方式支撑着人们欲求无多的日子。

这样一幅以生计应对日升日落的小城图景，其中似乎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生活，但在走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脑海中，又分明留存着几座老电影院的影像，稍加撩拨，便会有亮眼的灯光、涌动的人潮拥到眼前。

“灰色城堡”

除却南门电影院小而简陋外，人民电影院和华侨影剧院（简称“侨影”）是当年小城人常去的所在。20多年前刚搬入城的人大抵不知道在



后埔街新百姓超市的原址上，曾经有过一座人民电影院。其内有广场，但坑洼不平、稍带斜坡，右侧是一排电影海报宣传栏，左侧的两层小楼则是售票房和办公楼，常年积满灰尘，栏杆锈迹斑斑。影院的灰色主楼立在正前方，从后埔街望上去，就像一座藏纳着秘而不宣的故事的城堡，让人心生好奇的窥探。那脱漆的朱红大门依时开合，电铃声炸响时，大门旋即关上；过了一个多钟头，又是长长的一声电铃响，如同轮船抵达码头时的汽笛长鸣，快乐的人们结束了影海漂泊，从“灰色城堡”的大门以及两侧边门蜂拥而出，一路走一路谈论。这样的情景日复日，年复年，似乎被框在一个括号内，成为小城生活恒定的注解。

电影入场前，广场上总是熙熙攘攘，如有热映的片子，比如1982年的《少林寺》，这里更是挤得无立锥之地。最热闹莫过于夏天的夜场。院内常常聚满了人气、汗味，树上蝉鸣不辍，人们挥着折扇、蒲扇，既扇风，也驱赶蚊虫，高声说笑，孩子们在身边跑来跑去。卖橄榄串、山楂串的小贩殷勤地在人丛中穿行、叫卖，竹筒里的竹签甩得清脆震耳。门口的西瓜摊上，煤油灯的火苗拼命扭动身子，瓜香随夜风溢散。而那卖冰棍迭连不休的叫卖声——“冰箸冰箸，花生冰箸，绿豆冰箸”，和着蝉儿的苦吟，在燥热的空气中回荡，宛若小城夏夜奏鸣曲。

我进城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人民电影院看的——《张飞审瓜》。那年我8岁，也是在夏



《张飞审瓜》电影海报

夜时分。当我汗涔涔地挤进电影院时，只觉噪声四起，如进菜市场。向前一望，整个一人海。人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和场内的暑气凝成一层赤红色的烟雾，罩在人海上，使人难以呼吸。往那红色木折椅上甫一坐定，又觉一阵微凉，抬头，只见天花板上吊着十多台长柄吊扇，正摇摇晃晃地送下凉风。看电影有凉风吹，可谓生平头一遭，却又不免令人心生“天外飞刀”的担忧。邻座是个胖老头，正吁吁喘气，拿着手帕不停擦汗，那一身肥肉将我的位子占去一半，幸好我瘦小，否则动弹不得。再环顾四周，见有人支着烟吞云吐雾，有人嘻嘻哈哈地说笑，有人站起身招呼别人，但总归与我无关，我只是盯紧了银幕，等着放出亮光来。

忽然，电铃声大作，场内灯光全暗，银幕亮了，现出人物来，色彩斑斓地动，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呆看，间或咧开嘴哈哈笑。前排是个长脖子的瘦高个，长颈鹿般一动不动，我只得左右探着脑袋寻找空隙，后来干脆坐上扶手，却听得后

排有人叫道：“小子，快坐下。”于是只好缩回。银幕是看不周全了，只觉得四周全是人头，渐渐地便幻出离奇，如有一群动物在丛林中开大会。久便无聊，抬头却看见一道光束在头顶行进，里面烟尘滚滚，伴有金属热而微腥的气味。我忍不住回头，发现光束原来是从影院后墙上一个小窗里射出的。在黑暗中，那小窗亮闪闪的，像是神秘洞穴中的一只瞳孔，藏着无数神奇；又像是所罗门王神瓶里囚禁的魔鬼，不断膨胀身体，跨越重重栅栏，从小窗里跃出，一路腾云驾雾，扑到银幕上，变成供人观看、发笑的影像。童年的我对此懵懵懂懂，现在的我依然无法给出准确的解释，正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看电影，我却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光束和后窗。

散场出来，人流如潮，到后埔街分成两股，朝左右散去。广场上的小贩重又打起精神，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我在电影海报栏前逗留许久，昂着头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画，想想第一次来看电影，竟不知看了什么。人已渐渐稀少，月亮还挂在中天。广场像退潮的海滩，纸屑、果皮散落一地。回望那“灰色城堡”，在昏黄灯光掩映下，半明半暗，如我平素所见，又缥缈得像海上浮着的一座仙阁。老街上，屋舍寂然，门洞黑沉沉的，有人在暗中吹着口哨，蟋蟀的鸣声忽高忽低。

“航母搁浅了”

从“县坪崎”往左拐进入一拂路，走上差不

多200米，就到了东门街口，华侨影剧院就坐落于此。当年的一拂街是小城的主要商业街，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是鼎盛一时，银行、商场、酒楼、旅馆、邮局麇集于此，车水马龙，市声纷扰，商铺高音播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声从街头响彻街尾，道尽了那个年代的喧哗和骚动。

一拂街的繁华和华侨影剧院直接关联。这座由华侨捐建的大型影剧院，自1984年启用起，曾长久坐稳小城的地标排行榜。算起来，人民电影院和华侨影剧院相距不过千余米，却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若论规模，人民电影院是“城堡”，华侨影剧院则是“航母”；若以服装作喻，人民电影院是中山装，华侨影剧院则是西装。那时的人们老爱说“赶时髦”，最初上华侨影剧院看电影，赶的就是文化娱乐的“时髦”，似可说，这种“时髦”造就了小城生活的某部断代史，其间虽不过20多年，在无数人心中却无比漫长，漫长得可堪演绎、玩味。

华侨影剧院规模大，样式新，似一艘灰白色航母，卧于闹市之中，迎袭人气、商业气，如在海上劈波斩浪。其主体风格现代简约，兼具骑楼特征，立面为七等分的茶色玻璃幕墙，立体感呼之欲出，在当年普遍低矮、逼仄的小城楼房中，尽显气派。宽敞的售票厅居于左侧，每逢好片子上映，这里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售票太过火爆时，甚至要动用武警维持秩序，这在今天显然不可思议。大院的右侧有办公楼、小花园、职工宿舍，稍内矗立着一座冷却塔，专为影院内施放



1987年的福清县华侨影剧院

冷气所用。在那个家家户户不知空调为何物的年代，人们可以清凉惬意地坐在影院里观影观剧，自是一段历久弥新的回忆。观众厅的水磨石地面打了蜡，锃亮溜光，顽皮的孩子可以在地上模拟溜冰。影院内，罩有猩红色绒布的坐席分上下两层，可容将近2000人。一楼地面设计略带斜坡，使孩子们看电影时不再遭遇探头探脑、抓耳挠腮的尴尬。侨影的银幕为宽银幕。记得看《大决战》时，那战争场面气势磅礴，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若不是坐在这样的宽银幕影院里观看，根本无法领略。

但繁华终如烟花散尽。随着城市新区的兴起，一拂街慢慢冷落了下来，虽然还是老城区人们的必经之地，商业气息却已寥寥。华侨影剧院依旧伫立街口，只是已关歇多年，人去楼空，旁边东门河上的附带设施都被拆除，影院庞大的主体建筑尽露无遗，益显兀然，使本已冷清的街更增几分寂寞。时间仿佛在此凝滞。

那朝风日好

我那时爱看电影，华侨影剧院离家又近，放学或做完功课，就往影剧院里钻，遇上好片子，连看两三遍是常有的事。渐渐地和华侨影剧院的人混得厮熟，以致一进观众厅，那几个场务就冲我笑：“又来啦？”也有不买票的时候，我管这叫“混场子”。我熟知不爆满时的空座区域，只要往那儿一猫便成。若遇上场务老陈查票，我只需冲他射来的手电光挥挥手，他便会心知肚明地“哦哦”两声。

最熟的还是L经理。那时的他40多岁，正值意气风发之时，衬衫齐整，啤酒肚微凸，一头浓发向后一梳服帖极了，整个一国家干部模样。L经理乍看有些严肃，却是个直肠子，稍熟悉之后便会谈笑风生。记得我第一次去找他，是联系全班同学订票的事。看到我在门口探头探脑，L经理笑眯眯地主动招呼我，我那紧张得怦怦跳的心才算平静下来。后来他安排了最好的票给我们。打那以后，但凡班级或全年段订票看电影，都由我包办。

外冷内热，这是L经理给我的最初印象，凭着这种印象，我去他的办公室走动也多了起来，先前的惴惴不安变成了大大咧咧，我可以一屁股埋在他那破沙发里，并不管他有没有在忙事，自己翻看报纸便是，或者接过他扔来的一本《大众电影》，一坐就是半天。

L 经理出身师范，写诗作文、吹拉弹唱无不通晓，是个地道的“秀才”，后又在教育、侨务部门“爬格子”多年，在小城也是个有名的“笔杆子”。他交友甚广，又因华侨影剧院地处闹市，故而他的办公室里经常聚着不少人，文界、商界、政界，乃至有闲阶层的人，都是座上宾，有人笑称“群贤毕至”。而 L 经理总是一副“兼容并包”的神情，他说：“电影院嘛，就是大家爱来就来的地方。”各路人等来得多了，话题自然多而驳杂，从电影、演出到市井轶闻、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而作为主人的 L 经理，多是稳坐那张磨得溜光的高背藤椅，端着一只磁化石水杯，时不时呷两口水，颇有稳坐中军帐、掌控圆融之姿。他思路清晰，中气足，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手势铿锵有力，然而谈锋虽健，却不会自个唠叨个没完，总能恰到好处地照顾好每个人的话头和情绪。若是有人跟斗鸡一样争得面红耳赤，他只要眉毛一挑，手一抬，那人便会识趣地刹住。L 经理晚上基本都在影院值班，如果来了三两酒友，他们便会从楼下杂货店叫来一箱啤酒，再叫几盘下酒卤味，以资助谈兴，这时办公室的空气变得更加热乎。

有时，大家会问他怎么好好的秀才不当，要跑来电影院，L 经理便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秀才经商，一学就会。”

“就是，你看现在电影院多红火！”

“哎呀，我也就是个卖电影票的啦。”

“别看这里就几十号人，就是给你管一个厂

子也不在话下。”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嘿嘿……不说了。”办公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我参加工作后，也去 L 经理办公室闲坐过多次，当然我涉世尚浅，听得多，插嘴的少，看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不管相识还是不相识，因为同处一个语境而变得彼此熟稔，心中便生出无限暖意。如今这些过往的碎屑又像被时间放大，活脱脱地再现眼前，愈加见出水样年月里的浓浓世味。

斑斓岁月

果如 L 经理所言“秀才经商，一学就会”，或者说，他的锐意进取、善于经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他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现，电影放映和剧团演出方式创新求变，在小城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电影文化热潮，华侨影剧院迎来了斑斓岁月。

电影晚会是每周末的压轴好戏，三部好片的连续放映，满足了影迷的欲求，以致一票难求。那时每逢周末，华侨影剧院广场上灯光通明，人山人海，各式生意红火。至凌晨两三点散场出来，华侨影剧院周边又是一番不夜天景况：一拂街和东门路上的夜宵大排档立刻进入爆点，炉火旺猛，炒锅在店家手中上下翻飞，招徕声四起。散场出来的人们围桌而坐，热议着刚看完的电影，喧哗声在街上回荡。若是夏夜，一拂街上白

玉兰花开正盛，夜风送来馥郁的花香，和菜香酒香混作一处，牵扯着人们夜归的脚步。那样的夜晚，喧嚣中透着朴素，如今只会让人心头染上怅惘和遗憾。我无法回到从前，也不会再在周末的午夜走过那个街头。失去，意味着无法找回曾经的纯粹和快乐，即使它仍在岁月深处泛出温度。

增设豪华电影厅是L经理的创新之举，在20世纪90年代亦属全省领先。名为“豪华”，乃高端之意。在当时引进这样的高端影厅，应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事实也证明了L经理的独到眼光和不惧风险的魄力。豪华电影厅投放没多久，就成为影院新的人气汇聚之地。高清银幕、立体声环绕、舒适的厚地毯、雅致的软座，都给人以高品质体验。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影院还处在大众普通消费之时，小城的人们就已经在音、画、感一体环境中，在咖啡、冷饮、点心的美味里享受观影的惬意了。

豪华电影厅陪伴了我许多独处时光。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在慵懒中独拥整块银幕，那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妙不可言。我看电影，更注重内容和思想性，当然优质的画面和音乐效果可以更好地诠释、渲染故事，推动电影主题思想的呈现。记得当时看“二战”题材影片《钢琴家》，有这样的片段：阳光透过窗口，在深棕色墙壁上跳跃，空气中飘浮的淡淡灰尘闪着金光，一双白皙、手指修长的手在黑白相间的钢琴键上轻快地弹奏，优美的旋律弥散开来。一顶纳粹军帽放在钢琴上，一只大手按在钢琴边上，沧桑而有力。时间仿佛凝固，而画中人还未离去。电影所要提示的哲学元素：善与恶、战争与艺术、摧毁与人性，在豪华电影厅美妙的音画结合中被充分发掘。人间悲歌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如楔子打入记忆，以致多年以后，我依然能为获得那份审美认知而感动不已。

我想着，一个人能够卸下心事，静静地看一部好电影，再沿半明半暗的小街走回去，心中唯感笃实，只是那朴素的心境而今已淡远，所能念起的就是，从前很慢，电影很难忘。



北门烽火

瑜 伽

屏山的西北麓，从现在的镇海楼往下延伸到福飞路、崎上路一带，地名上称“龙腰山”。为什么有这个名字？民间认为，整座屏山山脉来源于北峰，绵延的山脉如同一条龙。如今的“龙腰山”，就恰恰在这条龙的“腰”部。

五代梁时期，太守严高的扩城运动到了一个小高潮，城市扩建的基本思路是向南。南边将乌山和于山囊括城内，北面在屏山北麓修建城墙，将屏山主峰包含在城内。为什么不再延伸向北扩城呢？这里有众多传说，当然北边地势高不便基建是一个原因。到了五代闽王时期，想将城市再向北一点，规划的思路是在屏山山北龙腰处挖一条壕沟，就像有的城市的护城河一样，以这条壕沟作为城的护城地界。但这个思路一拿出来讨论就被大师们否决了，理由是，这是龙的“腰”，岂能在龙腰上挖沟去割断龙脉？在只讲迷信崇风水的



屏山镇海楼老照片

古代，有了这么一个说法，城市建设就得让路，护城壕沟动议从此搁浅。到了宋代修“外城”、明代修“府城”，彻底熄灭了福州城北扩的念头，宋明的福州，就是在城市的西北和北边，顺着屏山山势建造城墙。



福建省公安厅门口



福飞南路往镇海楼方向

按照现在的走向，就是从现公安厅（这一带山脉上叫“吉安岭”），顺着吉安岭山脊，延伸到镇海楼盖了一溜城墙。墙的一头连着北门（现三角井梅园酒店一带），另一头顺着山连到镇海楼（明代叫“样楼”）。

古代建造城墙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御。冷兵器时代，进攻者要攻占城池，防御者就靠高大坚固的城墙或者天然的屏障（高山、河流等）防守。通湖路的文儒坊对面消防队附近，实地考察发现，唐宋城的城墙是将木桩打入地底，作为城墙的基础；五一广场的公交站后，特地保留了一段明代时期的石头城墙，可指明城墙是拿大石块大城砖砌的。

北面的屏山山麓，坡度陡峭，不如南麓平缓，如果在山上砌城墙，随着山脉起伏，应该会用砖石等硬质材料修建。那么应该有城墙古遗址或者至少是残砖剩石什么的，但是好像至今听说

甚少。

回顾福州城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攻城战”，久而久之，主政者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思想：城修得再好再坚固，好像也没什么用，不如将有限的资金用来搞其他建设吧。因此，福州古城墙消失，并不是像有些城市那样，为了城市扩建，有个大拆大毁的阶段，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什么地方崩塌了，损坏了，就懒得去修整，任之荒废，甚至公家基建、老百姓盖房都可从中搬来几块，久而久之，城墙的砖石走向自生自灭，如今遗留下的少之又少。这个过程，在近代的动荡时局，尤为明显，这都加速了福州“城”的消失。

古代福州自建城以来，历史上经历“像样”的战争不多，够规模的大概有这么几次：汉武帝平闽越国；唐末黄巢农民军从江西入闽攻占福州；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兄弟从泉州北上

攻入福州；王审知死后，其后裔为争夺王位权势大打出手，在群殴过程中，福州多次饱受混战之苦；元朝打南宋，朱元璋打元朝，明代的抗倭等战争，或多或少都牵连到福州城。到了近代，中法战争也波及城内；辛亥革命爆发，直接就在城内开战。上述跟福州城有关的这些战争，大多发生在城的东西南中，跟北边似乎关联不多。

跟福州北城最有直接关系的战争就是红军时期的红七军团攻打福州之战了。

1934年，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地反抗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是博古，红军的主要指挥是德国人李德，这两人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以往创建的几次“围剿”胜利打法抛弃一边，拿欧洲正规军的打法来跟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打了近一年还是失败，加上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越来越严峻，在种种形势之下，红军面临着重大的战略转移（后来叫“长征”）。转移之前，中央决定（当然决定者是博古和李德）成立一支部队“抗日先遣队”，从闽中迂回到浙皖赣一带，以此吸引蒋介石的注意力，调动蒋拆解部分围困中央苏区的蒋军去对付这个“抗日先遣队”，以减轻对中央苏区以及下一步战略转移时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团就被选为这支“抗日先遣队”。

为什么选中红七军团呢？盘点一下当时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主要作战部队是一、三、五、

七、八、九军团。红一军团（主要领导是林彪）、红三军团（主要领导是彭德怀）、红五军团（宁都起义部队，主要领导先是季振同，后是董振堂）3个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七军团（主要领导是寻淮州）大多是由从江西入闽的红十军转编而来。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是江西省扩红的结果，红八军团存在的时间很短，红九军团的主要领导是“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抗日先遣队的目的地是江西，博古、李德成立“抗日先遣队”时，主要由江西方志敏处刚刚入闽不久的红七军团就被选中了。当时，整个军团补充兵力后也才6000多人，只有1/3的人员配有枪支。军团的主要领导是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除此之外，中央还派了一个党代表曾洪易随红七军团行动。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宁洋、永安、大田、尤溪等县，于7月底挺进到古田。这一路上，中央还派了红九军团袭扰沿线国民党军，策应红七军团顺利地按设定的路线行进。按照原来计划，红七军团到古田后，即渡过闽江向北挺进浙江西部。但此时中央军委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原来，红七军团行动后20多天，蒋介石并没有调动围困中央苏区的部队围堵红七军团，中央意图以攻打“大城市福州”再次大造声势，以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增援。

在这种情况下，8月2日，红七军团亮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做了战斗动员。2日晚，先遣队离开水口，沿途遭受国民党军飞机的袭击，由于缺乏防空经验，部队伤亡众多，但还是经闽侯的雪峰、大湖、江洋，由北岭逼近福州。从7日晚至8日，对福州展开了两天的攻城战。由于年代久远，这两天的战斗有很多细节未能留存，我试着将这次的攻城战大致上做如下复原。

红七军团与国民党军的军力对比。红七军团有三个师，分别是红1师、红2师和红3师，号称三个师，实际上是由团建制而改成的师，而且在兵力和武器上是严重欠缺的。国民党防守方面主要有87师的三个团（517团、518团、522团，这几个团都是满员的），还有航空队、军舰以及一部分日本武装（红七军团打着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引起日本人的恐慌，也派了武装）。

8月7日午夜12时，先遣队以一部牵制浮村的守敌，大部在必经之路向义井、浮村一带卧龙山发起攻击，准备攻入福州。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进军路线，但也是敌人重点防守、部署兵力最强的一个地段。8日1时，先遣队一部占领卧龙山上玄沙寺，佯攻大夫岭，大部（红3师）沿着新店通往北城门的马路挺进。守敌国民党军518团凭借着地形、工事、武器等方面的优势负隅顽抗。几次激战均未能奏效。8日天亮前，先遣队为了躲避敌机狂轰滥炸，只好收兵，退到北郊的岭头、外洋、里洋一带隐蔽休整，准备天黑后再

攻福州城。

卧龙山，也称应石山、应事山，在国民党军和先遣队的战斗简介中记为“隐士山”（谐音）。这是福州北城一带挺有文化气息的一座小山，古时山两侧即为西湖与东湖，卧龙山与屏山之间为龙腰山。如今，原来海拔并不高的卧龙山（隐士山）已在现代化建设中被基本荡平，地点就是现在的“怡景小区”。可以这么理解，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卧龙山现已不复存，还留存的地名是浮村去义井工业园的小路“应石山巷”。

在先遣队的攻击中，敌518团防守兵力虽然不足一个团，但凭着工事和武器优势，阻击了红军的进攻，使红军7日这晚的战役成效不大，加上8日的黎明就要来到，只得先退守北峰山脚隐蔽休整，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

第二天8日，国民党军517团、522团和518团的其他武装已经调整充实好防御部署，但先遣队绕过新店、湖前，还是发起了对福州北城的攻击。红3师在中午前后“向隐士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路前进”，并主攻福州北城门。

但8日的这次攻城仍未取得胜利。对照时间，我有一处不太明晰，攻打北城门并且爬上云梯的战斗是7日、8日的两次战斗都发生呢，还是只发生在某一天？显然不是7日，因为7日的战斗发生在晚上，有没有挺进到北门，记载不是很清楚。既然不是7日，那就是8日的攻城战中，但这又与粟裕、王蕴瑞的下述回忆不能对应。

据粟裕回忆，“我军打得十分勇敢，强攻一

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攻城仍未成功。另外据红3师师长王蕴瑞回忆：“部队接近福州时，我师是前卫，直逼城下。到晚上，从城西北角攻城。因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梯子太短，城墙又高，梯子靠在城墙上没有爬上，当即撤出战斗……攻城时，我和粟裕同志在一起。攻打福州，先遣队三个师都参加了战斗。”在王蕴瑞的回忆中，攻城爬梯的过程是发生在晚上。

而刘英后来在对攻城的总结中则从我军方面提到了若干失利的主观因素，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是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太差，影响整个战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假如当时有可靠的同志或群众引路，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二是当时福州党的组织异常薄弱，未能取得当地党组织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三是主要干部之间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认为上级的命令是“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四是攻打城市的经验很差，政治上的动员也做得不够。

两次进攻未果后，先遣队见已不可能攻进福州城内，便果断放弃攻城计划，将部队撤回小北岭，在北峰山上的降虎村和敌军正面交锋，接着攻克了罗源县城，由闽东转进江西。

最终，红七军团因为兵力不够，未能实现牵动蒋介石调动“围剿”部队的战略意图。不过，红七军团还是在苏区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后到



龙腰路

达了江西落脚，并且和方志敏的部队合并组建了新的红十军团，红七军团此时转制为红十军团的一个师，寻淮州任师长。而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基本全军覆没，寻淮州牺牲，粟裕等人突围，方志敏等人也被蒋军俘虏最后就义。十多年后，粟裕在解放战争济南战役中活捉当年“追剿”红十军团的敌军悍将王耀武，血洗了这一耻辱，也算报了一个仇。

以上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1934年8月初攻打福州北城的过程，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福州的唯一一次战斗，也跟屏山和福州北门有关。福州本身涉及工农红军的直接战斗极少，在福州的史料中也记载甚少。

漆艺世家薪火相传

张捷

福州脱胎漆器是漆器行业流行色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是我国三大工艺美术品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近200年间独领风骚，独具特色，引领潮流。在众多漆器品牌的流传中，一家三代从业的传承人洪氏家族堪称技艺出众。

洪氏家族世传的薄料、赤宝砂、台花工艺是福州漆器技艺中的三大门类，洪兆惠大师至今仍在沿袭传统技法创作，推陈出新。赤宝砂大天球瓶（赏瓶）被国家工艺美术馆收藏，该瓶高60厘米，腹径达50厘米，器形硕大，气势恢宏，镏金溢彩，成为对外友好交往的专用漆器，也是重要

宴会厅、会客室的陈列品。

洪正明是洪大师的爷爷，在民国时期就掌握并形成以生产赤宝砂、薄料、台花为主的漆器品种的生产技能，创作出不少名品、精品传于后世。洪正明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芝卿是师兄弟，都是福建工艺传习所漆艺科的学子，又是师从林鸿增的同门艺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到二十六年（1937）创作的台花大盘、调酒瓶、薄料观世音菩萨立像、薄料古铜案头对狮，分别被钤以“清朝福建工艺传习所学生洪正明”印章。此外，薄料双峰骆驼、仿古铜钱“顺治通宝”纹



赤宝砂大天球瓶（赏瓶） 洪兆惠作



台花大盘、调酒瓶，底部钤以“清朝福建工艺传习所学生洪正明”印章



双联盒都有相似的铃记。福建工艺传习所是艺术类的科班学校，获得传习所认证的作品也是一种很高的嘉奖。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个年代留下的漆器中以品牌商标、作坊名称冠名的屡屡皆是，而冠以机构名称加上制作人名字的少之又少，这些都足以证明洪氏漆器在那个年代已经在业界中享有盛名，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洪氏家族在公私合营时并入福州脱胎漆器合作社，后又转制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洪大师的父亲洪钦文就成了新时代的新型劳动者，他曾获过“劳动标兵”称号，是一位优质高产的能手。当年工厂里的每一个工艺班组都抢着要他，只要他在哪里，哪里的产量质量就节节上升，大家就可以多拿奖金。

洪大师从小就跟随父亲与漆打交道，耳闻目睹工厂师傅们的艰苦创业，在祖父辈们的影响和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得到真传。20岁出头的他就被请到福州鼓楼漆器厂当师傅，做技术指导。此外，还与漳州八宝印泥合作包装盒的制作，与广州出口交易会的出口订货商合作等，成为出了名的个体户。那时候靠的是技术过硬，单干经营本是一件艰难的选择，他走的就是知道为难而又要为之的路子。洪大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顾全大局，不忘初衷。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付出，被授予第五届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的荣誉称号。2013年在首届福建省漆艺大师评选中被授予福建省漆艺专家荣誉称号。2018年还被授予福州市工艺美术一级名艺人称号。改革开放之后，洪

大师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得益于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发展的大好机遇，同时，还有赖于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有限公司叶凌董事长慧眼识珠，让他走出了一片潜心创作的新天地。洪大师略带自豪感地说道：“叶总提出做工艺要纯真，做产品要特色，做同类产品要与众不同。”说着他搬出一件薄料绿彩菊瓣纹花瓶，只见这只瓶外形精美，做工考究，线条十分流畅。我们还只看到了它的一面，其实这只瓶的瓶身与底托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工艺做到了细微之处，达到一件器物两种艺术的效果。这一时期洪大师的作品大受欢迎和好评，并屡屡获奖。洪大师生性平和，从不张扬，待人客客气气，为人十分谦逊。他十分担忧漆器行业的后继发展问题，担忧后人不再愿意做这又脏又累又繁复又费时间又费功夫的活。的确是这样啊！漆上十道百道，一道就得花上十天半个月，在当今讲求速度的年代，时间就是金钱，可这真不是件来钱容易的活啊！

在此，我们感叹，一项国家非遗产品，一种人类源远流长的技艺，一个具有中国代表性的造漆艺术，需要的是后继发展，需要国家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在保护发展漆器行业的同时，对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让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产业、工匠精神代代相传，让福州脱胎漆器行业焕发出崭新的面貌和活力！或许，这应是洪大师的心声吧。

趣说梅洋

吴安钦

一位诗人说，梅之香，无私地奉献给了天地人间；梅之俏，只报春而不争春。梅，是春的使者、花之先声。

天下以梅洋为名的村庄或山乡多矣。这里的梅洋是闽东南沿海连江县城郊的一座名副其实的梅花村。这里梅花种类之多、花品之全堪称少见，红梅、青梅、黄梅、墨梅、白梅、绿梅、紫梅，还有珍珠梅、美人梅、朱砂梅、宫粉梅、玉蝶、雪见车……七大类 20 多种共 6 万多株，真是千娇百媚，万紫千红，简直就是梅的海洋。当代一名作家曾于此赋诗一首：

梅花屡见笔如神，
松竹宁知更逼真。
百卉千花皆面友，
岁寒只见此三人。

这梅洋村，还有百年老梅数十株，树龄最大的已有 300 多岁。梅花、梅溪和梅园是梅洋村三大品牌。

如果说，梅洋村可看的风光只有梅，那么，这就被村名引入误区了。梅季，众所周知，只有短短的 4 个月，即深冬和早春。而梅洋山乡却四季皆美俯拾即是。仅花草树木，这里不仅有梅，



梅洋村



还有万年青、古榕、国槐皇后、金枝槐树、玉兰树、樱树和桂树等。梅，只是梅洋的一个“噱头”，正如春天里绽放的第一枝花，或者一部抒情剧的序幕。

梅洋古村名迹胜地颇多，有记载有名气的就有羊角峰、白鹭峰、梅湖、梅园、鸳鸯瀑、观音潭、龙王潭、老虎洞、仙女岩、状元岭、古驿道、龙井、张圣真君堂等。这里，略举天然而独特的三大景观。

梅 溪 水

绿山瑶草连涧碧湖水，小溪流长梅香富贵扬。

梅峰山，连绵起伏，嵯峨高峻，山色如黛，白云悠悠，或雾气腾腾。海拔高达755米，古称梅峰境。梅峰境与其山脉所连接的诸多山峰相比皆高出数米，可谓连江旗山之高峰。伫立峰峦，可俯瞰连江县城，眺望晋安、马尾、罗源和长乐

五县区的村镇，而梅洋村，地处梅峰山的盆谷中，海拔也有530多米，是一鸡鸣三省闻的中心村落。

在这梅峰山的峡谷之中，有两条长度均在3000米以上的溪流穿村而过。有趣的是，两条涓涓而来的溪水均向西而流。水流西的溪，在连江县仅有两处。俗话说，水流西，难寻觅。确实如此，这是后话。这两条往西流的梅溪，风光旖旎，清澈如镜，蜿蜒绵长，深浅不一，时而坦途徐徐，潺潺有声，时而一波三折，流水淙淙。腊月，两岸梅树花蕾绽放，梅影绰约。忽然一夜风来，便梅花尽染，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溪里溪外尽是形状各异的梅树和妩媚娇艳的梅花，故称梅溪。溪之两岸，共有八曲，一曲一胜：“仙女怀春”“苍龙乘雾”“春牛犁地”“兔寄明月”“戌犬通灵”“木石之盟”“阴阳石恋”“骏马奔驰”等。这一曲一景，皆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两条发源于新安里利安山的溪流有两个传说尤为传奇。一个是，宋大儒朱熹逃难到连江



贵安境内时，忽然看见潺潺而来的梅溪水，书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溪山第一”四个大字。后来，当地百姓将其刻成巨匾，挂在大坪寺内。另一传说是，梅洋村先人，为避世隐居，离开京都后，往南方寻找居所。到闽地后，在莆田与闽东之间踌躇。几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找到理想的栖身之所。一夜，梦见一神仙引导，说，至水流西的梅之园时即止。醒来，便依梦中的指点，从闽南一路走来，终于找上梅峰境来了。一看，果然梅树林立，水流向西，他们便决定在此安居了。人家都说，水流西的地方不平凡，一看一比，还真的不同寻常，当年曾是出了名的穷山村，如今却成了大富村、大美村、大侨村，还是国家级生态村、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和福州市旅游精品示范村。

元 宝 山

旗山连鹭岭幽通曲径，文笔拱梅峰翠叠重峦。

元宝山是梅洋的一座宝山，更是一处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观。这里蕴藏着许多十分可爱的奇峰怪石。因山上的一块巨石状似元宝，被称作元宝山。

元宝山在梅洋村的西边，是该村西面的天然屏障。有了这个“元宝”，台风刮不进来了。你看，这山的右侧有两块巨石，仿佛两尊门神，一个身着长衫，昂首远望，一个长发往后，大宽

额，国字脸，眉目清晰，其长长的胡须直垂胸前，神情惟妙惟肖。据说，原来这里并没有这座山。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年，八仙中有李铁拐和吕洞宾两大仙常常云游闽地，四处观摩名山胜地。这年三月三，西天王母娘娘在昆仑山瑶池举行盛大的蟠桃会以庆祝生日，邀请各路神仙参加。李铁拐和吕洞宾二仙正从浙杭风尘仆仆奔赴昆仑。路过连江时，被怒放的梅洋梅花迷人景观吸引住了。他们正沉浸梅花之趣时，忽然有一股阴风自西边刮来。李铁拐打了个寒噤。他即朝逆风而来的西面举目而眺，却发现梅溪水尾处空有一个豁口。吕洞宾身背宝剑，一副倜傥风流态。他感叹道：“连江难得有个水流西的宝地，岂能被这豁口而破坏了呢？”背着药葫芦拄着拐杖的李铁拐见此，便说：“下次来，我们要把这个口给堵上，保住风水，给这里的人家造个福。”李铁拐心中惦记着这个事。蟠桃会后，他独自来到梅溪的水尾，施行法术。那天晌午时刻，只见他举起拐杖，向西边挥舞三下，霎时，梅溪西边突现一座凸峰，其山草木葳蕤，山石灵异，绿色茵茵，这就是如今可遮风挡雨的天然屏障元宝山了。

李铁拐完成这一大法术后，还在这里种下两棵水衫松。这两株千年老松，如今已树干粗壮，其身须五人合抱，有人说，它们如果不是活化石，也成树神了。还有人把这神树说成是情侣树、爱情树。远远望去，犹如两座高耸入云的绿宝塔，已然成了梅洋一处难得的古迹。

我们暂且不说这传说真实与否，在这元宝

山上，确实存有一处又一处迷人的风景。有心人粗算，至少有十三景，最著名的算是十二生肖怪石，有“灵鼠抱瓜”“雄鸡报晓”“卧牛唱歌”“玉兔乘舟”“青蛇听泉”“猛虎上山”“河马驮石”“猪食天水”“戌犬献草”等，无不形神毕肖，令人叹为观止。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象形石，如仙桃、青蛙、金龟、海豚、鲤鱼、鹦鹉、啄木鸟、大象等。最神奇的是，有一面鼓石，形状逼真，悬在元宝山半空，摇摇欲坠，却风雨不动，纵使几十人合力而推，也稳如泰山，丝毫不移。

真是鹭化双峰藏福地，梅开千树荫侨乡。

凤 仙 洞

梅洋山峰多景多，奇形怪状的石头特别多，而岩洞也有两个。一个是老虎洞，藏在梅峰峡谷的大王仑山里。老虎洞为花岗石岩洞，洞口就像张口的虎嘴，洞深莫测，光线阴暗。洞内水流不止，水花飞溅，且水声隆隆。站在洞口，只觉寒气逼人。村里的老人说，之前，老虎洞常有老虎出没。令人望洞胆寒，所以少有人问津。

与老虎洞比。凤仙洞则是个具有浪漫气息的洞，它深藏在元宝山中。如果说元宝山真是李铁拐仙法所致，那么，这个凤仙洞也是他一手所挥就的奇异神秘的石洞。

没有人引导，凤仙洞很难找到。洞口除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茶树外，还有挤挤挨挨的花草树木，把洞口遮掩得密不透风。这些花草多为《本

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各种名药草，如木香、防风、紫草、莹麻、艾草、芦根、薰草、龙葵、葶苈等，数百种花草，苍翠欲滴，葱茏茂盛。还有数不清的青藤虬曲，遍布山野，把洞口外一处被人称为“情人石”的山岩缠绵得如痴如醉。入洞才行几步，一个丫字形出现了，这样便有了左右分岔的洞群。我们见过的山洞多数是与洞外平行或向低处推进，而凤仙洞却是向上延伸。洞有多深，至今没人说得准，但村人十分肯定地说，至少有数百米。洞内幽深险峻，纵横交错，仿佛一个大迷宫。往里钻，却见忽而平坦如厅，忽而狭隘一线，忽而阴影密布，忽而曲径通幽。有几处还突然冒出几缕不知从何处落下的光影，照得洞里如同白昼。洞里还有若干小洞，洞洞相连，稍不注意错入一洞，想返回原路十分艰难。洞内有各种各样的玲珑小石，如马如牛，如虎如羊，如猴如鸡，如猪如鼠，形象万千，不一而足，甚是迷人。洞内还有数不清的泉眼，四处回荡着叮咚声响。随处可见似方田似瑶池的水白或冰窟。这水啊，清澈透亮，仿如琼汁玉液，尤其是夏天，捧掬一口，一泓清泉直沁肺腑，极其爽快惬意。所以，一诗人说，梅林雪影时闻鹤，洋里烟岚尽带香。

凤仙洞还有个诡异的传说。早年，也就是清乾隆某一年间，这洞里曾住着一位风姿绰约而又心地善良的仙姑。她因为擅长医术而喜欢栽种花草，尤其是可入药的草木。据说，洞前这些五彩缤纷的花呀草呀，都是她一手种下的，且常年

葱郁不衰。仙姑就是神秘，她飘逸大方，却行踪无定。但是，如果村里的某个人病了，她却了如指掌，自会在洞口放下一把草药，病人煎服后，很快得以康复。却说某一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视时，不知食下哪一道不适合他胃口的海鲜，大半夜闹肚子，又疼又堵，欲吐又吐不出，想忍又忍不住。这可把知县急得团团转。到半夜时，乾隆的肠胃更加难受。随行御医一时也找不到好药方。这时，知县突然记起他内人说过的梅洋仙草药，即派人上山取回茶草。果然，当乾隆喝下知县沏来的一杯清香可口的绿茶后，瞬间康复如初，来了精气神，便问知县此茶何来。知县如实相告。翌日，乾隆遂上梅洋山查看实情。而这位先知先觉的仙姑，一听说当朝皇帝上山，生怕被他带进皇宫，便抢先一步绕道后山小径，躲起来了。因了这个缘由，这个当年的无名洞便被人们尊名为凤仙洞。而洞口这棵茶树因治愈乾隆的肠胃而成为茗茶，名扬四海。

据说，后来仙姑直接回天宫去了。每当她回想起在梅洋的情景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把梅洋的风光风情，一一告诉给她身边的仙姐仙妹，这可把众姐妹听得津津有味，对犹如瑶池一般优美的梅洋产生浓厚兴趣。仙女们也不管什么清规戒律，或晨星初曦，或华灯初上，她们便三五成群，轻歌曼舞，蹁跹而来，或游览元宝山，或徘徊凤仙洞，或沐浴于梅溪……

这人文景观又把梅洋装扮得分外妖娆。

湿地飞歌

唐 辉

“从外太空看地球，蓝色是水，绿色是陆地，当蓝色与绿色相遇，就有了湿地，它们对于地球，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这一段对湿地精彩的描述，令人过目不忘。湿地之重，可见一斑。

闽江出了福州城后，一路向东，缓缓注入大海，在江海交接处形成一大片湿地。2023年，“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中，闽江河口湿地以其独特的风貌入选我国新指定的18个重要湿地名单。



沿着卧龙滩涂栈道走进湿地深处，绵延 2000 多米的栈道像一条长龙，浮游在浅滩之上。架空的设计不影响这里潮汐的律动，也不影响滩涂上众多生灵的休养生息。

滩涂上分布着各种植物——芦苇、海三棱藨草、短叶江苳以及红树林等。芦苇蔓延着，声势浩大。密密的芦苇荡遮蔽了多少覬覦的目光，是水鸟们理想的筑巢栖息场所。芦苇具有改良盐碱的作用，腐烂的苇叶是河蟹特别喜欢的食物。海三棱藨草的球茎和种子是鹤、小天鹅，雁鸭等水鸟的主要食物。短叶江苳，叶短秆高，是河口滩涂绿化的优良植物。红树林有“海岸卫士”之称，是净化海水的“过滤器”。这些植物在海岸边筑起一道绿色的防线，是湿地生态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泥滩自成一个精彩的世界。弧边招潮蟹行为乖张，有时突然往前冲去，像有什么急事，又骤

然停了下来，像陷入沉思一般。淤泥上分布着密密的小孔，便是弧边招潮蟹的洞穴。雄性弧边招潮蟹拥有一只奇大无比的大螯，当它举起大螯的时候，就像一台微型的挖掘机高高地举起铁臂。红色的大螯不仅是它的防身利器，更装饰着它求偶的梦想。零零星星出现的一些蜉蝣，像被边缘化的部落，不成气候。弹涂鱼又叫跳跳鱼，它们蛰伏在泥水中，只有蠕动身子的时候才会暴露自己，若受到惊吓，它逃遁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浅滩上还有许多贝类，文蛤、缢蛏、泥螺等，它们深深地隐藏在泥土之中，等待着涉禽长长的喙像探测仪一般搜寻而来。

天边不时划过白鹭的身影，芦苇荡中鸟鸣婉转不绝。芦苇丛中常见的鸟儿除了麻雀，还有震旦鸦雀、文须雀、褐翅鸦鹃、东方大苇莺等。忽然，一只白鹭从密集的芦苇丛中跃起，飞向高空；再往前，又有一只鸟儿闯出，像只野鸭。是



游客的脚步惊动了它们吗？鸟儿是极敏感的，你尚未靠近，它便已离去。

一些水鸟，家喻户晓，譬如：大雁、天鹅、丹顶鹤、白鹭和鸬鹚。鸿雁在歌曲《鸿雁》中忧伤地飞来，伴随着马头琴颤颤的音色，哀怨、凄美，当它们飞临南方，也给南方带来草原上的乡愁。此歌我最爱蒙语版，好像也有鸟语的感觉。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白鹭从来就是田园的诗情画意。鹭类在繁殖期的时候，头顶及胸前会长出美丽的饰毛，俊朗、飘逸。似乎只有鸬鹚的形象与众不同，它似黑衣捕快，像梁山上的水军头领，没事的时候立于船头待命，威风八面，一旦发现敌情，便一个猛子扎入水中，钻出来的时候，两片长喙已经紧紧夹住一条大鱼，任其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湿地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4663 平方米，展厅面积 3000 平方米，是一座集研究、展示、教育、宣传、娱乐于一体的专业性博物馆。博物馆共有 8 个展厅，渐次展开长乐湿地丰富多彩的画卷。

这里布满各种鸟的标本、图片、文字说明。琵嘴鸭、赤颈鸭、针尾鸭、斑嘴鸭、黑腹滨鹬、白鹭、苍鹭、小天鹅、东方白鹳、中华沙秋鸭以及各种鸥鸟……鸟类家族如此庞大，多彩多姿。闽江三宝——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勺嘴鹬孑然伫立于展厅的橱窗中，聚光灯下，这三种濒危的鸟类身价百倍，也显得形单影只。

在博物馆，人鸟互动环节最有趣。当你站在

一块大屏幕前，投影仪就将你置身在一片芦苇浅滩之中，你举起双手召唤，几只中华凤头燕鸥就翩翩而至。尽管只是屏幕中几只虚拟的飞鸟，可当它们在你的身旁飞舞，并且最终悠然停泊在你的手上时，你的感觉如何？这些可爱的精灵，如果世界少了它们，将多么乏味。

刘兴土院士曾带领他的团队来到长乐湿地，参与治理互花米草的工作。互花米草，耐盐耐淹，根系深厚繁密，繁殖力极强，严重挤压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破坏近海生物栖息环境，威胁着海洋生态系统。如今，保护区采取科学的方式挖除 4500 亩的互花米草，有效治理了滩涂的植被。许多年前，鸟类学家郑作新院士为可怜的麻雀删除了害鸟之名。他从麻雀的食谱入手分析，发现麻雀虽然吃稻谷、小麦，但麻雀幼鸟只吃虫子，为此，麻雀父母会捉来大量的害虫养育幼鸟。麻雀其实是益鸟啊。如今，麻雀归来，只有它们依然把一座城市的灰色建筑群当作绿色的森林，在都市嘈杂的声响中，增添一抹微弱的欢唱。

秋冬季，闽江河口湿地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时节。小天鹅、鸿雁、斑嘴鸭、苍鹭、东方白鹳、黑脸琵鹭、勺嘴鹬……它们离开寒冷的北方，来了，它们将与这里的留鸟、旅鸟欢聚一堂。这里是记忆中水汽氤氲、水草丰美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好听又实实在在的名字——长乐。

莫言说：“我走到语言的尽头，听懂了鸟的鸣叫。”当湿地迎来了重生，鸟儿的欢唱，这一曲飞歌高亢、嘹亮，久久回响。

毫端难得见精神

肖 飞

入夏时节，福州名胜古迹怡山西禅寺游人如织。寺院里琳宫梵宇、碧瓦朱甍掩映在绿色葱茏的古荔枝树林里。这里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宋荔”闻名天下。这棵古荔，树干中空，只靠半边树皮支撑、给养着，但仍枝繁叶茂、年年挂果。人们感叹大自然神奇造化，纷纷在朱红色题刻的“宋荔”前拍照留影，也对“宋荔”和旁边的“唐七星井”书法题刻印象深刻。熟悉书画艺术的朋友从落款得知，这两处题刻均出自福州著名书法家萧心涛先生之手。

“人生过客似浮沉，老托情怀翰墨身；挥洒悠然天趣出，毫端难得见精神。”这是萧心涛晚年的自题诗《学书有感》，真情地表达了他一生对翰墨追求的感悟。

萧心涛（1924—2006），一生浸染翰墨，擅长书法，兼工诗词，亦作写意花鸟画，尤以独具一格的行草书法名世。他曾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



萧心涛“宋荔”石刻

福建省逸仙艺苑书法研究会会长等。勤奋自励精研书法，在追求书法艺术道路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

萧老是福建受人尊崇的书法家。与萧心涛至交的著名书法家、诗人赵玉林先生曾专文论道，

郑成功碑林、湖北莲花元山林、闽侯雪峰寺、宁德支提寺、福州金山寺等处都可以看到萧老所题下的楹联和匾额，他的墨迹为吾闽尊重和爱慕。

情怀翰墨 挥毫悠然

萧心涛出生于福州花果之乡建新镇马榕上塘村。在父祖辈的熏陶下，自幼从私塾起就对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受上一代人的影响，他的三个兄弟都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兄长萧贞铨饱览诗书，是位远近闻名的书法家。

萧心涛年轻时正遇上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年代。他读了7年私塾后进入清明簿记学校学习，毕业后，做过会计、小学职员等。他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在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他秘密参加了与共产党密切联系的进步组织——民盟地下组织。他以马榕小学职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络周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鼓动当地群众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他还誊印毛泽东著作进行宣传散发，秘密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给共产党组织。当时，福州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朱桧为躲避国民党的盯梢追捕，曾在萧心涛帮助下秘密转移到马榕一带地下民盟组织人员家里，并以马榕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不久，福州解放了，萧心涛和地下民盟组织在洪山桥、西门等周边张贴标语，送茶倒水、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

1950年，萧心涛调入在城守前的民盟福建



萧心涛

省委会机关工作。后来，他借调到圣庙路的福建省政协机关宣教科任秘书。但随着“文革”动乱开始，原来的单位解散，机关干部全部下放到农村，萧心涛被分配到永泰县赤锡公社山区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复兴，萧心涛也调回原单位。此时，福州地区的书法交流活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开展。1979年10月，福州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在于山成立，萧心涛就是首批会员之一。这里云集了沈颢寿、潘主兰、周哲文、朱堂溪、章友芝等当代名家和一批年轻才俊，福州地区书画创作交流展览空前活跃，文艺的春天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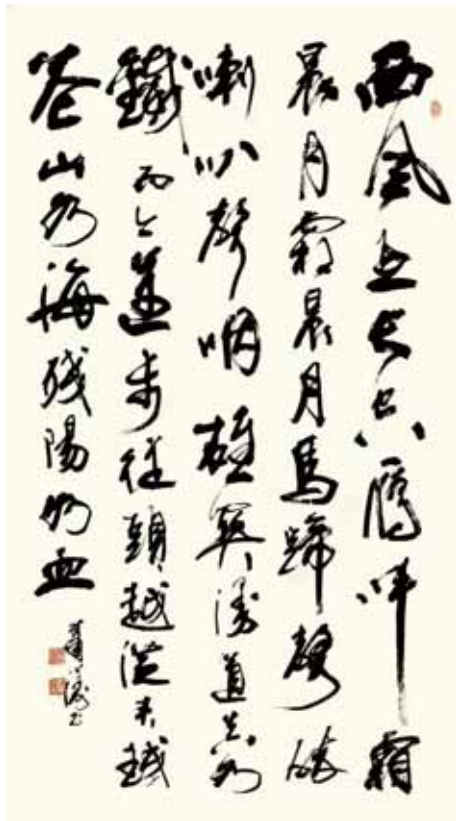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萧心涛离休后回到有花果之乡美誉的建新老家居住，在老房旁修建了两层楼的砖瓦土木农舍。房屋简陋却很宜居，这里花木扶疏，环境清幽，院子前后种着大片的柑橘树，周边池塘环绕着几十株百年荔枝树。他把书

房命名为“柳塘斋”，专心致志地研习书画，结交翰墨之友。他当上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后，与故交的郑乃珖、周哲文、沈觐寿、潘主兰、赵玉林等名家交往更加密切。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市面碑帖出版物难得一见，偶尔能借到的一两本，他都如获至宝，动手描摹、勾画以留存资料，用于日后临习。家里珍藏的几本“二王”、怀素等法帖，总是小心翼翼地包裹在麻袋里，堆放在小阁楼的隐秘处。尽管条件恶劣，但萧心涛对书法研习热情不减，异常勤奋。在繁忙工作之余，时常临池学书到深夜，或晨曦濡墨。他在与人谈话聊天时也总习惯以食指在膝头上比画着。

每逢重大节假日，单位需要书写大幅标语，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标语是时代的产物，一张红纸一般就写一个大字，他总能轻松提笔，运肘、运臂、运腕一气呵成。他将书写标语看作实践书法成果的机会，“做公家事，学自家本领”，这也可能是他日后擅长榜书的原因吧。

纵观萧心涛的书法研习之路，清晰而笃定：早年从唐楷柳公权入手，追踪“二王”一脉，上溯秦篆汉隶，对旭素颜柳、苏黄米蔡等都下过苦功，故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尤以行草和大字见长，骨力雄浑苍劲，笔势飞动多姿，气韵生动，自成一格。观其挥毫，讲究笔笔中锋，深谙裹锋、绞转、束毫等中锋用笔。他也潜心临摹钟鼎、汉碑，特别是吸收《石门颂》《张迁碑》等隶书并将其融入行草中，故碑帖相融，笔力扛鼎。



《忆秦娥·娄山关》

萧心涛行草书喜作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昂扬向上的文风意境也影响着萧心涛书法风格的取向和形成，他的书法神采飞扬，精、气、神俱足。他擅长大字书法，为许多碑林、名胜和宗祠题词，无论尺幅多大，均按原规格挥写。在书画笔会活动现场，常常见他在四尺全张的宣纸上一气呵成“虎”“龙”“寿”等字，力透纸背，极具感染力，常常被人围观。

他还乐于书法艺术的弘扬传播。在福建省逸仙艺苑成立之初，他担任逸仙艺苑书法研究会会长。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为书法研究会例会，他

为书法爱好者和会员们剖疑析难，尽心尽力，常常被大家簇拥，迟迟难以脱身，成为会员们所挚爱的学术带头人。他连续十多年在省、市老年大学讲授书法，其任事不怠、谦逊忠厚、勤勉精进的品德，赢得了师生和书法爱好者的爱戴。他讲授书法均出自长期实践的积累，多有独到见解。比如，他谈执笔：“握笔应有松有紧，转折处要轻灵松动，转折至长线条时执笔要紧，不紧则线条松滑，线条紧则结实锤炼。”他认为：“用笔要用力，要虚中有力、宽处有力；力要活不要死力，活在腕节；腕节虚活，虚腕笔才能转动、随心所欲。”“写草书要掌握指功、腕功、肘功、臂功。指实，实要活掌，虚要有力。写特大字要用臂力，虽然悬肘悬臂初期很苦，苦练则老到，便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他对笔力的体会是：“力到最高峰时，会出现自然的颤动，体现在点画线条两边轻微抖颤（好像气功发功）的毛涩，尽全力贯注写之；但故意颤动乃造作之弊，力要从线条中蹦出来。”“刚则形之于外，软则有力于内，能刚软并济，则线条到家。”

为人诚恳 乐善好施

萧心涛为人诚恳，淡泊名利，乐善好施，书法界同人中口碑俱佳，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20世纪80年代初，故里福州历史古迹金山寺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需启动维修，萧心涛参与其中献计出力。他考证了《闽江金山志》史



对联 萧心涛

料，理清题咏金山寺诗联，自己也撰写金山寺诗联。为了提高福州金山寺的分量和知名度，他千方百计邀请国内名家为金山寺题词、题匾，先后征集到了著名画家刘海粟题写的“大悲楼”、王个簃的篆书“借借室”和“怡怡斋”牌匾题字，只可惜当年制作的这两块牌匾工艺粗劣，对原作题字严重失真，甚为憾事。此外，萧心涛自己动手从赵朴初先生书法中集字成“金山寺”牌匾，堪比原迹。同时还征集到省内名家沈颢寿、潘主兰、谢义耕等老先生书写的对联，所有这些都已成为金山寺镇寺之宝了。回想当年，萧心涛为激励我学习书法，也嘱咐我书写明代张经的“蓬窗

剪烛孤弹剑，草屋禁风静掩扉”及龙江先生的“山川寄迹原非我，天地为庐亦借人”，至今仍历历在目。

紧挨着金山寺的妙峰山是登高望远的好去处。妙峰山上新修建好的妙峰寺石柱上，镌刻着萧心涛撰书的长联。诸如这些有益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他总是乐在其中，分文不取。

萧心涛对书界后学青年关怀备至，只要力所能及都倾情相助。1998年，从西藏日喀则来福建工商学校读书的学生贡布，在课余喜欢书画艺术，每到周末就求教于画家潘美英老师学国画，十分渴望找到一位教授书法的老师。当潘美英老师将这请求向萧心涛提出后，萧心涛当即表示：

“西藏学生来闽学习求艺非常不容易，向藏族学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是增进民族大团结、大繁荣的大事，我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从此每逢周末，他风雨无阻，单独义务辅导贡布，直至他毕业。贡布在后来的《忆恩师——怀念书法家萧心涛先生》文中写道：“1999年7月，我从福建工商学校毕业了，就要离开福州，离开我的老师，心中不免有一些伤感。记得我离开福建的前一天到萧老师和潘老师处告别，当时萧老师专门准备了几幅墨宝送我，勉励我继续努力。毕业后我在西藏工作，他老人家很牵挂我，时常打电话问起我学习、工作等情况，要求写几幅作品寄给他看。当今很多书法家，求字画必要给报酬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了，更何况是拜师求教。我作为一名藏族学子在内地求学不易，萧老自始至终从

没得到酬劳，总以他的热情给我无私的帮助，让我体会到萧老对一个藏族同胞的无限关心和爱护。如果没有这些暖心的勉励和支持，恐怕就没有我现在的进步了。”

诗联辞藻 艺文兼修

萧心涛虽以书法名世，可也擅长诗联创作，现留存有他的诗联手稿百余首。暮年始学声律，他自言写诗联是“逼上梁山”。他离休后家居多暇，潜心研究诗文辞藻、评论题跋，开始诗联创作。经过20多年的创作实践，诗联创作日渐成熟，自作诗联成为他挥毫的主题。例如，在建瓯市光孝寺大殿题联时，他能即席就眼前景物，组成妙对：“觉岸驾虹桥，双水归流通性海；狮峰耸南麓，千年衍派契禅机。”以他铁画银钩书成刻碑刊用。即便如此，他仍谦虚地说道：“暮年始学声律，才疏学浅，不敢评古论今，亦妄敢自称诗人，只能当个爱好者而已，则为足以”。

萧心涛所作诗联大部分是应名胜古迹题刻所需，散落在八闽大地。如他的金山寺大门撰联：“塔湖环孤屿，澄潭碧波夜月；金山耸古刹，楼阁暮鼓晨钟。”意境深远，由沈覲寿书写。他为闽侯雪峰崇圣寺大雄宝殿题联：“雪地结灵源，宗传二派，真教弘扬开觉路；峰岩连梵宇，法衍十方，慈灯普照焕名山。”以雪峰为嵌名联组成妙对，情景交融。莆田湄洲湾妈祖宫联“威震湄洲泽万户，风宁海屿护百舟”，赞美立德大爱，弘扬

主旋律。

他在题画诗方面也有不少佳作。如咏《劲松》诗：“笑傲云天百尺松，不凋霜雪自葱茏；融融春日冰初解，铁杆纵横碧翠峰。”《题潘美英画家鲤鱼图》：“清波腾漾涌流痕，鼓尾扬鳍溯水源；一任畅游湖海阔，何须博浪奋龙门。”托物言志，为画作增色。

丹青怡情 翰墨逸致

萧心涛晚年也画大写意花鸟画，喜作意笔苍松、雄鹰、松鹤、瓜果、鱼虫等。他年轻时就喜欢国画。早年购买的旧版《芥子园画谱》闲时翻看，平时见到报刊画册上的名家国画就剪裁收集，新华书店新出版的名家画册也乐于购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学国画。他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再加上平时对国画的关注，结交的书画家挚友多，特别是与老画家林子祥、旅美画家黄春云等过从甚密，他虚心求教、转益多师，上手很快。他的《劲松》《百尺松》等画作出现在展厅时，人们常常发出“他也会画画”的赞叹。

萧心涛在书法艺术上躬耕几十年，但生前从未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览。2013年6月，在他辞世7周年之际，家人在之前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萧心涛书法集》基础上，再编辑出版了《萧心涛翰墨集》。2013年6月29日，福州画院展览厅展出了萧心涛百来件书画作品。开幕式上嘉宾



《百尺松》 萧心涛

济济一堂，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卢美松致辞；97岁的赵玉林声情并茂地追忆和萧心涛在省文史馆及逸仙艺苑一起共事交往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赵老为此展题词：“精研笔法好威仪，艺苑当年树帅旗；留得遗章神采在，书坛垂范永相期。心涛馆丈遗作展，癸巳夏佛子明壁敬奉。”古人之风，跃然纸上。